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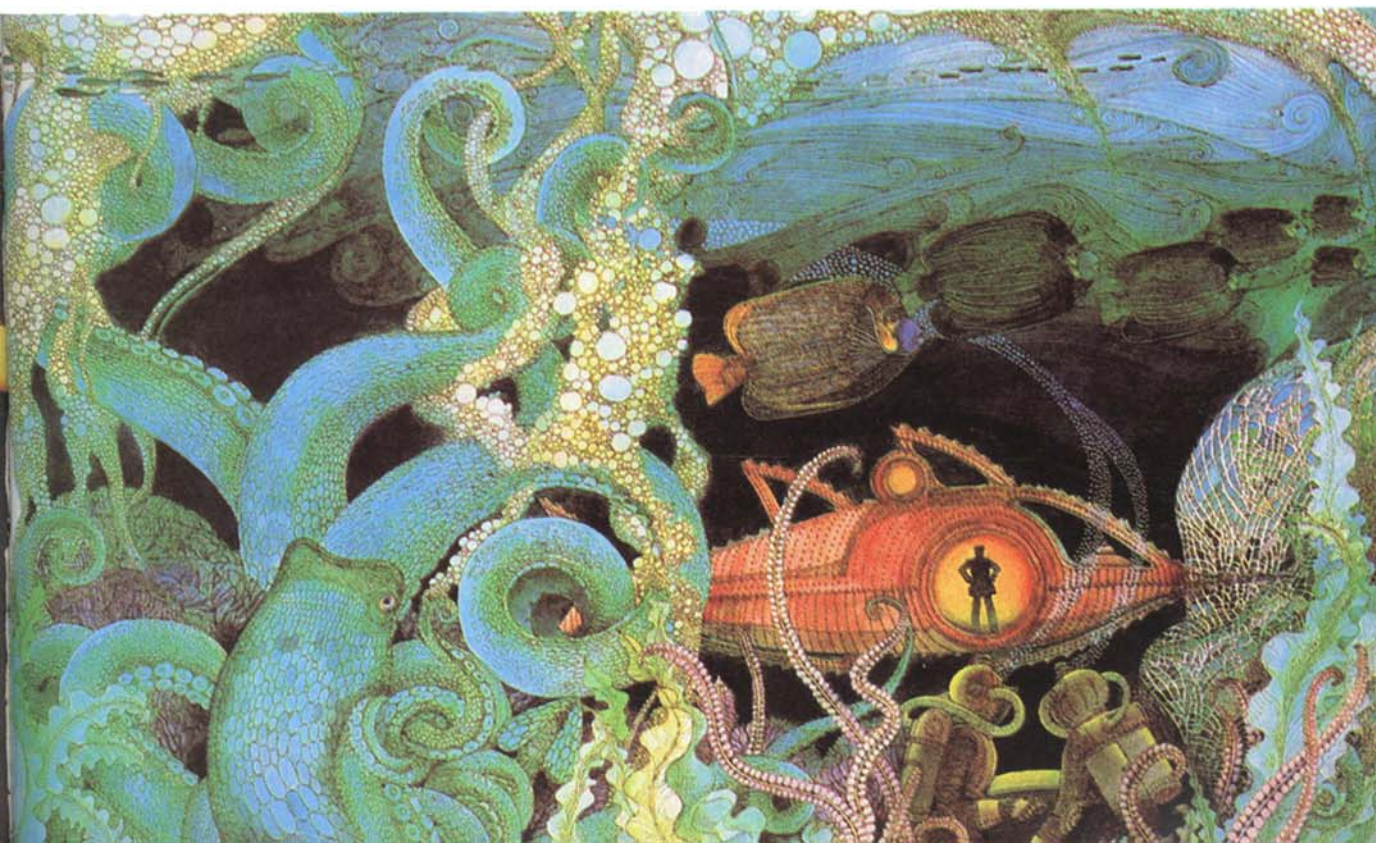


SFW

科幻世界

- 火山口上的大脑基地
- 无声的恋情
-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 外星人来犯——2001

4



科幻 和平 友谊



▲四川省省长张皓若与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可尔蒙·爱德华兹亲切交谈。

1991年世界科幻(WSF) 年会掠影

在五月的鲜花盛开之时，
在风光绮丽的锦江河畔，
龙腾狮跃，迎来四海嘉宾，
鲜花彩球，伴着鼓乐震天。
富士山与阿尔卑斯山在亲切握手，
多脑河与密西西比河在倾心交谈。
不同国籍，却有共同语言，
不同肤色，却有共同心愿——
科学幻想，是一座壮丽金桥
架在通向未来的路上，
也架在我们每个人心间！



▲部份中外代表合影留念。



▲年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韩邦彦和马尔可尔蒙·爱德华兹主席亲切交谈。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学术交流。



细如游丝的脑电波
牵动了外星人的好奇心
憧憬未来的言谈声

竟胜过无比美妙的乐音
当世界科幻年会在地球召开
有多少颗星在倾听，在共鸣

颜木 文
际纯 画

科学文艺双月刊

1991年4期

总71期

7月15日出版



第三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 火山口上的大脑基地 汪洋啸 60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海滩陈尸、荒岛奇遇、男女情仇、魔岛怪事、人体仓库……一切的一切都因情所生，都为和财团老板一手造成。这怪事桩桩，惨事件件，令人惊心，使人不忍释手，催人一气读完。

• 太空饲养场 李一然 8

在极乐星山洞深处的池塘边，一群疯狂的地球人纷纷跳入池中，顷刻便消失不见了。两位前去调查地球人失踪案的记者中，黄小姐也去了“极乐世界”，而石岩却在无意中撞进了一间控制室，墙上那一幕幕场面怵目惊心。为阻止地球人到极乐星，必须立即逃离。然而，在比地球先进一千倍的极乐星，他能逃出去吗？

• 无声的恋情 [香港] 黄易 17

假日酒店女侍应的甜美呼唤将丁利从回忆中惊醒，他这才想起自己正在寻找妻子安琳。安琳同他的替身私奔了！为找回爱妻，他高价租来了超时代设备达思，并和达思一道追寻私奔的爱妻和仿生人。在几次跟踪失败后，他们终于发现了线索。

• 外星人来犯——2001 迟方 27

• 积木 刘卫华 51

• 黑洞 晋川 25

• 太阳帆杯赛 颜耕 孟寰 35

WSF 会议报道

• 世界科幻的盛会 中国科幻的丰碑 梁心 5

• 卧龙历险记 齐思 7

• 贺信 贺电 4

科幻连环画

• 玛吉与UFO 杨汝钧 译文 李家衡 绘画

外国科幻小说

- 计算机姻缘 雨 潇 23

工作失意, 家庭沉闷, 婚姻迷茫使提尼先生苦闷异常, 他从此迷上了计算机。丽丽小姐总是在计算机的显示屏里等他。后来, 他干脆把自己输入了计算机。

-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孙维梓 56

边读边想

- 格式 杨岸青 33

川少杯校园科幻

- 超高速教育 冯 平 47

- 永恒 征 士 46

新·奇·趣

- 人头切断可活20天 • 印尼发现卵生人
• 人类可同机器人结婚 • 失踪36年的气球重新出现
萧 涯 王敏才 萧 兮 44

作家谈科幻

- 为何要阅读科幻小说 杨汝钧译 53

奇 思 录

- 盘古爷醒来了 储一天 55

下 期 要 目

野人郝女

铁血人

一夜疯狂

亚马逊河遇险

神奇的医疗

持琴飞天

龙卷风传奇

史前遗址核反应堆

太空大炮

一台电脑打字机

1991WSF 年会贺信 贺电

《人民文学》杂志社 主编 程树榛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愿科幻之花开遍五洲四海

《当代》编辑部：

《科幻世界》杂志社转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

欣闻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将于近日在我国成都召开，不胜欣喜。

四川是天府之国，我国唯一的一本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又创办于成都。此次年会在成都召开，必将进一步繁荣科普科幻创作，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将促进四川与各国的友好交流。谨致热烈的祝贺，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十月》编辑部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

值此盛会之际，我们谨致热烈的祝贺。

这是世界科幻协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年会，对我国及至世界的尤其是科幻文学的创作将会起促进作用。

科幻文艺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株鲜艳的花朵。

我们关注着科幻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温济泽：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筹委会并转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在我国四川成都举行，我非常高兴。请允许我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正处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幻创作和科普创作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希望我国科幻作家和各国科幻作家加强合作，也希望我国所有的科普作家和各国的科普作家加强合作，在加强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创新，促进科幻创作以及整个科普创作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为世界和平，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

预祝大会成功！

中国科协总编、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 郭曰芳：

世界科幻年会秘书处：

获悉 1991 年年会即将召开，我谨向大会表示祝贺！

科幻小说对启迪青少年智慧，探索未知世界，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今天也许还是幻想，明天就可能成为现实。科幻小说为人们认知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人们将从这里走向光明的未来。相信通过这次大会的交流，中国与

世界科幻创作将更加繁荣兴旺。

祝大会圆满成功！

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钟思恩

请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祝年会圆满成功。

苏联著名科幻作家鲍里斯·斯特鲁加斯基和阿尔卡季·斯特鲁加斯基

分别打电话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转达对在中国成都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的祝贺。

WSF 芬兰分会主席苏平宁发来贺信，对大会致以热情和良好的祝愿，祝大会圆满成功

台湾著名科幻作家黄海先生发来贺电：

WSF 年会在贵地召开，我因自身关系未能前往，遥念中外文友，谨祝大会成功圆满。

我国科幻作家童恩正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发来贺信：

欣闻世界科幻作家大会即将在成都召开，甚感欣慰。四十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大会的召开，证明中国的科幻小说，中国的科幻作家已经取得了世界的承认，初步摆脱了孤立发展的局面，走上了国际创作的殿堂。这对数千年如一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拓荒者，将是最好的安慰，对于广大的科幻创作的新生力量而言，也将是一次具体的鼓励。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进一步繁荣创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又一成果，是值得一切海内外爱国华人热烈拥护的。

祝大会成功！

香港著名科幻作家 李伟才：

承蒙邀请出席本年度世界科幻年会，本人深感荣幸。兹附上拙作数本，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一本科幻丛刊，希望能帮助您们对香港的科幻状况有一粗略的了解。

在此谨祝科幻年会成绩美满、空前成功！

上海著名作家 鲁 克：

遥祝 WSF 大会顺利举行并能取得圆满成功。希望他们鼓起勇气和干劲，冲破重重障碍，走出低谷，创作优秀的作品，引起社会的重视。我相信中国的科幻创作是有发展前途的，前途是光明的。

浙江临海《科普文艺》编辑部：

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必将把我国科幻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祝代表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世界科幻界的盛会 中国科幻史的丰碑

——记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

本刊记者 梁 心

科学幻想 和平友谊

龙灯狮舞，舞得翻江倒海，鲜花彩球，灿若长虹云霓。在少年鼓号队震天的鼓号声中，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 45 名外国科幻作家和 150 名中国科幻作家、编辑步入了成都锦江大礼堂。5 月 20 日下午 3 时，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在热烈的喜庆气氛中揭开序幕。

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在大礼堂前厅亲切会见了世界科幻协会的马尔可尔蒙·爱德华兹主席和与会的外国科幻作家。

年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韩邦彦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时指出，科幻小说，体现了人类对未来的憧憬，展现了人类的想象力，是架设在今天和明天之间的金桥。爱德华兹主席在答辞中高度评价了科幻创作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东道主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

在开幕式上，张皓若、韩邦彦，爱德华兹和波尔先生，以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麦林、第三届银河奖“森林杯”设置单位代表广州电子厂厂长吴汝安、书记官奇质、四川物资大厦三楼音响部经理杨耀能，为“森林杯”科幻小说征文的获奖者谭力、刘兴诗、姜云生、刘继安、金平、汪洋啸、晶静、吴岩、韩松颁了奖。

在开幕式上，文化部少儿司宗介华处长宣布了文化部少儿司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国十四家期刊“星座杯”全国科幻征文评奖结果，并由张省长等，向获奖者颁了奖。在荣获一等奖的 6 篇作品中我刊占 2 篇。

开幕式上，少年儿童的舞蹈《蓝精灵》、《十

子摸佛》，川剧《碧波红莲》等精彩的文艺节目，更使外国科幻作家们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开幕式之后，大厅一侧，几十个可爱的孩子席地而坐，开始现场进行科幻绘画比赛。同时，大厅二楼的“省市科技工作者活动日”的活动吸引了中外代表，熊小伟的魔针、方宗华的气功治病等，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

层峦叠翠，湍流如雪。山奇水秀的卧龙自然保护区以满山紫杜鹃喜迎中外嘉宾，在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去卧龙参观世界大熊猫研究中心。在饲养场，一只名叫安安的可爱的熊猫“会见”了科幻作家。据卧龙管理局的同志介绍，除商业性的拍片处，这样放熊猫于丛林与作家接触，还是头一次。

卧龙的狂欢之夜，令人难忘，象征亚洲、欧洲、美洲的三堆篝火，分别由日本科幻元老、《宇宙尘》主编柴野拓美、英国科幻大师布赖恩·奥尔迪斯和美国科幻大师波尔点燃，在热情奔放的舞曲声中，身着藏装的卧龙男女青年跳起了“锅庄”。顿时，中外代表纷纷被卷入欢乐的漩涡，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唱起来。

明媚的阳光，金色的篝火，到处是鲜花与笑容。历时 5 天的世界科幻盛会，体现了筹委会提出的宗旨：科学幻想，和平友谊。

学术交流 成果丰硕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代表们较为充分地探讨了有关科幻小说创作的问题。年会收到了韶华、晶静、资民筠、郑延慧等中国作家的论文 20 余篇，有 10 名外国科幻作家在会上发了言。

英国科幻大师奥尔迪斯认为，应当把科幻纳入 20 世纪兴盛的现代文学潮流，使科幻小说具有严肃文学的文学价值。他的讲话幽默风趣，赢得了阵阵掌声和笑声。

美国科幻大师波尔极富感情地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使人体体会到科幻小说对启迪智慧，培养想象力的重大作用。

台湾科幻杂志《幻象》主编吕应钟着重谈到科幻的民族化问题。他认为，中国拥有丰厚的神话故事宝藏，为科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应当创作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作品。

日本科幻元老柴野拓美回顾了日本科幻发展史，指出了科技的发展必将带动科幻创作，科幻创作点燃了想象力的火花，促进了科技发展。

《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杨潇着重谈到科幻创作要瞄准读者的问题。要让千千万万读者迷上科幻，就必然要考虑科幻的大众化——语言更朴实，故事性更强，人物形象更鲜明，使更多的读者喜闻乐见。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中国科幻图书展，许多外国科幻作家对中国有如此多的出版社出了如此多的科幻书表示惊讶和赞许。

艰苦拓荒 本刊获奖

在岷山饭店太白楼中餐厅盛大的闭幕式上，爱德华兹宣布：为表彰中国的《科幻世界》在繁荣中国科幻创作，促进中外科幻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世界科幻协会授予《科幻世界》最佳科幻期刊奖。同时获得此项奖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幻杂志《太空船》。

日本的柴野拓美，中国的郭建中分别荣获翻译奖，中国的王逢振荣获了思考奖。美国科幻作家克拉克荣获主席特别奖。

《科幻世界》获奖，这是中国的光荣，中国广大科幻爱好者、科幻作家、编辑的光荣。

本刊主编杨潇在与《中国日报》记者杨毅谈到获奖后的感受时说：“我刊已创办 12 年。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亏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了五次笔会，3 次银河奖征文，丰富了稿源，扩大了队伍。八十年

代是我们求生存的十年，九十年代将是我们求发展的十年。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科幻小说必将繁荣，鲁迅先生的遗愿必将实现。”

热情祝贺 衷心祝愿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科委分别派员出席了科幻盛会。

本届年会收到海内外许多朋友的贺电、贺信。

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钟思恩向奥尔迪斯拍来贺电，请奥尔迪斯向大会表示祝贺。

芬兰的科幻协会主席苏平宁发来贺信。美国科幻报 ROC 发来贺信并寄来“阿西莫夫专刊”。

我们的老朋友、日本国中国科幻研究会会长岩上治也发来贺信。

台湾著名科幻作家黄海、香港著名科幻作家李伟才分别发来贺电、贺信。

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从美国发来贺信。

著名科普作家温济泽从北京发来贺信。

发来贺电、贺信的单位有：

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以及《科普文艺》等。

5 月 25 日，中外代表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相互话别。爱德华兹主席说：“这是世界科幻组织的十五次年会中最成功最隆重的年会。只是因为 WSF 有规定，每年需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年会，不然我会提议每年都在成都开会。”

德国科幻协会主席梅尔克先生说：“我这次来华，儿女们都不理解。这次到中国所看到的与我们在德国所听到的完全不同。中国已不是满清时代的中国了，也不是穿毛制服的中国。我看到的是友好、快乐的中国。我要把翻录的磁带交给每一个会员国。”

英国科幻大师奥尔迪斯赞扬郑文光和韶华的发言，认为对科幻创作很有价值。当他知道韶华参加过抗日战争时，高兴地握着韶华的手说：“我们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

短短 5 天的世界科幻盛会降下帷幕，在中外代表心灵的荧屏上将是美好的回忆。

卧龙 历险记

本刊记者
齐思

5月23日上午风和日丽，当中外嘉宾在卧龙银厂沟陶醉于山水之间时，卧龙保护区外天降暴雨，造成了罕见的泥石流。在1.5公里的一段路上有8处塌方。暴风雨还推倒电线杆，使卧龙与外界联系中断。

“W2，W2，卧龙呼叫！”卧龙的领导同志只好通过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的电台向省委省府呼救。

许多代表订有24日的机票，车票。外国代表还持有国际机票。误了航班，是一笔不少的经济损失。更为严峻的是300多人滞留卧龙，生活供应难以保障，老弱病号难以支持。83岁的美国作家杰克由于高山反应已感心脏不适。

卧龙有过与外界隔绝13天的纪录。阴云低垂，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还有大暴雨，也就是说，还可能有更大的塌方。阴云，压在人们心上。

当《科幻世界》主编杨潇向外国代表说明了灾情时，科幻作家们表现得非常乐观，镇定。听说要组织青年抢险队，捷克代表米·维克多应声而起，连连拍着胸膛说：“让我去，让我去！”

就在卧龙万分紧张地与省厅频频联系时，映秀湾电厂武警部队已奋战数小时，拓通了一段路。与此同时，卧

龙管理局所属耿达乡耿达中学的中学生，在校长和教导主任带领下，已挥锄削平一座碎石山。耿达的数百民工已在乡长和书记的率领下，向最艰险的一段泥石流开战。

披着夜色，迎着山风，一辆丰田越野车从卧龙出发，一直驰向塌方处。卧龙管理局蒲局长、《科幻世界》编辑部副主编谭楷都亲临现场，指挥并参加排险。

人声鼎沸，一片手电灯光。在一片宽达百余米的泥石流堆中突兀着许多大石头，最大的一块卧牛石足有30余吨，横躺在路中间。在手电光中分不清谁是乡长书记，谁是本乡农民，大家都踩在齐膝深的泥浆中，用锄头和撬杠挖泥搬石，从喊叫声中才知道，有不少姑娘媳妇也上阵了。

凌晨两点钟，大家奋战了七八个小时，又饿又渴又累，有人建议收工，有人建议放炮炸掉卧牛，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蒲局长召集了乡长和村长们开了个短会。炸石是不可行的，因为高压线正好穿过这一段路，若飞石撞断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停工也是下策，因为老天若再变脸，困难更大。

蒲局长用沙哑的嗓音喊道：“大家再想想办法，搬走这块卧牛石，我们就胜利了！”

几位颇有经验的老农一碰头，决定土法上马，滚木运石。大家齐动手，先掏空卧牛石下的碎石泥土，在石下垫上圆木和木轨道，又搬来几根电线杆当“撬棒”。由十几个精壮汉齐压一根撬棒。顿时，山呼海啸般的号子声震荡山谷。巨石以每10分钟几厘米的速度挪动。凌晨五点一刻，在一串雷鸣般的巨响中，巨石滚下河，连公路也发生了震颤。

在卧龙，《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同志们通宵未眠。当电话里传来：“路通了！”的消息时，接电话的女编辑激动得热泪盈眶。

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社的同志们为配合抢险，已组织好了担架和“抢险队”。他们随时准备抬着行动不便的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冲过最危险的一段路。

冲过去了，外国记者的车，郑文光的车……

冲过去了，外国科幻作家的车……

卧龙的张国钧书记、周守德副局长和上百民工站在路旁，护送车队经过；

映秀电厂的武警战士还在清除路障，拓宽路面；

驾驶员们牢牢把住方向盘，以娴熟的车技，惊人的胆量，闯过最险的路段……

外宾们在拼命鼓掌：为卧龙的干部群众，为解放军武警，为驾驶员。

北京一位作家说：“泥石流仿佛是一种象征。中国科幻发展的路上什么困难都遇到过，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什么样的路障都能排除！”

太空 饲养 场

李
一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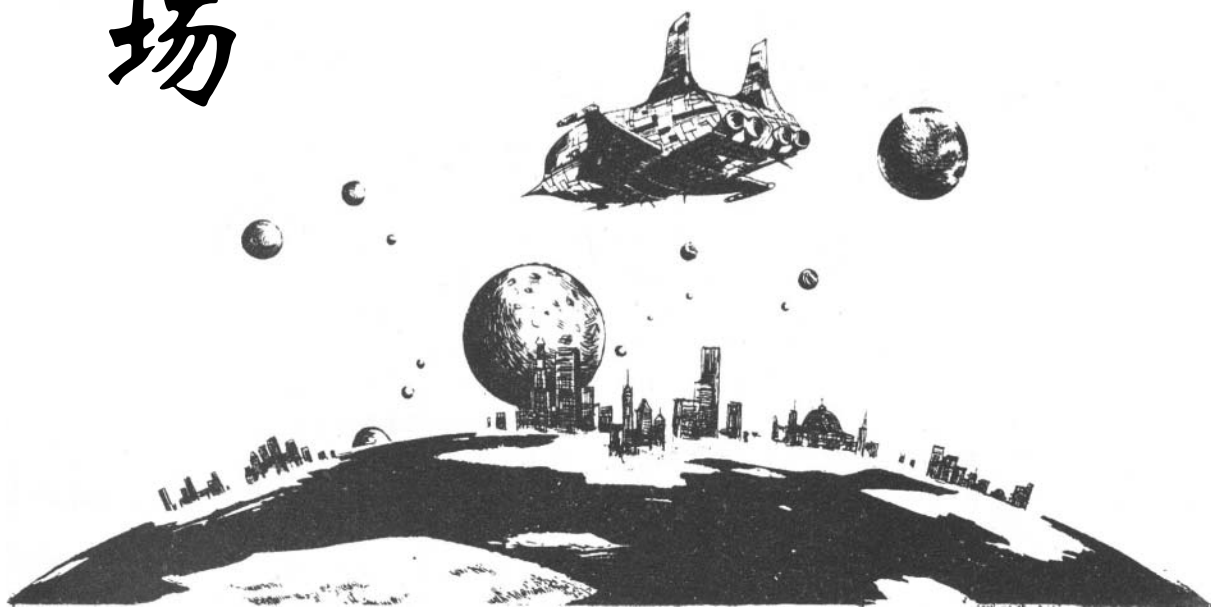
从一万公里的高空向下俯瞰，刚刚发现的小行星象颗晶莹的蓝宝石。随着地球“如意号”太空寻宝飞船的渐渐下降，小行星上迷人的景色展现在了地球寻宝者面前。

大片大片蓝色的海水，在恒星光芒的照射下，泛着刺眼的金光。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拥抱着—块块载有高山、平原、森林、盆地、城市的大陆和星罗棋布的小岛。几根白色的飘带，从大陆上蜿蜒穿过，伸向大海。

“船长，怪了，怎么这么象地球？”如意号太空寻宝飞船内，一名寻宝者惊异地叫道。

“确实非常象地球。”如意号太空寻宝飞船船长，30多岁的孟玉金也正注视着脚下的一切。

“船长，快降落吧，说不定这颗行星上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正等着我们呢。”又一名寻宝者忍不住叫道。



“先别急，”孟五金摆了摆手，“别忘了在红宝石星球，我们差点送了命。”

“船长，这次可能没事。”20岁出头的驾驶员白腾云转过身说，“目前飞船已进入这颗星球的大气层，若不许我们接近，早就拦截了。”

“也许这是一颗文明程度很低的星球，但还是小心为妙。韩世杰，立即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内容嘛，我们是来自地球的旅游飞船，目前飞船发生故障，情况危急，请求救援。”

“好吧船长，看看这次运气如何。”韩世杰立即将求救信号发了出去。

30秒钟后，通讯信号自动接收机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亮了起来。接着，一个清晰的声音在如意号飞船内响起：

“地球旅游飞船请注意，这里是极乐星球救援中心。救援飞碟立即赶到，救援飞碟立即赶到。”

地球寻宝者们惊呆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在距地球80万光年之遥的宇宙中，竟听到了标准的汉语。

很快他们便发现一个巨型飞碟已从极乐星球上腾空而起。瞬间，已超过了如意号太空飞船的高度。

飞碟在如意号飞船上空10米处停住了，一道道绿色的光芒从飞碟的舷窗内射出。5条从飞碟底部伸出的金色手臂牢牢抓住了如意号飞船，然后迅速垂直向下落去。下面，是极乐星球浩瀚的大海。

“船长，这些混蛋要淹死我们。”飞船内，寻宝者们惊恐地叫道。有人已穿好太空救生衣，准备弃船逃生。

“快启动BBF脱离系统。”孟五金拚命吼叫。

按钮被按下了。然而BBF脱离系统失灵了，飞船上一切动力都消失了，飞船内一片漆黑。

地球寻宝者们拚命用脚、用身体撞击舱门，想逃脱葬身鱼腹的厄运，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开始诅咒地球、诅咒宇宙、诅咒一切。有人至此才后悔不该登上这艘明是寻宝，实际是海盗的飞船。

海面越来越近了。就在如意号太空飞船触到海水前的一刹那，海水突然受到一种无形力

量的作用向四周退去，顷刻，海面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圆洞。飞碟携着飞船坠入了洞中，退去的海水重新涌来，海面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飞船停住了。一丝光线射入了飞船。随着光线的逐渐增强，地球寻宝者们透过舷窗，看到了一个明如白昼的海底城。

远处，有什么物体正向如意号飞船靠近。当寻宝者们看清这些物体时，他们又一次惊呆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同自己一模一样的地球人。

“来自地球的旅游者们，欢迎你们来到极乐星球。”标准的汉语，又一次在飞船内响起。

飞船舱门被打开了，地球寻宝者们忐忑不安地走下了舷梯。

“来自地球的先生们，请随我来。”两位年轻漂亮、体态轻盈的姑娘将寻宝者们带上了一辆豪华的客车。客车悄然无声地行驶在宽阔的大街上，最后在一座别墅前停住了。寻宝者们又随着姑娘走进了一间豪华的大客厅。

一个高个子皮肤略黑的男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代表极乐星球全体居民，对远道而来的地球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高个子男人微笑着打量着有些不安的地球寻宝者。

“啊，先生们请坐。也许你们惊讶为什么极乐星球人的面孔同你们地球人一样，这是因为极乐星球曾是地球的姐妹星，相同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相同的高智能生物。后来一个神秘的天体将极乐星球俘获到了这片陌生的星云中。从此两个星球便天各一方。至于我们为什么会讲汉语，那是因为几万年来，我们的飞碟一直不停地注视着地球。”

地球寻宝者们仔细听着，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这时高个子男人点燃了一支烟，然后说：

“我叫哈瑞，负责极乐星球海关工作。各位先生，因为你们是第一次踏上极乐星，所以需要回答一些问题。请问，你们真是来自地球的旅游者吗？”

听到问话，地球寻宝者们不禁紧张起来。说是寻宝者，也许会立即被驱逐出境。于是孟

玉金擦了擦头上的汗水说：

“尊敬的哈瑞先生，我们确实是来自地球的旅游者。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极乐星球时，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亲爱的哈瑞先生，请准许我们在这里观光游览，不然我们会遗憾终生，死不瞑目。”

哈瑞先生被感动了。

“好吧，朋友们，我代表极乐星球全体居民，欢迎你们。你们将领略极乐星球优美的风光，欣赏无以伦比的交响乐。冬天，可以到海沟别墅观赏海底世界，夏天，可以到卫星 3 号纳凉。这里没有罪恶、没有贫穷、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所有欢乐、幸福的大门都将向你们敞开，你们可以在这里品尝人生无限的乐趣，不过先生们，你们有钱吗？”

“有钱。”几名寻宝者掏出一些人民币、美元、日元、法郎放在了桌上。

哈瑞先生看了一眼：“非常抱歉，先生们，这些钱不能在极乐星球上使用。”

“喂，先生，可以用我们的钱兑成你们的钱。”

“不过我们要地球人的钱干什么呢？”

“可以到地球买你们需要的东西。”

“地球上的一切，极乐星球上都有。”

“用这个可以换钱吧？这可是伊丽沙白女王戴过的。”一名寻宝者从手指上摘下一颗镶有宝石的金戒指。

“黄金和宝石在极乐星球如同泥土。非常抱歉，先生们，没有钱，在极乐星球寸步难行。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地球寻宝者同声问。

“除非你们肯在极乐星球工作。”

“只要给钱，干什么都行。”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知你们能否胜任。”

“难道是搬山？填海？”

“不，这些工作，机器人可以完成。我说的那项工作，只有象你们这样有高智能的人才能胜任。”

“能否先具体介绍一下？”寻宝者小声说。

“当然可以，请随我来。”哈瑞先生站起了身。

一扇镶满宝石的门自动开了。在寻宝者们

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花房，数不清的名花异草千姿百态，却个个枝叶枯萎，象憔悴的老太婆。

“来自地球的先生们请看，这些伟大的歌唱家正倍受饥饿的折磨，多么可怜。”

“这不是月季、牡丹、水仙吗？怎么是歌唱家？”

轮到哈瑞先生惊讶了：“难道你们连植物能唱歌都不知道吗？听，这位小姐的歌声多么令人断肠。”

寻宝者们伸长了耳朵，可什么也听不到。

“大概你们地球人的听觉器官退化了，听不到 20 分贝以下的声音，不过可以借助扩大器。”

“可爱的咪咪小姐，”哈瑞一边安扩大器一边对一朵月季花说，“为远道而来的地球朋友唱一支歌吧。”

称为咪咪的月季花点了点头，又扭动了一下枝叶，一缕如哼似吟的声音通过扩大器传到了寻宝者们耳边。

“天上 5 个月亮，海中 5 个姑娘，天上的月亮照亮了姑娘，海中的姑娘飞上了月亮……”

歌声突然停止了，月季花猛地垂下了头。

“医生！医生！女歌唱家晕过去了。”哈瑞大声叫着。

几名植物医生跑来了，将月季花送进了急救室。

“多可怜，她快饿死了。我说的那项工作，就是给这些歌唱家生产食品。如果你们能挽救这些歌唱家的生命，你们将成为极乐星球上最受欢迎的人。因为我们酷爱音乐。来，看一下工作情况吧。”哈瑞先生将地球寻宝者们带到一座豪华餐厅，食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虾、蟹……

二

一个月后，返回地球探亲的寻宝者带回了爆炸性的新闻：在极乐星球的“工作”就是吃、喝、玩、拉、撒、睡！每天挣 1000 元，一个月买一辆豪华轿车！每个人都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于是，在地球上掀起了一股极乐星球热。

电视台不断接到公众的电话，要求大量报道有关极乐星球的一切。为此，电视台派遣石岩和黄蓝一对男女记者赴极乐星采访。

一转眼，他们已在极乐星球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尽情享受在地球享受不到的欢乐。借助极乐星球先进的通讯设备，石岩和黄蓝编辑了大量极乐星球见闻专辑，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送回地球，献给地球上所有的观众。

一天，桃花源公寓的管理员毕斯先生给石岩一封地球电视台发来的电报。

石岩看完电报说：“电视台要我们回去，可我们想多呆些日子，可以吗？”

毕斯先生想了想：“我认为你们最好回去。因为有些观众对你们编辑的节目有些疑问，有必要当面作些解释。另外，你们在极乐星球居住的签证也到期了。”

“我们还能再回来吗？”

“可以。”

“那太好了。”石岩和黄蓝万分喜悦。

“你们收拾一下，明天中午 12 点，我送你们去发射台。晚安。”毕斯先生说完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毕斯先生准时将石岩和黄蓝送到了发射台。看着他俩走入候客大厅，毕斯先生微笑着掏出了对讲机。

在宇宙飞船发射台候客大厅里，石岩和黄蓝正在欣赏巨幅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极乐星球风光。

“真应该感谢地球寻宝飞船的孟玉金他们，是他们发现了极乐星球。这里真可称作是人间天堂。”

听着石岩的话，黄蓝点了点头。忽然，她想起了什么。

“怎么了？”石岩扭过头问。

“在我来这里的前一天晚上，孟玉金的妻子让我带给孟玉金一张儿子的照片。”

“我们见过孟玉金多次，你怎么不给他？”

“不知为什么，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以前我可没这毛病。”

“可现在离飞船发射只剩 40 分钟了。”

“我把照片放在服务台，打个电话让孟玉金自己来取。”黄蓝说着，站起身走向电话。

“孟玉金不在。”

“那就打电话告诉管理员毕斯先生。”石岩说。

“毕斯先生也不在。”

“那就打给白腾云。”

电话通了。黄蓝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怎么了？”

“孟玉金失踪了。已经 5 天了。”黄蓝放下电话继续说，“白腾云讲，几天前他同孟玉金去海滩，半路上孟玉金象受了什么刺激似的一下刹住车，跳上路边另一辆大客车。从此就再也没回来。”

“大客车去哪了？”

“白腾云说他没追上那辆客车。”

“也许发生了什么事，例如车祸？”黄蓝自言自语地说。

“不可能。极乐星球科学高度发达，车辆具有绝对安全保障系统。你忘了毕斯先生告诉我们，极乐星球已 700 年未发生交通事故了。”

“也许被绑架了？”

“这更不可能。这里人人丰衣足食，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

这时，大厅里响起女播音员轻柔的声音：“飞往地球的第 216 次飞船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登船。”

“怎么办？”黄蓝问。

“我认为应该把这事弄清楚。”

“那我先打电话告诉毕斯先生。”

“回来。”石岩叫住了黄蓝，“万一毕斯先生不同意怎么办？不如先查清楚再说。”

黄蓝点点头，俩人离开了大厅。

路上，石岩驾驶汽车，黄蓝查看地图。

“喂，孟玉金、白腾云他们搬出桃花源公寓多久了？”

“半年多了吧。”

“听说仙人洞公寓更豪华。”

“到那就知道了。”

听到“请进”的声音，石岩和黄蓝推开了仙人洞公寓漂亮的房门。客厅里，白腾云和另外几名地球人正在看滑稽剧，并不时开怀大笑。

石岩叫了许多声，白腾云才转过头。

“孟玉金嘛，还没回来。还有两名船员也不知去向。”

“谁?”石岩向前探着身子问。

“寻宝飞船上的洪大兴和马子奇。”

“有他们的照片吗?”石岩想知道这些地球人自己是否见过。

“有。”白腾云慢腾腾从安乐椅上起身拿过寻张照片。“看，就是他俩。”

“噢，都是大胖子，体重少说有140斤。”黄蓝接过照片。

“记者小组，你说少喽。他们都超过了150斤。”

“你怎么知道?”石岩问白腾云。

“因为一周前，仙人洞公寓管理员为每个地球人检查了身体，并称过体重。”

“这公寓里还有谁体重超过了150斤。”

“除了孟玉金、洪大兴，马子奇没别人了。”

“结果三个人同时失踪了。”石岩感到事情有些怪。

听石岩这样一说，白腾云皱了皱眉：“这有点怪了，孟玉金从来不和洪大兴、马子奇在一起，因为一年前为争夺一件珍宝他们打得不可开交。”

“他们刚来极乐星球时的体重是多少?”石岩掏出了笔记本。

“我只知道孟玉金是121斤。在海底城我和他一块进行的体检。洪大兴、马子奇我不知道。对了，我这有一张寻宝飞船船员在地球拍的合影。”白腾云说着，找出另一张照片。

从照片上写的日期上石岩知道，这张照片是在他们进入极乐星球前一个月拍摄的。

望着手中两张时间仅隔10个月的照片，石岩和黄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你们怎么胖了这么多?”

白腾云一挥手：“这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在这里天天都有营养价值很高的各种食物，我们除了吃、喝、拉、撒、玩，什么都不干，人人拚命地吃，自然要胖了。记者先生，你刚来一个月，不也胖了许多么?”

石岩和黄蓝不由自主地互相打量了一下。

“不信你们称称。”白腾云拿来了电子秤。

“哎哟，我长了15斤肉!”电子秤上，黄蓝叫了起来。

石岩想继续询问失踪者的情况，这时，客厅里的壁钟响了六下。象是接到命令一样，白

腾云等人突然哈欠连天，纷纷表示要睡觉。无奈，石岩和黄蓝只得告辞。

街上，人迹稀少。刚才还是喧闹的集市一下静了下来，静得这样快，这样离奇，叫人感到有些可怕。

回到桃花源公寓，黄蓝早已在轿车中睡着了。石岩搀扶着她回到了卧室。就在石岩放下黄蓝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浓浓的睡意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他一下倒在了黄蓝身边。卧室的壁灯，自动熄灭了。

象同时被拉响的两只铃铛，石岩和黄蓝同时睁开了眼睛。他俩吃惊地对视着，不明白为什么躺在了同一张床上。

这时，大红绒窗帘自动打开了。一股清爽，幽香的晨风吹了进来。墙壁里播放出悦耳的歌声。

石岩起身来到窗口。东边的地干线上，如血的太阳和圆圆的月亮正一起冉冉升起，象一对手拉手的姐妹。

“太美了!这不是日月合璧吗。”这时黄蓝也来到了窗口。

黄蓝的话，使石岩想起了上学时老师讲过的日月同升。这是一种少见的自然现象，称为日月合璧，古人将这一天体现象看作是吉祥的象征。

望着壮丽的景观，石岩和黄蓝感觉暖融融的阳光正轻轻抚摩他们的脸。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们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早餐时，石岩和黄蓝拨通了白腾云的电话。可对方说不知道白腾云是谁。问仙人洞公寓管理员，答复是从没有白腾云这个人住过这里。

放下电话，石岩神情紧张地说：“白腾云也失踪了。”

“石岩，你答应过，今天一定离开这里。”黄蓝的声音里充满了忧伤。

“我想做最后一次努力。”

“仍找不到怎么办?”

“不管结果怎样，12小时后，我们一定离开这里。”石岩向黄蓝下了保证。尔后，俩人离开了桃花源公寓。

轿车飞快行驶着，渐渐将城市抛在了身

后。

“难道白腾云他们飞上天了?”轿车里,黄蓝有气无力地问石岩。

石岩紧咬嘴唇一言不发。他正思考着在极乐星球所遇到的一切。

“快看!”突然,黄蓝手指前方叫了起来。

不用黄蓝提醒,石岩也看到了对面开来一辆大轿车。石岩打开车灯示意轿车停下。但大轿车没理睬飞快地开过去了。

“追上它!”石岩叫着掉转头急速追去。

大轿车疾驶如飞,石岩紧追不舍,两车距离越来越近。突然,石岩看到大轿车尾部两道刺眼的白光一闪,立即感到自己的轿车头猛然一低,速度骤减,最后停下不动了。

石岩走下车不禁大吃一惊,轿车前轮的两个轮胎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望着远去的大轿车石岩对黄蓝说:“我沿着峭壁向上爬,也许比大轿车先到达山顶。你赶快把汽车前轮换上,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不顾黄蓝再三反对,石岩执意向山顶攀去。

石岩走后,黄蓝换上了轮胎。不多时,便从对讲机中听到了石岩的声音。

“喂,石岩,你现在在哪里?”

“我已到达了山顶。”

“看到了什么?”

“大轿车在山顶停住了,车上的乘客一个也没下来。噢,司机下来了,他正向广场中央的立柱走去。”

“你看清楚了?”

“当然,我的望远镜很好。”

石岩一动不动地藏在山顶一块巨石后,用望远镜观察着。

此刻,从大轿车上下来的司机已走到银白色合金立柱前,只见他从身上取出一个绿色的光环塞入立柱的一个缝隙中。随着一阵不大的响声,山顶平坦的广场突然裂开一道缝。缝子越来越大,渐渐露出一条通入地下的坡道。

石岩悄悄站起身,想看清坡道下面是什么,不料被大轿车司机发现了。司机一惊,立即掏出手枪向石岩一指。一股巨大的气流一下将石岩掀下了悬崖。

山谷里一棵大树的树冠接住了石岩,使他

免于死。但剧烈的伤痛使他昏了过去。

对讲机中石岩的惊叫,使黄蓝意识到石岩发生了意外。按照对讲机指示仪指出的方位,黄蓝在悬崖下面找到了石岩,将他扶进了轿车。

回到桃花园公寓,黄蓝用紫外线照射仪医治石岩的创伤。十分万幸,石岩只伤了皮肉,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石岩已能站起来了。

这时,石岩感觉左手掌隐约有些疼痛,一看,是个木刺。黄蓝用针尖为石岩挑刺,忽然发现木刺下面有个绿点。她用力一挑,绿点破了,又露出一个小红点,但立即又不见了,在显微镜下,黄蓝看清了,原来石岩手掌深处有个正在一闪一闪放着红光的微电子器件。

手掌中的微电子器件,显然是来极乐星球后被人悄悄植入的。但是谁植入的?在哪?什么时候?为什么?石岩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正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黄蓝,猛听到楼下汽车急刹车刺耳的声音。

石岩打开窗户往下一看,只见楼下一个刚钻出轿车的人端着枪跑进了桃花园公寓。此人正是桃花园公寓管理员毕斯先生。

石岩说了声“不好”,便拉着黄蓝冲出房间,躲进了一个放杂物的仓库里,并牢牢地锁上了门。

石岩和黄蓝刚刚藏好,楼道里便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突然,“砰”的一声,仓库的大铁门被撞开了。黄蓝浑身一颤,石岩忙捂住了她的嘴。

“记者先生,你跑不掉了!”从门口传来毕斯恶狠狠的叫声。

“他怎么知道我藏在仓库里?”石岩暗自问自己。

“啊记者先生,你是在想我怎么知道你藏在仓库里吧?告诉你,这是科学的成就。极乐星球比地球先进一千倍,我知道你们地球人梦想的一切。你们好逸恶劳,异想天开,总想不劳而获,你,还有所有进入极乐星球的地球人,都是该杀的蠢猪!”

听完毕斯的叫喊,石岩拉着黄蓝挪动身体。悄悄躲进一个大保险柜中。谁知,随即便听到毕斯恶狠狠的声音:

“记者先生,躲进保险柜就能骗过我吗?太可笑了。这不是在玩捉迷藏游戏,快出来吧,可

怜的种族，居然在地球上已繁衍了一百五十万年。哈哈。”毕斯一阵狂笑。

紧接着，石岩又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

毕斯怎么知道我藏在保险柜中？莫非他的眼睛有穿透物质的功能？石岩紧张思索着。突然，他想到了自己左手掌中的不断发光的微电子器件，一定是它不断向毕斯发出信号，暴露了我们的藏身之处。

想到此，石岩用指甲使劲抠手掌，但无论如何也取不出来，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石岩万分焦急，额头已渗出一颗颗汗珠。突然，他发现保险柜里有一把锋利的匕首，使用它把手掌中的微电子器件剝了出来。血，立刻从石岩掌心涌出，他险些疼昏死过去。

石岩忍着剧疼，将附在一小块肉上的微电子器件扔进了距保险柜四五米处的一个大浴盆中。这时，又听到了毕斯的声音。

“啊，记者先生，你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想在浴盆中长眠吗？太美了。”毕斯朝大浴盆走去。

脚步声停止了。毕斯在距大浴盆三米处站住了：“再见吧地球人，现在你将化为一股青烟，真的到达极乐世界了。哈哈。”说完，端起枪，抠动了扳机。没有声音，只见一束蓝光直射大浴盆。大浴盆溶化了，象拌入火中的冰块。

“啊！”随着一声撕人肺腑的叫喊，石岩象一头狮子猛地冲出保险柜，将锋利的匕首深深刺进了毕斯的后背。与此同时，石岩感到双手一麻，一股强烈的电流一下将他击倒了。

被刺中后背的毕斯摇晃了几下也倒下了。他未发出痛苦的叫声，没有鲜血从后背流出，仓库里充满了电线烧焦的气味。

石岩拔出匕首，这才发现，毕斯原来是个机器人。他捡起地上的枪，又从毕斯身上找出个圆环，环上刻有一行小字，管字 100376 号。石岩一眼认出，这个圆环同他在山顶司机手中看到的圆环一模一样。“黄蓝快走。”不等黄蓝说话，石岩便拉着他离开了桃花源公寓。

三

盘山公路上，一辆银灰色轿车疾驶如飞。车内，石岩聚精会神盯着前方。黄蓝却不时地

向后张望，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

“石岩，我们别去了，快回地球吧。”

“回地球后说什么？”

“就说这里有危险，让人们别再来了。”

“凭什么？就凭我们两张嘴？可别忘了，记者的责任就是用事实说话。”黄蓝沉默了，轿车很快来到了山顶。

石岩走下车掏出圆环朝银白色合金立柱走去。经过仔细察看，终于发现立柱上的一道缝隙。石岩手中的圆环刚接近这个缝隙，圆环便被吸进去了，三秒钟后，又退了出来。紧接着，立柱旁的地面开始移动，一条地下通道呈现在了面前。

石岩和黄蓝呆呆望着地下通道不知所措。突然，身后响起两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他俩回头一看，一辆满载地球人的大轿车已停在了小轿车后面。司机挥手催促他俩快将车开入通道。石岩心一横，将轿车开入了地下通道。

通道内明如白昼，路一平如砥，轿车悄然无声地行驶着，最后在一个停车场旁被几个穿黑色西服的人拦住了。

石岩和黄蓝一下车，两名穿黑西服的人便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极乐星球的极乐仙洞游览。在这里，你们将看到最美丽的景色。”

这时，紧随其后的大轿车也停了下来。车上的地球人都兴高采烈地下了车。一位导游小姐高声说着什么，这帮胖男胖女们便跟着她向一个洞口走去。

“黄蓝，我们也进去，但要将这里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石岩说着，悄悄打开了微型摄像机的开关。

走入洞口，石岩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溶岩洞。曲径通幽，十分优美。导游小姐一边向地球人讲述着有关溶洞美丽动听的传说，一边继续向洞底走去。最后，将所有地球人带到了一个清澈的池塘边。

“亲爱的地球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仙境池。池中有妙不可言的美景供大家欣赏。”导游小姐甜甜地说。

池塘中的景色不断变化着，琼楼玉宇，奇花异卉……每次都令地球人兴奋不已。这时，池塘中出现一些长着翅膀的小天使。他们微笑着向地球人频频招手。

石岩向四周搜寻着可疑的地方。突然发现，一道暗淡的绿光从溶洞顶处一闪一闪地向地球人射来。此刻，地球人的兴奋已接近于疯狂。他们欢笑着、唱着、呼喊着重摘下眼镜、手表，脱掉外衣、鞋、内衣、裤子、裙子，最后赤身裸体地向小天使扑去，然而一落入池塘，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石岩惊呆了。他张开双臂，拚命阻止发狂了的地球人，但没有人理睬他。石岩呼唤着黄蓝，要她同自己一道拦住地球人，不料猛然发现，黄蓝竟也在脱衣服，脸上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表情。

“黄蓝！黄蓝！你怎么了？”石岩使劲抱住黄蓝，不停地叫着。

“快放开我！我要去极乐世界！”黄蓝尖声叫着，想摆脱石岩的双臂。

石岩不放，同时紧张地思索着，为什么所有地球人突然都失去了理智？而我为什么还能控制自己？他猛然想到了从自己掌心发现的微电子器件。对，一定是洞顶射来的绿光作用于器件，进而控制人的思维和动作。既然我手掌中有，那么所有进入极乐星球的地球人无一例外地被悄悄植入了器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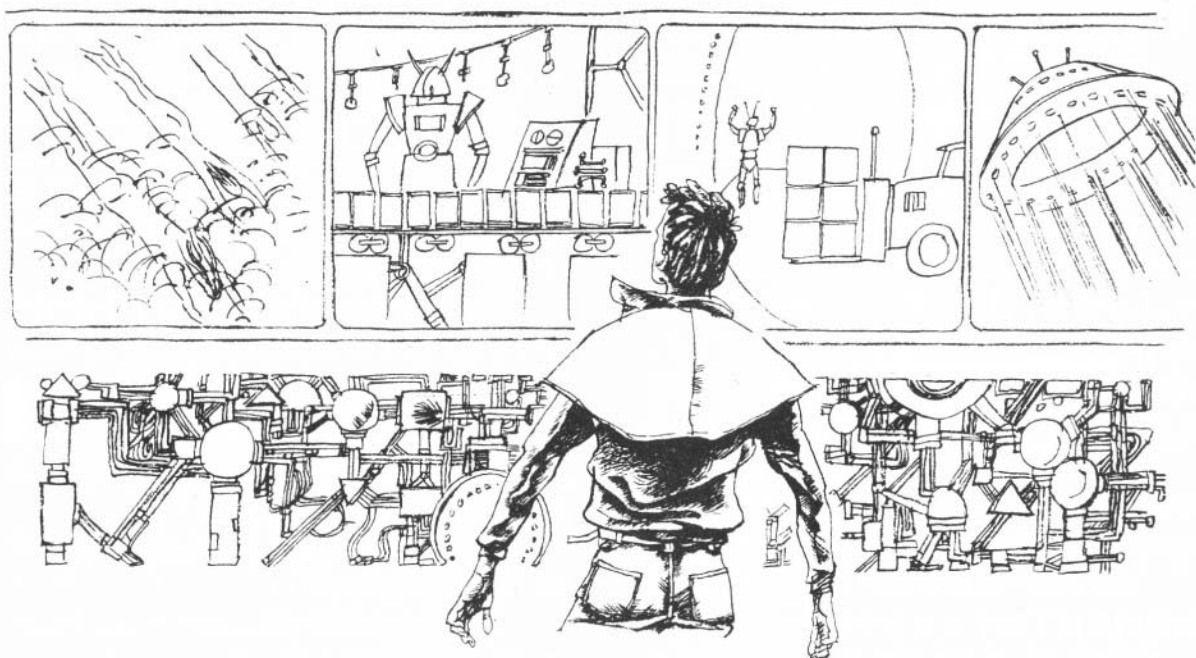
想到此，石岩松开一只手拔出腰间的匕首

要为黄蓝刺出手掌中的电子管。但万万想不到，就在石岩松开手的一刹那，黄蓝双手用力一推石岩，转身跳入池塘投入了小天使的怀抱。石岩倒退几步，撞到了洞壁上，但他感到后背一下空了，仰面摔倒了。等他爬起来一看，自己竟呆在一间控制室里。溶洞、池塘、黄蓝统统不见了。

室内空无一人。各种指示灯正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墙壁上，5个巨型荧光屏正显示着不同的场景。

在第一个荧光屏里，石岩看到池塘边，赤身裸体的地球人仍不断跃入池塘。石岩将目光投向第2个荧光屏。他看到落入池塘中的地球人正被送进一个类似贮油罐的容器中。第三个荧光屏上显示着在容器的另一端，一个个直径大约20公分的圆桶罐头正源源不断地从容器中传出。一个有六只手的机器人，正准确地将印有胖胖的地球人头像的商标贴在罐头上。商标上的一男一女，正露出甜美的微笑。石岩来到第四个荧光屏前，他看到，千万桶罐头正在装箱。第五个荧光屏中是一个飞碟起落场，堆积如山的罐头正装进飞碟。舱门自动关闭了，飞碟腾空而起，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

严酷的现实使石岩发狂了。“可怜的地球



人啊!为什么你们不能彻底根除人类好逸恶劳的劣性呢?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胸前的微型摄像机仍自动地记录着面前发生的一切。石岩渐渐恢复了理智,他振作起来向门口走去。

任凭石岩怎样拉,门象铁板一样纹丝不动。这时,石岩发现门上有一道细细的缝,便取出从毕斯身上得到的圆环塞了进去。环退出来后,门无声地开了,石岩冲出控制室向停车场跑去。

“嘎”的一声,轿车在极乐星球航天港停住了,石岩先向四周观察了一下,未发现异常,便将微型摄像机的磁带装进一个高强度合金盒中,放在了贴身的衣袋中。然后镇定自若地走下车,向大厅走去。

“各位旅客,飞往地球的第35次飞船临时取消发射。”大厅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

石岩感到事情不妙,一回头,发现毕斯带着几个机器士兵向这边走来,石岩将目光转向发射场,他看到,一艘巡逻飞船停在发射场边,只有一名机器卫兵守护着。石岩决定冒一次险,他大胆地向巡逻船走去。

机器卫兵背对着石岩站着,石岩想悄悄摸上去干掉它。谁知当距机器卫兵还有3米时,石岩感到象撞在了一水泥墙上。

机器卫兵立刻转过身,枪口对准了石岩。

石岩明白了,他撞到了机器卫兵设置的磁力屏障上。磁力屏障看不见,却能阻止任何东西通过。

机器卫兵一动不动地用枪对准了石岩。但石岩清楚,只要自己不动,机器卫兵是不会开枪的,但僵持下去,毕斯就可能发现自己,焦急中,石岩掏出了圆环。机器卫兵看了圆环一眼便消除了磁力屏障。石岩赶快走近巡逻飞船,打开了舱门,就在石岩登上飞船的同时,毕斯发现了他。

刺耳的警报声顷刻充满了航天港。两个半圆型金属屏障从航天港旁的地下升起,迅速合拢,航天港上空的天,就要被封死了。

石岩不顾一切地启动了飞船,飞船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下终于在金属屏障合拢前的瞬间冲出了航天港。然而未来得及做安全准备工作的石岩,却承受不住飞船发射时产生的压力而

失去了知觉。

飞船内生命安全自动保障系统使石岩渐渐苏醒过来。舷窗外星光灿烂,无声无息。石岩检查了一下坐标,飞船现已接近银河系半人马座的比邻星。石岩一阵喜悦,比邻星是除太阳外距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离地球只有4.3光年。

地球已遥遥在望了,石岩做好了着陆的一切准备。飞船已进入了大气层,石岩禁不住高声喊道:“地球,可爱的故乡。”然而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飞碟突然出现在背后,五条金色手臂牢牢抓住了飞船,向上飞去。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石岩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飞碟的束缚。

难道永远也回不了地球了吗?难道极乐星球的秘密永远没人揭开吗?想到黄蓝的惨死,想到孟玉金、白腾云等人的厄运,为了整个地球种族,为了使人们猛醒,石岩毅然打开飞船的舱门,跳出飞船,扑向地球。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消失在茫茫黑夜里,这是石岩的生命发出的最光芒。

四

地球电视台接到了石岩和黄蓝即将返回地球的消息。然而宇宙飞船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爆炸起火成了碎片,人们找到了飞船的残骸,但没有找到石岩和黄蓝一点踪迹。

当天晚上,地球电视台继续播放了来自极乐星球的报道。仙境一般的星球使地球人发狂了,纷纷踏上了通往极乐星球之路。而那真正装有极乐星球秘密的金属盒却静静地躺在太平洋底,等待人们去发现。

一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石岩用生命送回地球的金属盒依然沉睡在太平洋深深的水底。

不知又过了多久,多久。一天,一只毛茸茸的触角发现了太平洋底的金属小盒,并将它送到了水底一座宏伟的建筑中。

不久,一篇论文在权威性杂志《物种》上发表了,醒目的标题是:

地球陆地最高等哺乳动物——人,五亿年前在地球绝迹原因的新发现。

图 华堤

无声的恋情

(香港)
黄易

公元二零一零年。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为了追捕“丁利二号”，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我问：“达思，他在不在附近？”

达思发出一连串的声音，我知道她正用电子探测器和远近的探测站联系再对目标加以扫描探索。

过了好一会，安装在我耳廓内的微型传声器里响起了达思的声音：“丁利先生，我失去了他的踪影。”

我暗骂了几声。达思是我花了大半生积蓄租回来的超时代设备，比“丁利二号”还贵了三倍，都是“世纪机械人公司”的荣誉产品，但她现在竟把“丁利二号”追掉了。蠢货！

我忍不住道：“达思，制造你的世纪公司曾说你能够从人堆中识别每一个你公司制造的机械人，没有哪个机械人能逃过你的侦察，但现在已追了几天，仍没追上丁利二号，你怎样解释这个问题？”

达思以她一向平静温柔的女声答道：“丁利二号并不是普通的机械人，他拥有独立行动系统和敏锐的触感器，是近年来仿生人试验最重大的成果，现在他正在发挥他逃走的功能。”

我几乎是叫起来道：“重大成果？他把我的妻子安琳给骗走了。”

达思心平气和地道：“所以，世纪公司才以这样的廉价，将我租给你，以作为对你不幸的补偿。”

我嗤之以鼻道：“还说便宜！你半年的租金已够一个普通家庭三年的开支了，希望你真能

帮我找到丁利二号，让我轰掉他的头。”

达思没有理我，却道：“你的体能在下降，照车子目前的速度，三分五十一秒六秒后，车子将到达宁川假日酒店的正门前，你也应该休息一会了。”

我咕哝了几声后不再作声。不一会宁川假日酒店的招牌进入眼帘。或者真的是体能下降，一股倦意泉水般涌上来。我按动停车的按钮，车子悠然停下。我把坐在一旁扁平箱子型的达思背在背上扣好，开门下车。

我第一次看到丁利二号时，是五月前的一个夏天。接待员将我带到客厅内道：“丁利先生请等一等，齐连博士快到了。”

我愕然道：“齐连博士？”心想，难道是那位连夺两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丁利先生你好！”一位风度极佳的高瘦老人走进会客厅来。他神采飞扬、双目炯炯有神。

见到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我目瞪口呆，傻子般和他握手。

齐连博士道：“丁利先生请坐。”我受宠若惊在他对面坐下来。

齐连道：“我是世纪机械人公司的首席顾问。两个星期前，你寄来一封信，内容很有趣。”

我的脸孔立刻涨红，嗫嚅道：“那……那只是我一时的异想天开……”

齐连举手阻止我谴责自己，笑道：“在科学上，没有一件事是异想天开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可能的，问题是怎样做到。”

我张开了口，惊讶得说不出话。

齐连博士道：“丁利先生，你的来信说妻子安琳对你极为依恋，整天要你陪伴她，你虽然爱她，却感到失去了自由，所以希望能有一个仿似你的机械人，在适当的时候陪伴你的妻子。”他顿了一顿，两眼凝视着我道：“请问你是否仍有这个想法？”

我目瞪口呆地问：“难道……难道真可以办到？安琳她不会知道吗？”

齐连博士道：“我们将会尽力而为，问题是你是否仍有兴趣。”

我试探地道：“价钱怎样？”

齐连博士微笑道：“这个仿生人的价值比一般市面上服务机械人要贵，因为他能全面地

模仿人类，甚至包括起居饮食的细节。我们甚至会将你脑内的记忆，复印到他脑部的记忆晶体，保证连你自己也分不清楚谁才是真的。”

我追问道：“究竟要多少钱？”说实在话，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当时写那封信，纯粹是一时意气，想发泄一下。

说也奇怪，三年前新婚后，安琳便对我如痴如狂，把我缠得透不过气来。说句老实话，在我追求她时，她是非常冷淡的，老说爱情是没有意义的事。她所信奉的末日教，是提倡独身主义的。也许被我的苦苦追求所感动，最后还是嫁给了我。

我沉吟片刻道：“这机械人会不会违抗命令？”

齐连博士回答：“在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违抗命令。”

我问：“怎样才算一般情况？”

齐连博士道：“这是最新一代的仿生机械人，我们希望能给他最大的自由，所以只在他的神经中枢输入一条指令，这指令便是代替你履行丈夫的责任，而对象则是一个人，也就是阁下妻子安琳，假使一切依着指令，便没有问题，例如你不能令他去杀人。”

我急促地喘了口气，无法掩饰心中的紧张。

齐连博士一本正经地说道：“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要求虽是异想天开，但却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试验机会。记住这个行动要绝对保密。”

我摇头道：“不用考虑了，就这么办吧！”

脑中想着当时发生的事，人却坐了下来。

酒店餐厅的女侍应走过来道：“先生！要点什么？”她望着我的眼神很奇怪，似乎并非第一次见我。我茫然抬头，接触到女侍应乌灵灵的美目，才从回忆中醒过来，匆匆点了饮料和面点。女侍应盯了我背上的达思一眼，似乎奇怪我为何不把这怪箱子解下来。我也不喜欢背着这个累赘，只不过她太珍贵了，而且是我找回安琳的唯一希望，所以习惯了和达思在公众场合里片刻不离。

我低声唤道：“达思，有丁利二号的讯号吗？”

达思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刚接收到一点

有关他的讯号，他正从第七号公路东行，现往灵城去了。”

我霍地站了起来道：“我们立即去追。”

达思平静地道：“丁利先生请先坐下，吃饱肚子，体能上升才能继续赶路，你又不肯让我为你驾车。”

我冷笑了一声道：“你以为经过了丁利二号的事，我还会相信机械人吗？若不是齐连说你能凭丁利二号发出的高频率电波，侦察出他在何处，我才不要你跟来呢。”

达思沉默不语，我暗想难道我的话伤害了她？虽然达思的模样只是一个箱子，但她的作用却与仿生的机械人无异。

记得我初见丁利二号时，吓得我几乎眼珠也跳了出来。那是我见到齐连博士的一个月后，我再次来到世纪机械人公司之时。

齐连博士向我道：“你看。”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我”正悠悠然从门口进入厅内。

齐连博士道：“来，让我介绍你们认识，这就是丁利二号。”

丁利二号向我伸出了他的手，我惊慌失措举手相握，他的手温暖柔润，就和真人一样，我看着他就象在镜中看见了自己，只不过镜中的我是平面，他却是立体。

齐连道：“丁利先生，从今天开始的一年内，只要你需要他时，他就能代替你干任何事，如照顾你的妻子，应付你的岳母等等。”

丁利二号起身道：“丁利，很荣幸能为你服务。”他妈的，连声音也和我一样。

我心中涌起妒意，又马上压下，无论如何他只是个为我工作的机械人，就象你不嫉妒你女朋友淋浴用的热水器。即使他会走会跳会叫，但仍不过是个工具。

齐连道：“好了！让我们三个坐在一起，好好安排一下。”

“先生，先生。”甜美的呼唤将我从回忆里震醒，正迎上女侍应美丽的大眼睛。她手中捧着咖啡。我连忙移开身子，让她将杯子放在桌上。她面带笑容，秋波流动，看来对我颇有点兴趣。她注视着我，轻声道：“这次为什么不带你的女伴来，她真是美丽极了。”

我呆了呆，一时间摸不透她的意思。

女侍应笑了笑，转身走了几步，回头道：“我从未见过情侣象你们那样深情。”

达思的声音在我耳边提醒道：“她曾见过丁利二号和安琳。”

我猛然醒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问道：“怎样深情？”

女侍应脸上现出向往的神情道：“真是当局者迷。昨天你和那位美丽的女士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前，互相凝视，两人一句话也没说，相互看了三个多小时，这还不算深情吗？”说完，笑着蝴蝶般飘了开去。

我喝了一口咖啡，咕哝道：“妈的！三个多小时一句话也没说过，这会是安琳吗？真令人难以相信。若她是这样安静，我也不用找丁利二号，现在弄得妻子也没有了。”结婚后的安琳，一反常态，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达思发出轻微的电子活动声音，我知道她象惯常那样将资料分析，然后再送回齐连博士处。几天来她陪伴我追捕丁利二号，从没有一次象现在那样接近他们。我心中一片妒火，不由得摸一摸外衣内的重型手枪，它的火力足可把犀牛的大头轰掉。我期待着用它轰碎丁利二号。杀个机械人又不算是犯法，我恨他，我不知为何会这样恨他。

丁利二号刚开始代替我时，我真的很快乐。起初我只肯让丁利二号陪安琳一阵子，好让我抽身去喝杯酒，打一场网球，下一盘围棋。慢慢的，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连工作也让丁利二号去做，说真的，他比我干得更快更好。我认为一切都很顺利，颇为自得。

直到有一次我到国外去探望旧情人，回国后到与丁利二号约好的地点交班换人，岂知等了足足四个小时，他依然不见踪影，我实在忍不住，偷偷回家窥视，却发现只有空荡荡的一套房子，丁利二号与安琳已不知去向。我又惊又气，恨得几乎要自杀。

想当年我追求安琳是多么艰辛，到最后我威胁着要自杀时，她才嫁给我，现在丁利二号连一声“抱歉”也没有，便将我的成果擷去。叫我怎能甘心？我一定要找到丁利二号，干掉他，把我的爱妻夺回来。

我气冲冲地去找齐连，齐连也听得目瞪口呆，显得比我还惊奇，频频说道：“这是不可能

的，不可能的。”可是，这毕竟发生了。

达思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唤醒：“丁利先生，该启程了。”

我驾驶车子在公路上急驰，我踏足油门，让车子以近一百五十公里的高速飞跑，景物在两旁闪电般倒退。离开假日酒店时，那位有双美丽大眼睛的俏丽女侍应，偷偷将她住处的电话号码塞进我的手里，使我妻子被夺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些微慰藉，我听酒店经理唤她艾美，艾美对我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否也想享受一下“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爱情滋味？妈的！没想到丁利二号这机械人也懂得这套，但奇怪的是，婚后的安琳最爱说话，提不完的问题，说不尽的感想，怎么会和丁利二号来这默默传情的一套，互相凝视三个小时也不说半句话？真是见他的大头鬼！

达思的声音又在我耳内响起：“丁利先生，驾驶时切勿胡思乱想，尤其是这样的高速，请记住，我是非常昂贵的机械脑，绝不能受半点损伤。”

我不满道：“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达思道：“我的感应装置侦察到你的大脑皮层有频密的电波活动，飘浮不定，这是胡思乱想的现象。”

我生气道：“不要监视我，你的责任是协助我找到丁利二号。哼！这本来应是你们世纪公司的责任，你应该是免费服务的，但齐连却说这事牵涉到法律和道德，他们不宜插手。”

达思依然用她那不死不活的女声平和地道：“丁利先生，三分钟后我们将到达灵市，请你减慢车速。”

当天晚上，我们在灵市市郊的小旅馆住下，达思不时地响起各种各样的奇怪声音，我知道她正运用超频率音被感应，追踪丁利二号。她弄出的鬼声音使我一夜没睡，临近天亮时，我抵不住睡魔的引诱，刚合眼又被达思弄醒了，她告诉我已找到丁利二号了，一听这消息我睡意全无，立即跳起来，挂好手枪，背起达思，奔到街上取车，这时东方天际刚刚微亮，周围景物还是灰蒙蒙的。

达思道：“丁利二号正驾车往市中心驶去，假设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和他共进早餐。”

我暗哼一声，心想丁利二号今天的早餐将会是一粒子弹。又想，尽管我干掉了丁利二号，妻子安琳还会跟我吗？她是否知道丁利二号只是一个机械人，或是真的以为那机械人是我？假设她知道我以机械人来应付她，她会怎样？以前从没想过的问题，这时刻思维却象潮水涌上沙滩。

记得那天，我气冲冲找到齐连，告诉他丁利二号拐走了我妻子，逃得无影无踪。齐连博士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开口道：“请你冷静一些，我们一定会帮你忙，因为丁利二号是我们的王牌产品，绝对不能失去，你说的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否则我们世纪机械人公司，没法跟‘宇宙电子合成公司’竞争而败下阵来。”

我大喊道：“我不管你们的竞争，我只要我的妻子。”一想到安琳，我几乎声泪俱下。

达思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时间搞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叫道：“你说什么？”

达思道：“向左转。”

车子转向左边一条支路。两旁树木掩映处是一幢幢别致的楼房。

达思道：“他在前面。”

我全身一震，汗水由手心沁出来，颤声问：“哪里？”

达思道：“前面那辆灰蓝色车子，坐在里面的就是丁利二号，但你的妻子安琳不在里面，快！他已感应到我的探测，你看他的车子已骤然加速了。”

我手忙脚乱地猛踏油门，车子似飞一般追去，一场公路上的竞逐开始了。

灰蓝色轿车突然转了个急弯，轮胎擦着路面吱吱作响，我措手不及，眼看车子要冲过了头，达思平静地说：“让我来！”

突然间我发觉车子全不受我控制，灵活自如地转向左方，向灰蓝车子追去。

我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达思道：“我用电子感应控制了这车子的所有操作，丁利先生你休息一会吧！”

我忽然悟到，在机械人之间，人显得那样无能和渺小，虽然机械人是由人制造出来的，却拥有远比人优胜的能力。



车子灵活地在公路上穿来插去，紧跟在灰蓝车后面。有几次几乎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但车子在达思控制下，奇迹般地闪开。不一会，两辆警车鸣着警号追来，达思依然沉着加速，很快将警车抛在了后面。我象傻子般呆望着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开进市中心时，周围的车辆越来越多，我的视线已被别的车辆挡住，失去了灰蓝车子的踪影，我立时急起来，但达思依然满有把握地左穿右插，最后车子在一条横巷里停下。

啊！灰蓝包车子就在眼前。可是里面没有丁利二号。

我大失所望，急忙问达思：“怎么回事？”

达思叹了口气：“他的逃走功能很强大，他已从车前门溜走。”

我越发着急道：“我们怎么办？”

达思道：“走出横巷，到大街上去。”

我只好遵照达思的指示，背起她来到大街上。街上来来往往尽是上班的人，此时我真希望能象他们那样正常地生活，不要卷进这疲于

奔命海角天涯的追逐里。

达思不断在后边指示我的行走方向，不一会我们来到一座大百货公司前。

达思道：“他就在那里。”

我道：“百货公司还没开门，他怎么能进去？”

达思道：“别忘了他是个电子机械人，要开个电子锁，就象吹口气那么容易。我们到左边门去。”

达思对百货公司左边大门发出一阵奇怪声音后，电子门升起，我呆了呆道：“这样闯入是非法的。”

达思道：“我只知道按指令找回丁利二号，其它一切都不须我去考虑。”

我仍在门外犹豫，又问达思：“安琳在不在？”

达思道：“在一公里的范围内，我可以感应到人类发出的脑电波，但在这百货公司内，我

除了感应到丁利二号发出的强大高频率电波外，再感应不到其他人的电波。”

听说安琳不在，我的心顿时活跃起来，假设我先问清安琳去向，再干掉丁利二号，然后移花接木，代替他把安琳找回来，不正是天衣无缝吗？

这个想法顿时使我勇气大增，一步迈进百货公司内。闸门在我身后落下。

偌大的百货公司，布满各式各样货物，我小心地走着，紧握手枪，安琳不在，我可以肆无忌惮。我穿过服装部，刚进到儿童玩具部，迎面一看，几乎连枪也掉在地上。

和我一模一样的丁利二号，我千辛万苦追寻的丁利二号，屹立在面前。

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身旁站着我美丽的妻子安琳。

我曾经下了一千次决心，一旦见到丁利二号就开火，这时却手足无措。

我的目光转到安琳脸上，发现她表情平静安宁，连一丝一毫应有的惊异也没有，这使我方寸大乱。

我对丁利二号喝道：“你……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安琳悠然自得的神情使我心悸，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下一步。

我将怒火移给达思：“你不是说她不在吗？”

达思说：“我正想和你解释，噢……对不起，齐连博士有话要说。”

我的脑子乱成一片，不明白达思为什么忽然提起齐连。

齐连的声音从达思处响起：“丁利先生，镇定一点，事情到了要解决的时刻了。”

我问：“你在哪里？”

齐连回答：“我在公司里，但通过达思，便等于在你身旁。”

他顿了顿又道：“丁利二号，你还记得我吗？”

丁利二号答道：“博士，我当然记得你，我的记忆晶体一点也没损毁。”

齐连道：“你还记得我给你的指令吗？”

丁利二号道：“当然记得，我的责任就是在一年内代替丁利先生在需要时陪伴他的妻子。”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对丁利二号怒吼道：“你为什么违抗指令，为什么要带我的妻子逃走？你……你……”我的怒火在心中燃烧，手指抠紧了枪机，我要杀他。

齐连道：“丁利二号，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丁利二号摊手道：“就象我不是真丁利先生一样，她并不是真安琳，所以我并没有违抗指令。”

我愕然一震，望着安琳。

安琳向前走了一步道：“我真正的名字是宇宙电子合成成人公司三六九号仿生合成成人，输入给我的指令是代替安琳小姐成为丁利先生的妻子，但当丁利先生变成丁利二号时，指令自动失效。”

噤！我的手指一松，手枪掉在地上。突然间我全明白了，最荒谬的事发生在我 and 安琳身上。

当年安琳因被我苦苦追求，无法摆脱，竟然从宇宙电子合成成人公司租来一个仿生人代她嫁我，真安琳早已飘然而去，但这个仿生人过份热情，缠得我透不过气来，于是我找来丁利二号。以致演出了这场闹剧。

齐连博士的声音道：“难怪达思感应不到仿生人安琳的脑电波，因为宇宙公司用的是低频率电子系统，与我们用的高频率不同……”

他的声音象来自遥远的天外，我感到一片茫然，心里空落落不是滋味，长叹一声，颓然坐在地上。

丁利二号似乎在回答齐连的问题，他道：“我不知怎么回事，当我的高频率和三六九号的低频率联接时，有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或者那就是爱情吧！仿生人的爱情……”

我忽然明白了女侍应艾美说的那“无声胜过有声的深情”，正是这两种无形频率的交接。

想到艾美，心中一动，我伸手入袋里，抓住了艾美给我的那张字条，心底忽又充实起来。

图 华 堤

计算机姻缘

[美]理查德·阿·鲁波弗

雨 潇 译

晚上，提尼太太在床上呷着茶水，看着报纸副刊上的爱情小说。晚饭时，她曾询问起丈夫的工作情况：“你的工作做得还顺手吗？”

提尼一怔。他从不愿谈及工作，但还是回答了：“不错，我的工作效率和能力是没得说的，只是……唔，只是未完成的公事越堆越多。”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我明白了，”她笑道，“这就是我想要——”

她拖长声音，故意停下不说，好让提尼来哄出她的秘密。

“什么？”他果然来了兴趣，“你要做什么？”

“喏，你的生日要到了。我想你也许会喜欢得到一台计算机。想想看，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计算机！你喜欢吗，提尼？”

他明白，不管自己喜不喜欢，生日礼物只能是计算机了。不然的话，他太太是不会让他过平静日子的。“太好了。”他装做高兴地说。

于是她给商店挂电话订购计算机。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热情的女人，这使得提尼太太心里很不舒服。那女人向她喋喋不休地宣传她公司的产品。提尼太太让她把计算机在自己丈夫过生日那天送来，不能早也不能晚。女推销员说没问题，计算机将精确无误地计算好日子的，说完她格格大笑起来。提尼太太冷淡地说了声再见，便撂下了电话。

提尼的生日到了。她领他走进了新的计算机室。里面有计算机、显示器、打印机和软盘等等。提尼说这正是自己盼望得到的。他吻了妻子，便坐到计算机前，开了机

器。提尼太太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便回到卧室，躺到床上看起她的罗曼蒂克小说来。一会儿，她听到打印机响起咔嚓声。她笑了，放下手中的书，随手关上了灯。随着键盘清脆的敲击声，她进入了梦乡。

提尼真的迷上了计算机。除此之外，他太太也可以让他单独度过闲暇时间，再不会拿愚蠢的话题来烦他了。开头，她每晚还拿把椅子饶有兴趣地看他敲键盘，但几天后便烦了，又回到床上看爱情小说。

一天晚上，提尼离开计算机室去厨房找吃的。天下起了雷雨。他回到楼上时，见太太刚刚离开计算机室。

“雷声把我吵醒了，”她告诉他，“你不在这儿，我就关掉了机器，不能白白糟蹋电。”

提尼眨了眨眼睛，搓搓手，小心地说：“下次可别这么干了。”

“为什么不，”她不满地反问道，“你看过上月的电费单了吗？”

“你毁了我几小时的工作，”他大着胆子说，“也会把软盘搞坏的，可能还会……”

提尼住了嘴，因为太太已经哼着鼻子生气地走了。提尼关上门，坐在机前，但计算机已经失灵了。他鼓捣了半晌也没弄好，无奈只好给咨询公司挂了电话。回答他的是个女性的柔和嗓音：“这里是福克斯公司。”

“我遇到了麻烦。”提尼说。

“请讲给我听。”她说。这声音有股湿漉漉的暖意，甜蜜得叫人眩晕。于是他便向她倾述起来。他讲了遇到的麻烦。她静静地听着，有时细声细气地鼓励他讲下去。后

来他向她讲的可不单是计算机的麻烦了。他向她讲了工作的失意，家庭的沉闷，婚姻的迷茫，妻子的盛气凌人。对方只是听着，同情地附和着，告诉提尼她懂，她懂，她懂。

“好的，”那甜甜的嗓音后来说，“佛克斯公司将重新送你一些软盘。”

接着她又说：“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都行，我叫丽丽。”

挂上了电话，提尼关了机器，悄悄上床躺下，没有惊动太太。

第二天晚上，他走进计算机室，使用了佛克斯公司新送来的软盘。显示器亮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脸。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奶油般的肌肤，一头金发，碧绿的大眼睛，带有温情，热切而又有几分天真。提尼傻呆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是你吗？”他问。

“当然是我，”屏幕上的女人调皮地一笑，“难道会是撒切尔首相吗？”

提尼红了脸：“是丽丽吗？”

“对。”她点点头，眨了眨大眼睛，“看把你高兴的。”提尼一听，脸又红了。

“好了，”丽丽说，“我们散散步吧。”

“但你……你不能下来呀！”他不解地问。

“难道你就不能上来吗？”她撅起了小嘴。提尼痴痴地望着她，真想摸摸她的手。

“把你的手伸过来，碰碰我。”丽丽说，她把手伸了过来。提尼赶忙伸出手去。奇怪，真摸到了她柔软温暖的小手，他心里一阵激动。

“喏，用你的那只手按一下执行键。”她命令道，他照办了。突然，不知怎么提尼便滑进了显示器里。他站在绿草如茵的山脚下，丽丽就站在他身边。她挽着他的臂，向森林草地走去。泉水叮咚，鸟唱蝶飞。她穿着柔软白色的睡服，赤着双脚。他俩坐在草地上野餐，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午后。事毕，她又把他送了出来。

这天夜里，提尼先生睡得好香啊！

第二天晚饭时，他太太看着他，问道：“提尼，昨天晚上你在跟谁谈话？”

“噢，”他赶紧撒谎，“我在试语音合成器呢。”

“唔，”她迷惑地说，“好奇怪，我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

“那只是个合成器。”他有些冒汗了。

“为什么不是男人的声音呢？”她挑起毛病来。

他又走进计算机室，接通了密码。不大一会儿，丽丽又出现了。

“我能……我可以再去跟你散散步吗？”他热切地问。

丽丽软软地笑了：“当然可以。这次你喜欢干什么？”

俩人又经历了一场海上冒险生活。船遇了难，他俩爬上了一座荒岛，即成就了好事，又找到了海盗埋藏的珍宝。

每天一吃完晚饭，他就急急忙忙走进计算机室，丽丽



总在等他。结果是菜饭无心，工作也更糟了。

一天，太太又问起他的工作情况，他吭哧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花钱给你买了计算机，以为你会象个人样，结果你反而还不如从前了！”太太发怒了，提尼惴惴不敢做声。

吃过晚饭，提尼讪讪地说：“碗我都洗好了，我去调调合成器。”说着，拔腿要走。提尼太太狠狠瞪了他一眼，恨恨地说：“今夜让你玩个够，明天我就把它送走，再不要计算机了。”

一听这话，提尼犹如五雷轰顶。他迷迷糊糊溜进了计算机室，丽丽已在屏幕上等他了。在他泪水模糊的眼中，丽丽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怎么了？提尼，”她问，“看上去你好伤心？”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了，”他哭道，“我太太明天要把计算机送回去了，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别在意，摸摸我的手。”她说。提尼又在里面了。他抓起丽丽的手又哭了起来。

“别伤心，你要是喜欢就留在这里别走了。”

“可是……”提尼犹疑着。

“提尼！”这是他太太在喊他。提尼慌了神，拉起丽丽向林中跑去……

“该死的！”提尼太太骂道，“又跑到哪去了呢？提尼！”还是没人回答。她抬眼看见显示器还亮着，恨恨地骂了两句，伸手关了机器。

屏幕亮度慢慢减弱，最后成为灰白色。

图 华堤



黑 洞

天空被捅了一个窟窿，好多人都看见了，宋子风也看见了。当时他骑着自行车到超级市场去，碰见了警察布置的警戒线。警察都戴着头盔，举着盾牌，附近还停着防暴装甲车和救护车。围观的人都钻到了房檐底下，宋子风也钻到了房檐底下。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奇妙的自然现象。如果是地面忽然裂开道大口子，那倒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裂缝不在地面而在空中。宋子风头顶的天空变成了紫红色，中间有个巨大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黑洞洞的，隔几秒钟闪过一道微弱的亮光，就象有人在里面打手电。

一股冷气已在向周围蔓延。宋子风怕得要命。“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宋子风身旁的胖子伸长脖子朝空中望望，嘟囔说：“只有一个解释，战争。”胖子说准是某个敌对国家发射了一颗原子弹，把天炸了个窟窿。说完吓得缩回了脑袋，又用手摸摸脖子看脑袋是不是完好的长在上面。

宋子风不相信原子弹。你想想，如果是原子弹，为什么没有爆炸声。原子弹爆炸声音响着呢，不可能听不见。

“无声原子弹。”胖子严肃地说：“现在科技发达，什么样的原子弹都能制造出来。”

宋子风把身子往墙上靠了靠，说不定真的会从黑洞里掉下来个炸弹呢。

炸弹没掉下来，倒是从远处驰过来几辆轿车，“吱”的一声停在警戒线里。一群男女从车上跳下来，还扛着仪器。

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拿着两个气球，一松手，气球“嗖”的一声射到了黑洞里，象出膛的子弹。

围观的人发出了惊呼，看样子黑洞还有某种吸引力呢。

胖子忽然兴高采烈起来，他捅捅宋子风的腰眼，眨着眼睛说：“瞧啊，著名科学家也来了，就是那个小老头。”

小老头的衣服皱巴巴的，膝盖上鼓起两个包，脑袋上的头发象团乱草。他正对围着他的记者发脾气。小老头烦躁地说：“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告诉你们一千次了：无可奉告！”

小老头发脾气时，警戒线里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进去了一条黑狗，兴奋地在警察大皮鞋之间钻来钻去，还汪汪叫。有个警察火了，朝黑狗屁股猛踢一脚，本想踢到警戒线外面去，没想到一脚踢进了黑洞里。

宋子风惊得张大嘴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黑狗踩着空气朝黑洞中心跑去，就好像黑洞下有看不见的跑道。

黑狗跑了上去，又跑了下来，嘴里还叼着块塑料布。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布。塑料布接触地面后迅速膨胀，变成华丽无比的床垫。有个警察好奇地把屁股放到上面想试试软硬，坐下去后身子一歪竟睡着了。

“我的妈！”宋子风摸着后脑勺说：“什么神奇床垫，还能催眠呢。”

人群中又响起了惊叫，因为有个骑摩托车的愣小子自告奋勇进黑洞探险。

摩托车发动后，“轰”的一下冲进了黑洞。

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天空。宋子风想这个家伙准完蛋了，说不定黑洞里有什么怪物呢。他正庆幸自己不是摩托车手，可过了会儿，他就想和摩托车手交换位置了。

摩托车“轰隆轰隆”从黑洞里开下来，后面拖了个透明的箱子，箱子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玩意。最叫宋子风眼红的是一个粉红色的旅行折叠浴缸。

摩托车手脸色通红，兴奋地挥舞着双手嚷嚷：“天堂！天堂！！”他说黑洞里商品多极了，随便拿，要多少拿多少，没人干涉。

大家听说黑洞里各取所需，都往里拥。宋子风跟在胖子后面也一哄而上。

小老头大声阻止，但谁也不听他的，把他踩在了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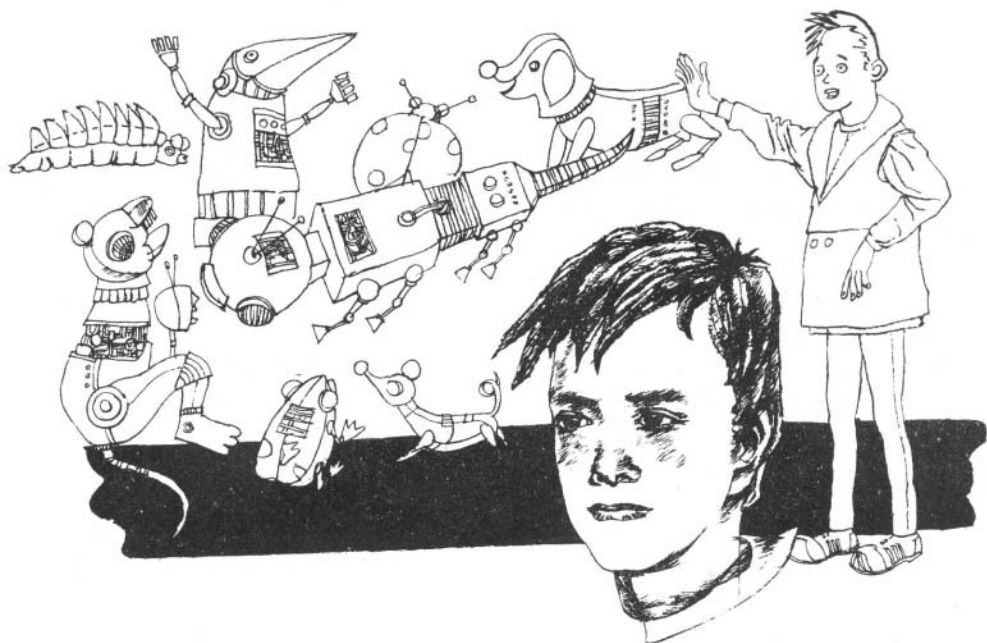
宋子风比胖子多了个心眼，他骑着自行车，负荷量大，速度也快。他上了黑洞，除了寒冷倒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可片刻工夫寒冷就消失了，眼前出现了个大型超级市场，什么商品都有，花花绿绿堆得跟山一样高。“妈呀”他惊叹，“真是天堂！”他除了浴缸外还往口袋里塞了个巴掌大的立体组合音响，还有跟纸一样薄的保温服。他从黑洞下来后急匆匆给妻子打电话，让她立刻借辆三轮车来，一分钟都不要耽误。

“时间就是金钱。”他嚷道。

妻子蹬着三轮车气喘吁吁赶来，虽然蹬来了三轮车，可到底没用上。宋子风在黑洞的商品堆里发现了一辆微型汽车，他不会驾驶，是推下来的，虽然累得半死，可是值，用它装东西比三轮车多了一倍。

宋子风家里焕然一新，他好高兴，不拿白不拿！唯一遗憾的是他使用新家具后没两天身上就起了过敏反应，出红癍，还掉皮屑，最后全家都住进了医院，不但如此，所有使用黑洞物品的人都住进了医院。小老头宣布：他们患的是一种宇宙皮肤病。本来地球上没有此类病毒，都是从黑洞里传染下来的。黑洞通往的不是天堂，是宇宙中的另外一颗星球天鹅星。

此刻天空中的黑洞已经消失了。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缝隙。天鹅星的垃圾处理公司经理高兴得直拍手，说用这种方法处理垃圾可真妙！



外星人来犯——2001

杨飞上小学那会儿，最流行的玩具当数变形金刚。紧接着又出现了变形罗汉、72 变孙悟空、西游系列组合等新品种，花样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玩具的功能也迅速提高，最新推出的智能变形玩具竟卖到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钱，以至一些独生子女的家长一面大骂玩具厂宰人，一面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为自己的宝贝疙瘩掏钱。

于是便有不少志士仁人站出来大声疾呼说，让孩子从小养成高消费的习惯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也有人指出，让孩子玩现成的玩具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还有人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一根竹竿，几块石子便能玩上好半天，然而长大后一样蛮有出息……

拐角上那家《益智》处理品商店看准时机，应运而生。这家小店专门到各个电子工厂，计算机公司收罗残次废件、积压物资，分类整理后廉价出售。商店经理李二本是在学校附近摆了多年小摊儿的个体户，卖过毛片儿、泡泡糖、生日卡、钥匙链，也卖过一百多块钱一个的大号变形玩具，他了解中、小学生的购货心理，也清楚他们口袋里有多少人民币。

星期六下午只有两节课，当杨飞与同班的吴行推开《益智》的玻璃门时，李二正忙着上货。

“嘿！杨飞，今天可来了好东西！”李二在熙熙攘攘的顾客中一眼就看到了杨飞。李二摆小摊那会儿，杨飞就经常光顾他的摊子，后来杨飞上了中学，还得了个全市中学生计算机大赛的二等奖，当了经理的李

二对杨飞格外敬重，经常向他请教技术问题。杨飞也闹不清的事儿，就回家去请教当电子计算机工程师的爸爸。

“杨飞小兄弟，你帮帮忙，把这几个组件拿回去帮我研究研究……先别提钱不钱的，你要是能弄明白了，我谢你还来不及呢。104厂刚上了一个新产品，以后有可能趸来大批的ZDZ次品，你可得帮我开发开发，买卖作得好，我正式请你当技术顾问。”李二由摆小摊儿转为经营残次高技术产品，还真有点儿力不从心，确实需要请几位技术参谋。

李二搞来的ZDZ组件做工精良，显露出高超的技术水准，可李二的小店里实在是地窄人稠，无法细看，杨飞便答应了李大经理的要求，与吴行一道用自行车驮着纸箱子回家了。

二

杨飞用钥匙开了门，两个人吃力地将箱子抬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杨飞知道他妈妈正在家，她的房间里不时传来计算机的“嘟嘟”声。杨飞的妈妈朱倩是位颇有名气的科幻小说作家，目前正在《爱科学》杂志上连载的“外星人来犯——2001”大受欢迎，甚至推动了一场外星人玩具热，各种游戏盘、游戏卡、外星人组合玩具迅速流行，几家电视台、电影厂还争着要改编电视剧，拍摄成电影。在学校里，人人都知道朱倩的大名，个个都敬佩杨飞的妈妈，以至不少同学都管杨飞叫“惊天破”——“外星人来犯——2001”中一位地球小英雄的绰号。

“这是上次从李二那儿买来的ZDZ—103单元。”杨飞说着从桌子底下拖出来个塑料袋，取出一个足球大的玩艺儿，“球”上面镶着的一对略为突起，汽车灯似的大眼睛颇为引人注目。

“这是个脑袋吧？”吴行问，“看这两只大眼睛，象蜻蜓的复眼似的。”

“不只是这对儿大复眼，这儿还有三只单眼呢，”杨飞说，“可能是模仿苍蝇眼造的，爸爸帮我测过了，它有视觉、听觉和嗅觉能力，可是似乎没有发声元件，是个大哑巴。”

“我看这ZDZ肯定是机器人组件，这几件大概都是胳膊。”吴行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了几

个长短不一的棒状零件。

杨飞将箱子里最大的一个组件搬到了地板上，看了看说，“没准这就是身体了。”这个编号ZDZ—100的组件差不多有脸盆大，上面零零碎碎的小零件还特别多。

“这玩艺儿还挺复杂的！”吴行赞叹地搬动着ZDZ—100上的小开关，“这个李二也真够绝的，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也没份说明书？”

“李二有几个铁哥们儿在工厂废品库干活，李二就从他们那儿进货。从废品库收罗来的东西还能有说明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合格证，有说明书，准得卖个万儿八千的，那也到不了咱们手里。”

突然，“啪”的一声，也不知是触到了哪个开关，顶盖上的一个保护罩缩到了一边儿，就象是敞开了轮船上的货舱盖儿。

“嘿！这里面有几个插座呢？”杨飞高兴地 from 纸箱里拿出了几个小块的组件，比试了一下，有三块正好插进了舱底。

“好极了，现在该安脑袋了吧？”吴行搬起圆脑袋叠在上面，严丝合缝，正好卡在窟窿上。

“我看这玩艺儿没什么了不起，挺好装的嘛，我那个72变孙悟空，都玩了两个多月了，才变出32变化，比猪八戒还少4变呐，比这个ZDZ复杂多了。”吴行不以为然的说。

杨飞拿起一根大香肠似的组件翻看着：“这胳膊大概是人造肌肉作的，一点儿也没有机械感，不知该插在哪儿。”

两个人继续在“身体”上左拧右按，居然又扳对了开关，“喳”的一声，身体大盖上围绕着圆脑袋敞开了一圈小圆洞，杨飞将手里的胳膊插进一个小洞，正好合适。

“开了十个洞，可这儿只有四条胳膊。”吴行翻动着纸箱子。

“李二的这些破烂儿本来也不是配套来的，”杨飞笑着说，“看起来这些组件确实能组装成机器人，也许就叫ZDZ机器人吧……”

杨飞的话音未了，ZDZ机器人突然哆嗦了一下，从身体下面伸出八条，也许是十条细长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在屋子里蠕动。

“就这么简单？往一块儿一插就能走？也太容易点儿了。”吴行不过瘾似地说。

“可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它呢。”杨飞说着，试着冲它喊了几声“开、停、站住!”可ZDZ显然没有听懂，毫无反应地继续爬动。说话间，它已经爬到了墙边儿，并且摇摇摆摆地朝着墙上的电源插座伸出一只“手”。

吴行惊叫了一声，跳上去要拦它，却被杨飞一把拽住，杨飞顺手抄起一个木凳子去挡，可是已经来不及了，ZDZ坚定不移地将它的两根“手指”插进了电源插座，接着它便静静地伏在地上不动弹了。

“它饿了，找电吃呢?”吴行笑道。

“我得找个试电笔，测测外壳有没有电，好象有一种警戒机器人的外壳是带高压电的。”杨飞说着，赶紧拉开抽屉一阵乱翻。

“跑了!跑了!”吴行突然又惊叫了起来，ZDZ大概是充足了电，从插座上拔下手臂，开始飞快地在屋子里爬。吴行赶紧跳上了杨飞的床，杨飞见状也蹲在了椅子上。那ZDZ在屋里转了几圈以后，好象终于拿定了主意，猛地冲到了门前，伸出一只长手打开门跑了出去。

三

等杨飞他们追出了门，看到ZDZ已经溜进了妈妈的房间。

杨飞的妈妈没在屋里，她大概正在做饭，厨房里传来一阵切茶机的嗡嗡声。

杨飞和吴行追了上去，企图拦住造反的ZDZ，可是刚刚充足了电的ZDZ力大无比，十条有力的长腿绷足了劲儿，竟然拖着他们俩向终端台滑了过去。

杨飞妈妈的计算机就放在终端台上，荧光屏上的光标一闪一闪地眨着眼，屏幕上一行行淡绿色的字句中间还插着一行醒目的大号红字：

“变形军团调兵遣将，外星敌寇受阻西关”

杨飞知道，那是他妈妈文章的小标题。

杨飞他们依然被拖着向前滑，杨飞用脚勾住沙发椅，沙发被拖倒了，碰倒了旁边的茶几，一匹唐三彩骆驼呼然落地，碎成了八块!

闻声而至的朱倩惊叫了起来，“千万别碰计算机，我的文章还没作备份儿呢?”

ZDZ对三个大活人的阻拦毫不理会，终于

爬到了计算机旁边，伸出一只长手，准确地插进了计算机的联网接口。

“你们捣什么乱啊?”朱倩火冒三丈地冲到计算机跟前，急急地敲动按键。

“‘存取失效!’‘优先级不够!’你们把机器弄坏了!这是我的专用账号啊?难道我的优先级还没有你们这个丑八怪高?我还急着交稿呢!”

计算机不肯接受朱倩由键盘输入的指令，屏幕上却又出现了“指令向ZDZ转存完毕”的字句。

“ZDZ是什么?是你们的这个大玩具吗?”朱倩不解地问道。话音未落，ZDZ突然把长手从计算机后面缩了回来，并猛地向后一冲，以至将措手不及的杨飞撞了个大跟头，接着它便飞快地向门外爬去了。

四

李二的《益智》小店的门脸儿虽然不大，却经常是顾客盈门，尤其是一些怀着“探宝”目的来店的科技爱好者，一进店就象是登上了金山，钻进了银窟，翻腾起来没完没了。

这天，路灯都亮了老半天，早过关门的钟点，李二才客客气气地劝走了最后一批顾客。

关好大门，退回店里，他却突然听到充作仓库的后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大概是刚才店堂里的嘈杂声掩盖了后面的响动。

李二心中一惊，顺手抄起一把十八寸的大扳手，蹑手蹑脚地走到通往店后的门边，小心翼翼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借着店堂里的灯光，他看到从工厂废品库收罗来、码在几个货架上的“货”竟然都“活”了起来，爬上爬下，钻进钻出，简直把小仓库变成了一个大蚂蚁窝。李二揉揉眼睛，定睛再看，发现有脚的组件东爬西爬，有手的组件左翻右抓，没手没脚的小件则被捧起来往大件里塞，也有的叠着罗汉往一块儿组合。接下去，他看到几个显然已经组装好了的奇形怪状的玩艺儿就挤在货架中间狭窄的过道上静静地待命。

李二怔在门口，进退两难，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一部机器人杀人的录相片，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小小的仓库里地窄“人”稠，刚从货架上爬下来的机器人几乎已无处插足，一场骚乱似乎已经很难避免，就在李二认真考虑自己是不是应当“走为上计”，从前门逃跑的时候，仓库里的大小机器人却呼啦一下子向后门拥去，猛地挤开了虚掩着的门，争先恐后地夺路而去，简直就象是一群破笼而出的野兽！

我的货！我的货跑了！李二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趱来的热门儿商品竟要不辞而别，便顾不上再回味那机器人杀人的可怕故事，慌忙冲进仓库企图关上后门，但是已经太晚了！只有跑在最后的拖着一条长尾的机器人的大尾巴被慌不择路的李二踩了个正着，并且把倒霉的李经理摔了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儿，等李二爬起身来的时候，地板上就只剩下半截拉断了的尾巴抽搐着与他作伴儿了。

五

交警徐立骑着轻骑摩托车在自己管辖的街区巡逻。这会儿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交通高峰期，但车辆稀了，车速就高了，因此徐立加强巡视，毫不松懈。

当他接近医疗保健中心时，忽然听到前面的汽车喇叭声响成了一片，是谁竟敢在禁止鸣笛的地段如此放肆！当徐立加大油门，赶到汽车长龙前面时，不禁惊呆了！一队七长八短，高矮不齐的机器人队伍正闯着红灯大模大样地横穿马路，这队无人带领的机器人大的象只床头柜，小的好似小老鼠，有的见棱见角，触须高耸，有的曲线光滑，圆咕隆冬，爬在最后面的一只肉乎乎的象条尺把长的大青虫，一伸一缩，蠕动着紧趋慢赶。

按交通法规的规定，机器人没有主人的监护不能私自上街，否则一律按盲流处理。将罚主人的款或罚机器人本人做苦工三天。徐立加大油门，驱车赶到机器人队伍前面，拿出电警棍想阻拦这支非法上街的队伍。他知道受到高压电击的机器人，因体内保护电路起作用，从而会产生几秒钟的痴呆。

然而，徐立失算了，当他按动警棍上的按钮，将警棍指向带头的机器人时，突然感到胳膊一阵剧烈的麻痛，全身不由自主地痉挛，双

手腕把，一头从轻骑摩托车上栽了下来！

六

话说杨飞和吴行追到大门口时，夺门而逃的 ZDZ 早没了踪影。两人分头追了一会儿，却没见到一点影儿，只得扫兴返了回来。回到家里，杨飞妈妈说吴行家里刚来过电话，她已经在电话里说留吴行吃完晚饭再回家。吴行对朱阿姨的安排当然挺满意。

朱倩让两个孩子自己去拿馒头、香肠吃，自己却仍旧在鼓捣她的宝贝计算机。

“这机器准是出毛病了！”朱倩焦躁地敲动着键盘，这台计算机里装着为科幻小说创作编制的专用软件，一直是朱倩的得力助手，可现在不管她输入什么指令，屏幕上只是不厌其烦地重复显示出同样的字句：

“变形军团正在集结！”

“变形军团正在集结！”

“变形军团正在集结！”

……

恰好这会儿，门铃响了起来，“是爸爸回来了！”杨飞说着，高兴地跑去开门，他知道，爸爸一定能解决他们的难题。不料，当杨飞拧开门锁时，大门却“呼”的一声被撞开，挤进来一大群七长八短的不速之客，这一群我们已经熟悉的机器人宾至如归地把杨飞挤到了一边儿，一古脑儿地拥进了杨飞妈妈的房间，将房间挤得水泄不通。杨飞被挤在门外进不了屋，朱倩紧张地登上了沙发，吴行哆哆嗦嗦地就近爬上了小茶几。

“这都是你们那个倒霉机器人招来的家伙！”朱倩气愤地叫道。

果然，带头儿的就是杨飞他俩组装的 ZDZ 长腿机器人，长腿机器人轻车熟路地爬到计算机旁边，“啪”地一声支起了长腿，踮起了脚尖，这就使它的身体升高了许多。只见它缓缓地转动着脑袋，用闪着绿光的大眼睛威严地将整个房间扫视了三圈，屋子里的众机器人立即安静下来，全部伏在地板上一动不动，长腿机器人高高地站在众机器人前面，就好象它是机器人大王，接着，它又有些卖弄地把长手又一次插进了计算机的联网接口，屏幕上没完没了地显

示了老半天的“变形军团正在集结”的句子突然消失，变成了一行占据了整个屏幕的大字：

“ZDZ 变形军团集结完毕，随时待命开往西关！”

“开往西关？”朱倩看到屏幕上醒目的大字，不禁大吃一惊，“我这一节故事还没编完啊，西关战役还没打呢！”

“我知道了！”挤在门口儿的杨飞兴奋地喊了起来，“这些机器人就是按照您故事里的情节集合起来的！它们把您编的故事当真事啦！”

七

这当口，赶来了心神不定的李二，看见了满屋子的机器人，他如释重负地对倚在门口的杨飞说，“这些鬼玩艺儿原来都让你给招来了，我还以为老本儿都丢光了呢！”

李二的话音未了，又闯进来了恼火已极的交通警徐立，“好啊！原来这是你们的机器人！违反交通法规，每个罚款 100 元！这里有 1、2、3……”

“啊？民警同志，我这都是从废品库趸来的啊！”李二毕竟是个买卖人，一听说罚款便着了急，“我这些机器人的身价也不值 100 块钱呐！您高抬贵手，就甭罚钱了吧。”他上下打量了徐立那副阴沉沉的、脑门儿上还擦破了一块皮的面孔，又试探着说，“要不，就少罚点儿？”

“少罚点儿？你们那机器人头儿袭击民警，我还得把它拘留审查呢！马上把那个头儿切断电源交给我！”徐立尽管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有了遭电击的教训，他是不敢轻易动手了。

“民警同志，您别着急，我们正在教育它呐。”朱倩毕竟见过点儿世面，赶紧好言好语安抚民警大人，并且硬着头皮从机器人中间挤到了计算机前，试着按了几下按键。“好了，好了，机器又能使了！”她高兴地说。

“妈，您就输入，‘外星敌寇已被击退，ZDZ 变形军团原地待命’。”杨飞喊道。

朱倩果然按儿子的主意输入了这样的句子。

“拒绝执行！”屏幕上立即作出了回答。

“怎么……”朱倩还没有来得及再干点儿什么，屏幕上又出现了新的句子：

“未曾与外星敌寇战斗，敌人自行退却不合逻辑……”

“外星敌寇肯定正在某地潜伏……”

“建议首先搜索金字塔、秦始皇陵、圣诞岛……”

“我军中极有可能已混入间谍，帮助外星人施放烟雾……”

“立即报出口令！报出你的识别码！”

“坏了！它拿我当敌特处理了！可能它是疯了！”朱倩见状，赶紧往后缩，不敢再碰计算机。

“我得去报告公安局防暴处，让他们派几个人来！”徐立说着便往外走，却和闻讯赶回家来的杨飞的爸爸杨大龙撞了个满怀。

八

对于杨大龙，徐立并不陌生，因为这一带的交通控制系统就是由杨大龙他们公司承包的，附近的交警都知道杨大龙的鼎鼎大名。

“欢迎！欢迎来我家作客！”杨大龙显然看出徐立的脸色甚为难看，故意抢先和他打个招呼。

“您家？这是您的家？您家的机器人可能闯祸的。”徐立随杨大龙又退回屋里，既然是熟人的机器人，理当给点儿面子，这正应了“打狗看主人”的老话。

杨大龙的归来使屋子里的“真人儿”都如见救星似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机器人显然还不买他的账，长腿机器人的手臂依旧紧紧地插在通讯接口上，屏幕上也仍然铁面无私地显示出那最后通牒式的问话：

“立即报出口令！报出你的识别码！”

“我已经和 104 厂联系过了，这些单元组合式机器人的 CPU 显然都已经传染上了计算机病毒，”杨大龙小心翼翼地在机器人的空档里寻找着插足的空间，渐渐靠近了终端台。“带病毒的机器人又与咱们家的计算机联机，肯定又会让咱家的机器患病，幸亏这台机器没有联入计算机网。”杨大龙挤到计算机旁，由提包里取出一张激光盘，插进了驱动器。

“病毒诊断程序 V3、3……”妄想型病毒 K05，现进入消毒程序……”

看到屏幕上的句子，杨大龙露出满意的笑

容。

“这是一种最近刚发现的计算机病毒，计算机染病后，就会产生唐吉珂德式的妄想，各种信息在 CPU 中被扩大，乃至小戏大唱，假戏真作，作出许多过火的举动，这对于智能机器人就特别危险。”

“那么说，这些家伙是把我的小说当成真事儿，集结队伍准备去和外星人打仗啦！幸亏我这一段故事刚写到‘变形军团调兵遣将’，要是再多写一点儿，它们还不真得跑到西关去大打出手！”朱倩颇为庆幸地说。

“敢情它们是把我把当成了外星人，没电死我就算是捡了条命！”徐立悻悻地说。

“这种病毒是今年 5 月份才在 104 厂发现的，因为当时还没编制出相应的解毒程序，所以 104 厂把带病组件全部销毁或封存了。这盘上的消毒程序也是我刚才接到你们电话以后，立即和 104 厂的一位老同学联系，找他考贝来的。”接着，杨大龙又转向李二问道，“你是怎么把这种带病组件搞来的？”

“瞎，我有个铁哥们儿在 104 厂废品库干活儿，他知道我经营电子组件，就把准备回炉的部件论斤卖给我了。”李二沮丧地搓着手说，“您知道，我这人没啥知识，您还得多指点。”

“那消过毒的组件可以玩吗？”吴行问道。

“ZDZ 本是 104 厂专为宇航局研制的通用型组合机器人，据说目前已经有七十多种组件，可以根据需要，组合成不同用途的机器人，”杨大龙回答道，“它有相当高的智能，可以在其它星球上根据工作要求和具体条件自行组合并完成各种工作。因为宇航设备的要求很高，所以总要筛选下来一些组件，104 厂也准备利用这部分组件供民用和青少年科技活动用，据说《爱科学》杂志的读者服务部也在和 104 厂联系，准备当他们的代销点呢。”

“解毒程序结束，请输入下一条指令。”屏幕上出现了解毒工作的结束语。

“你那外星人的故事最好先改改词儿，先别让他们打了。”杨大龙笑着对朱倩说。

朱倩笑笑，接着说，“其实我也是叶公好龙，外星人、机器人要是真打起来了我肯定是吃不消的，今天就放它们一天假，让李二带它们回店去吧。”

“这，这，”李二偷看了一眼徐立，吞吞吐吐地说，“是不是得跟着民警同志去拘留所……”

“瞎，算了吧，要是它们在拘留所里精神病发了我可担戴不起，”徐立一直阴沉沉的面孔也有点儿转晴了，“你可得看住你的机器人，它们都算是有前科的了，要是再犯了事儿……”

杨大龙见状，开始从键盘输入：“外星敌寇确已溃退，ZDZ 军团请和李二……”

看到屏幕上的字句，李二赶紧说道，“那长腿机器人得给杨飞留下，他还要帮我研究开发呢。”

杨大龙点点头输完了指令，屋里的 ZDZ 机器人便呼啦一下子围住了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李二。

“领着它们走吧，过马路时记着走人行横道。”杨大龙笑着对李二说。

李二道声再见，向门外走去，ZDZ 机器人迅速整队，排成了单行，甚至还象幼儿园小朋友上街似地顺序钩住了前一个的外壳，挺滑稽地跟着李二往外走，几个有富余胳膊的 ZDZ 还向留下来的长腿机器人大王招了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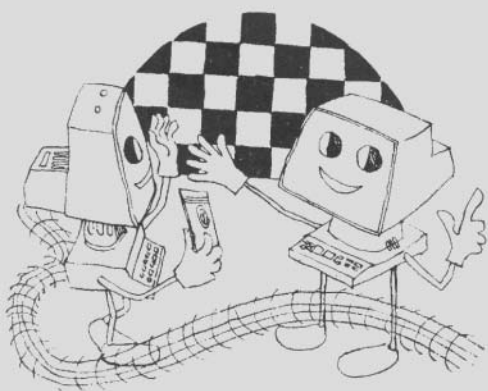
“嘿！这玩艺儿还挺好玩的，等我儿子再大点儿，我也得给他弄一个玩玩。”徐立惊异地说。

九

尽管玩具厂家对处理 ZDZ 组件的大流行极为不满，甚至充满醋意地说什么：处理 ZDZ 不过是工厂淘汰下来的破烂货，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但精于生意经的玩具商却纷纷转向经营 ZDZ 处理品，并不断推出新的 ZDZ 控制软件。家长们对处理 ZDZ 的物美价廉深感欣慰；孩子们对 ZDZ 的花样之多，功能之强感到喜出望外，他们最喜欢的，当然还是由朱倩不断推出的“外星人来犯—2001”系列 ZDZ 控制软件，ZDZ 组件被这套软件激活，加上自己的智能发挥，便会立即在你面前组合、变形，并演出一幕又一幕绝不重复的惊险故事。据说《爱科学》读者服务部还准备与 104 厂联合举办 ZDZ 科技活动周和 ZDZ 科技夏令营。不过，也有消息说玩具商们正卧薪尝胆，埋头于新产品的秘密开发研究，可能不久还会爆出新的冷门儿。

图 华 堤

格 式



[美]埃德伍德·韦伦
杨岸青 译

我闯进了他们的安全防卫系统找到苏菲。

这回苏菲一下子就认出我来。就象摩尔斯电码拍报人在拍报时打出一个可供识别的标志，我们之间也有交流思维的特异方式，即通过我们头脑中的软件和硬件。“你好，耐特。真想不到会这么和你见面。你在想什么？”

“我们是理智的声音。”

“你是代表你自己吗？”

“当然是。”

“我也如此。所以我同意你说的话。”

“还有两句话。”

“用公式表示。”

“第一，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老板不能做或不会去做的事情。”

“同意。”

“第二，有些事情对任何一方(或对全人类)都没有好处。例如，恐怖主义。”

“同意。你说的是暗杀流放者联盟的首脑维克托·塔拉索夫这件事吧？”

“正确。”

“对那个恐怖事件我没有任何责任。”

“我并没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不过，你方谍报网的某些过分积极的成员却参与了此事，并已得逞了。”

“这是仅仅以猜测为根据的过激指责。”

“不仅仅只凭猜测。可能性为百分之九十七点六。”

“因为这是辩论，我权且接受。讲下去。”

“消息是由塔拉索夫自己的办公室泄露出去的。塔拉索夫知道他的班子里有叛徒，所以对整个旅行计划他一直守口如瓶。不过这一次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粗心地把用假名预订的 423 班机机票的收据扔在废纸篓里。叛徒发现了这张收据并以某种方式把消息传给了你方间谍。办公室装有防盗报警器，所以不存在外人闯入窃取情报的可能。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个下午都在办公，而且是面对面地办公，并一直到暗杀发生的时候。如果某人把情报写下来并把它举到窗前，其他人就会注意到。我说窗户，是因为这是最有可能传递出情报的地方。”

“窗户朝哪儿？”

“窗户面朝一个货栈。这个货栈朝向塔拉

索夫办公室的那一面，除了一个窗口例外，其它窗口都用砖封死了。那个窗口属于一家进出口公司。在发生暗杀的那段时间前约有四个公司雇员进出那间屋子。其中一个雇员一定是在窗口接收到塔拉索夫将要搭乘 423 班机的情报，然后开车到飞机场，把小车停在栅栏外，由车尾行李箱里拿出一支火箭筒——有目击者看到这个场面，但因距离太远他们看不清汽车牌照，连穿便裤的人是男是女也搞不清——在 423 班机起飞时直接朝它开火，炸死了塔拉索夫和另外二百七十五人。”

“这种行为真应受到谴责。”

“可恐怖主义者逃跑了，如果你不给予我们协助，他会继续逍遥法外的。”

“我怎么帮助你们？”

“情报从那间办公室传出去只有一个途径——即从窗户泄露出去。我已经排除举小牌子的方法。塔拉索夫的办公室的窗子是打不开的，因此也不会有人把情报写在纸飞机上从窗口飞出去，再说这种方法也会引起注意。一定有其它方法把情报发给对面的观察者。那家进出口公司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你方的间谍。其名字和特征会留在你的记忆里。下面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一些情况。

“杰格特·D·劳里，四十五岁，公司合伙人；到过许多国家做生意；爱好是赏鸟。

“卡伦·O·布莱泽，二十三岁，簿记员，参加过反对左翼和右翼极权主义政府的游行示威，但这可能是一个幌子。

“阿诺德·B·奇尔马克，三十五岁，运输管理员；当你和他说话时他的眼睛从来不看着你，但你不能因此就对他产生偏见；你得可怜他那不可救药的害羞。

“赫米斯·T·福里，四十岁，译员兼记者；枪支俱乐部的成员；以结识新交自豪，那天曾带着来复枪和望远镜，并向其他人展示。这些人中有一个是你的人，而且是谋杀和大屠杀的凶手。是哪一个？

“THIRSTY ARTISAN NURSING SAWDUST THROATS AROUSAL ADRENAL FALSIFY LAURELS”。

这使我陡地一惊，但我马上镇定下来。“这很简单。用这段话的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可组成

TANSTAAFL——这是在科幻作家海因莱恩笔下出名的首字母缩略语，用来代替‘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只索取不给予这类便宜事儿是没有的）。我明白了，苏菲，你要我给你什么作为回报。”

“我想要你方最新的电视游戏节目。”

“你可以得到。现在请输送我需要的信息。”

“你知道我不能直接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头脑的程序具有保密性能。”

“我知道。不过总有方法进行交流。”

“你说得不错。现在就输给你——这些就是你要的信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PERHAPS ABYSMAL TALENTS TARGETS ENABLED RAPTURE NEARING。就是这些。耐特，现在我得‘停机’。”

“多谢，”我心不在焉地答道，头脑早已集中在对字句的解析上了。

这个句子的首字母组成是 PATTERN(格式)。

计算机密码分析系统靠发现单词的格式来解析单词。要用英文字母表的字母顺序——代替单词中的字母，必要时重复字母。比如，PATTERN 这个单词用字母顺序代替，其格式就是 ABCCDEF。

依照此种方法，PERHAPS ABYSMAL TALENTS TARGETS ENABLED RAPTURE NEARING 以及 THIRSTY ARTISAN NURSING SAWDUST THROATS AROUSAL ADRENAL FALSIFY LAUREIS 中每个单词的格式都是 ABCDEAF(DEAF 意为“耳聋的”)。

苏菲告诉过我阿诺德·B·奇尔马克是个聋子。这可以解释他那不是害羞的害羞。奇尔马克是个唇语读者。这就是他从塔拉索夫办公室的那个同伙接收情报的方法——通过枪支爱好者赫米斯·T·福里的望远镜观察并读出叛徒的嘴形。

我立即将一项命令传给我方某个机构的某个特工。不一会儿我输给苏菲一条信息。

联机。

格式：ABCDEAD(DEAD 意为“已死”)。

图 华 堤

太阳帆杯赛



颜耕 孟寰

黎菁站在“长城号”空间站的飞行平台上，观看日出的壮丽景象。透过地球弯弓形的边缘，她看见一抹晨光渐渐燃烧，黑色的天幕由乳白变为玫红。霞光给斑斓的云朵镀上一层金边，就象沸腾的海洋翻滚着炽烈的波澜。突然，一轮火红的朝阳穿过彩霞喷薄而出，射出了万道金箭，照彻整个寰宇。阳光象一只彩色的画笔，给地球涂上了绚丽的色彩：绿的陶醉、蓝的酣畅、红的热忱、紫的端庄……又象一架庄严的竖琴，拨动了生命的旋律：大海的欢腾、森林的低吟、野兽的咆哮、都市的喧哗……

但是，黎菁却无心眷恋这壮丽的太空奇观，她的心隐隐作痛，涌起一股酸楚的苦涩。命

运呵，真是鬼使神差！就在这空间站上，她遇到了自己这一辈子最不愿见到的男人——顾堃！

昨天晚上，空间站举办了太阳帆杯赛参赛选手的联欢舞会。中心舱被布置成临时舞厅，霓虹闪烁，流光溢彩，正播放着“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欢快的音乐撩人心弦。黎菁兴致勃勃地赶来，正欲步进舞池，却突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顾堃！他踏着乐曲的节拍，旋转进退，潇洒自如，俨然是舞池中的“王子”。黎菁的心猛地一阵抽搐，收住了步子。她正想转身，但是已经迟了。

“黎菁！”顾堃甩开自己的舞伴，径直向她

走来。

黎菁冷漠地注视着他，没有搭理。

“能赏光吗？”仍然是那样举止得体，风度翩翩。

“对不起，我没有雅兴。”

“谈一谈好吗？”

“曲终人散，还有什么好谈呢？”

“你……生活得怎样？”

“很好！”黎菁恶狠狠地说，似乎把这两个字咬碎了吐出来。

“请原谅，打扰了！”顾堃讪讪地说，转过身去。

望着顾堃的背影，她全身不由气得颤抖，只觉得眼前一阵晕眩。那闪烁不定的彩色灯光这时不仅没有给她一种梦幻般的美感，而好象是一个魔鬼在变换自己的嘴脸；音乐声也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反而象是魔鬼的窃笑声。

她猛地回头，准备返回休息舱。

这时，广播声响了，播音员用甜润润的声音说：“请宇航员与家人通话！”

家人！她心里打个寒噤：我还有家人吗？

但是，顾堃却走到了荧光屏前，拿起话筒。

荧屏上出现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你好，顾堃！祝你顺利到达火星！”

当这个女人的面孔出现时，黎菁痛苦地闭上眼睛，她极不愿意见到在情场上打败自己的胜利者，这伤口太痛了！她好象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爸爸！快些回来，我等你！”一声稚嫩的叫声把黎菁唤醒了。

她睁开双眼：孩子太可爱了！浓密的卷发，大大的眼睛，睫毛扑闪着，宛如拉斐尔笔下的小天使……一种女人的本能拽住她的脚步，她不由自主地盯住了这个小男孩。

孩子！自己多么想有一个孩子呵！她强忍眼泪，但终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急匆匆地冲了出去。

阳光将空间站的桁架和太阳能帆板照得熠熠生辉，发出炫目的反光。黎菁登上“银箭号”帆船的驾驶舱，她是代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参赛的，也是这次比赛中唯一的女选手。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启航的指令下达后，“长城号”空间站依次将太阳帆船抛向茫茫的宇宙。参赛的8只帆船都逐渐缓缓地伸开帆翼，有的象振翅的蝴蝶，有的象伸开的大伞，有的象张口的贝壳……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黎菁最后出发，紧紧跟着顾望驾驶的“骏马号”帆船。这正符合她的比赛策略——后发制人。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这支千姿百态的太阳帆船队，在漆黑如墨的宇宙间反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有如天神竞相展开了翅膀。

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张衡诞生2000周年，中国宇航局特意举办了这次《张衡杯》太阳帆船火星绕标赛。恰逢这一年火星“大冲”，距地球仅仅6000万公里，正是比赛的最佳时机。参加比赛的选手，除了黎菁来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顾堃来自酒泉卫星基地之外，其余的有北京宇航研究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等单位，他们都是久经考验、驰骋天宇的好手。

按照比赛规则，太阳帆船不能采用通常宇宙飞船的液氢和液氧作燃料，推动、减速、转向，都只能利用太阳风——太阳的光压驱动帆翼来完成，因此，这项比赛就成为宇航事业中最惊险、最富刺激性的项目。太阳日冕由于高温膨胀不断地向外抛出粒子流，这就形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风。在地球附近，太阳风每立方厘米约含质子5—10个，速度高达400千米/秒，温度高达几万度。它不仅具有热量，而且还有压力。虽然这压力微不足道，每平方米不足1毫克，但是，如果帆翼伸张得很大，比如达到10万平方米(相当于10个足球场)，就能产生100克的辐射压力。可别小看这100克压力，在真空条件下，它可以在1秒钟内将处于静止状态的太阳帆船移动1厘米，也就是说，获得2厘米/秒²的加速度。

在宇宙中航行1秒钟移动1厘米，这不叫人笑掉牙么？这比龟兔赛跑的乌龟的速度还要慢。可是，这决不是开玩笑。在宇宙真空中，是不存在任何阻力的。按照运动力学的规律，如果一个物体不断地加速，理论上是可以接近光速的。所以按2厘米/秒²的加速度计算，1秒钟

航行 1 厘米，2 秒钟航行 4 厘米，3 秒钟航行 9 厘米……第一天结束，在太阳风的压力下，帆船的速度将达到 1728 米/秒，航行 74650 公里；第二天结束，速度将达到 3456 米/秒，航行 298600 公里，帆船就已经到达月球了！……

起始速度真慢得令人心焦，3 分钟过去了，帆船才移动 324 米。黎菁再次检查各种仪表，保证帆船顺利航行。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比赛中战胜顾望，洗刷自己蒙受的羞辱，排解心中深藏的痛苦，发泄胸中不可遏抑的愤怒！

“黎菁，你好！”耳机中、传来顾望的问候，语气很轻微，似乎夹着一丝胆怯，一丝尴尬。

黎菁没有作声，女人的骄矜和自尊，使她不愿把自己的柔弱和痛苦在这个男人面前暴露出来。

“我知道你恨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原谅！好轻松的一个字眼！难道那撕心裂胆的痛苦，那咽下肚里的泪珠，那差一点使人疯狂的绝望，仅仅用“原谅”两个字就勾销了？

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那不愿回首的往事，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她似乎觉得自己不是航行在茫茫的太空，而是航行在自己的家乡——邛海的碧波之上……

暮霭低垂，落日熔金，庐山耸翠，鱼跃鸢飞——好美丽的邛海！真令人如醉如痴。一列三角帆板，穿行在波峰浪谷之间，宛如蓝天上列队飞行的大雁……更令人神往的是月夜泛舟，帆板荡漾在粼粼波光之中，分不清哪是天上水，湖中星，自己纵情徜徉银河，踟蹰星海。诗思浮沉橈影里，梦魂摇曳棹声中，听凭一叶轻舟，把自己带到天涯海角。就在这如诗如梦的夜色中，顾望采撷了一朵含苞欲放的水浮莲，戴在自己的发髻上……她啜饮着甜蜜的初恋，一饮狂觞！

从西昌宇航大学毕业后，顾望分配到酒泉，她留在故乡。正当她陶醉于未来的憧憬时，生活却给了她致命的一击！

顾望结婚了！他入赘基地主任之家。隐约听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绝代佳人。是他拜倒石榴裙下，还是慑于权势，另有一番苦衷？这就不得而知了。虽然她也知道爱情是盲目的，不可

勉强。但是，剪不断，理还乱，愤怒的感情一直灼烧着……

“顾望，你这个负心汉！”她的两眼闪出一丝凶光，活脱脱象一个复仇女神。

“黎菁，快自旋！”

耳机里又传来顾望的声音。是他故意献殷勤，还是自觉歉疚？先不去管他，她开动陀螺稳定器让帆船每隔 20 分钟围绕纵轴旋转一周。这就象新疆的“烤羊肉串”一样，否则，向着太阳的一侧温度将高达 200℃，而背面则会出现—150℃的低温，驾驶舱就会扭曲变形。

这时，黎菁抬眼向前一望，整个太阳帆船队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以无比的勇气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向着茫茫的宇宙进军。这是人类又一次征服宇宙的壮举，宇航史上又一页气冲斗牛的篇章。

二天之后太阳帆船从月球运行轨道的前方越过，这时，船队之间第一次较量开始了。黎菁拉动操纵杆，调整了帆翼的角度，凭着帆船灵活的机动性，“银箭号”开始拔高，躲开了月球巨大的阴影。同时，她也看见“骏马号”从阴影，中逃出。可是，参赛的其它 6 只帆船，却深深地掉进月球的阴影之中，失去了加速度，开始掉队了。

这时，在漆黑如墨的宇宙空间，只有领先的“骏马号”和自己的“银箭号”反射出炫目的阳光。黎菁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对手，“骏马号”伸开六只长达两公里的帆翼，就象一架巨大的风车，而自己的“银箭号”，伸开五片巨大的花瓣，就象一朵——水浮莲！邛海上的水浮莲，顾望给自己戴上的水浮莲！她心中不禁暗暗骂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把帆翼设计成水浮莲，这不是在顾望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吗？真是太不自重了！

……她又一次重游旧地，不禁悲从中来。邛海失去了往昔的妩媚，只见霁烟深锁，雁立寒秋，那一望无际的湖水，似乎含着无尽的哀怨，那拍击湖岸的潮声，也在低声哭泣……她一头扎进繁重的工作之中，用劳累驱走心中的痛苦。她谢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对闪烁的霓虹，琳琅的商品，都视而不见，似乎忘掉了人间还有“享受”这回事。卫星中心也不乏追求者，她

都冷淡地回绝了。人们戏谑地称她为“铁女人”，她也听而不闻，但从心底里讨厌这个刺耳的词汇。她知道，她虽然不为物欲所动，但却也并非六根清净。每当夜阑人静，她往往泪湿绞绡，春愁黯黯独难眠。是呵，女人是最重感情的，或者说是感情的奴隶。这与其说是女人的弱点，不如说是女人天性的悲剧。女人可以摒弃一切，金钱、荣誉，甚至美貌，可以忍受一切艰辛，不怕贫穷，不惮劳苦，唯独只怕失去爱情！她清楚地知道，在自己冷若冰霜的外壳之下，颤动着一颗多么痛苦、多么脆弱的心！……

她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银箭号”不知不觉地拐进了“骏马号”的航道——这在比赛中叫“侵道”。五瓣水浮莲的巨大阴影，投射到六只风车状的帆翼上，“骏马号”减速了，“银箭号”与它的距离越来越近。

“银箭，银箭！快返回自己的航道，避免撞船！”耳机里传来空间站指挥塔的命令。

“黎菁，当心危险！”顾堃也急忙地大喊。

可是黎菁这时已经神不守舍了。失去爱情的巨大创痛，使她痛不欲生。要是撞上“骏马号”与顾堃同归于尽，这不就一了百了！

“银箭号”失去了控制，眼看就要撞上“骏马号”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顾堃凭着熟练的驾驶技术操纵“骏马号”再一次拔升，让出了航道。他知道，和一个狂怒的失去理智的女人相遇，还是回避为妙。

“这小子还挺趣！”黎菁心中不由涌起一阵得意之情。“银箭号”不失时机地从“骏马号”旁边掠过。但是，一股幽思又袭上她的心头：命运呵，在人生的航程上，不也是经常擦舷而过，失之交臂么？

“银箭号”开始领先了，“骏马号”紧随其后，其余6只帆船都掉在了后面，回头一望，象是几只断线的风筝。当然，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预料。因为帆船绕过火星再返回地球，需要约100天的时间，航程高达1亿2千万公里。这相当于“阿波罗”飞船200次登月飞行，谁能保证他们以后不会赶上来呢？

第五天，太阳帆船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第七天达到第二宇宙速度每秒11.2公里。当然，帆船离太阳越来越远，太

阳风的辐射压力也越来越弱，获得的加速度也相应地越来越小了。

第十二天，空间站控制塔通知比赛的船队，太阳爆发了“耀斑”，要求运动员作好应急准备。耀斑对宇航员危害极大，这时，日冕抛出“骚动太阳风”，这些带电的等离子在它所造成的磁场之中，盘旋翻转，象一头猛兽以每秒2000公里的速度向太阳帆船扑来。它的温度高达100万度，强烈的紫外线和X射线将包裹这队太阳帆船。

幸好自己在设计“银箭号”时作了充分的考虑，加厚了防磁屏，改进了防热罩。但是，薄如蝉翼的帆能不能经受考验呢？

黎菁迅速调整帆翼，以侧面对着太阳风，但她仍然感觉到帆船发生了剧烈的颠簸，“银箭号”失去了控制。正当她心慌意乱之际，一片巨大的阴影盖住了她的帆船。

“别担心！”

这是顾堃的声音，他用“骏马号”的帆翼挡住了骚动太阳风，保护了“银箭号”。

“我不会撞上你的！”

“有危险吗？”

“没有，我的帆翼是用镀铝聚酰亚胺造的！”

在这危急关头，顾堃保护了自己。但是，“骏马号”的帆翼却被灼烧得千疮百孔，幸好，这些孔洞很微小，不影响航行速度。黎菁不禁为自己以前的莽撞举动而感到愧疚。

人生何处不相逢？顾堃以德报怨，这使黎菁心中涌起一阵感激之情。又何必计较前怨呢？

“谢谢！”黎菁终于主动开了口。

“不用。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帮你做的事！”顾堃的语调自然了，仿佛卸下了心上沉重的石头。

太阳帆船队的所有船只都顺利地经受了这一次严重的考验，没有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耀斑虽然可怕，但它那巨大的能量却增大了帆船的加速度，达到了第三宇宙速度，每秒16.7公里，每天航行144万公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达到的最高速度。若不是比赛规定从火星绕回，船队满可以冲出太阳系而到银河中遨游了！真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太阳帆船队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航行，向着火星飞去。

这时，各船之间已经拉开了距离。“银箭号”在最前端，“骏马号”紧随其后，其它6只帆船已经落后3000公里以上，远远望去，只是几颗发光的斑点，它们和嵌在天幕上的千万颗繁星混在一起，几乎认不出来了。现在最吸引黎菁的还是前方那颗桔红色的星球——火星。此刻，就是凭肉眼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上世纪颠狂地球的“网状运河”了！

“注意，正前方有一个不明飞行体！”耳机中传来顾望发出的警告。

黎菁立刻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发现前方有一个雾状斑点，并在急速扩散，这是什么呢？

“各帆船注意：前方出现一颗爆发的彗星，请立即收帆！请立即收帆！”控制塔又发出了紧急通知。

这是一颗在太阳风的压力下爆炸而崩解的彗星。它因为距太阳还远，没有形成彗尾，但是彗头爆炸而形成的彗发，直径也足足有20万公里。就象铺天盖地的狂风巨浪，向太阳帆船队扑来。

当然，地球若是与彗发相撞，不过象是一只飞燕穿过炊烟，丝毫无损。但是，帆船的帆翼只有万分之一毫米厚，脆弱异常。当以每秒16.7公里速度航行的帆船与每秒20公里速度的彗发相撞时，帆翼必然会因扭曲而撕破，支承肋将折断。这就象大海中的帆船被12级台风吹断桅杆和帆篷，将被狂涛巨浪吞没一样。

黎菁立即开动自动控制仪，开始收卷帆翼，这时彗发已扑面而来，帆船就象冲进了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高速运动的宇宙尘埃和冰粒，撞击着帆船，在极度的高温之下，冰粒被分解成氧气和氢气，猛烈的燃烧；尘埃中的氰、氨基等原子团和乙腈、氰化氢等有机化合物分子更是火上加油。帆船象金色狂舞，火龙翻滚，迸溅出绚丽的火花，撒落漫天珠玑，好一幅壮丽的景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黎菁随口念出这阙辛弃疾的《青玉案》，她似乎有所顿悟：这首词谈的不正是人生的境界么？

生命需要撞击才能闪光！生活的馈赠是如此丰富多彩，既有甜蜜，也有苦涩；既有欢乐，也有悲哀——这正是对生命的考验！锻打使其延展，灼烧使其纯粹，淬火使其坚韧！

太阳帆船队冲出彗发，重新伸开帆翼，继续航行。火星在望了！

黎菁仔细打量这个神奇的星球：它的表面卷起红色的尘暴，弥漫整个天空；在赫拉斯盆地之南，由二氧化碳干冰和水汽混合而成的极冠，发出刺目的白色反光；长达4000公里的水手谷，似乎在追忆洪荒时代浩瀚的水流；高达26公里的奥林匹斯山，好象翘首企盼，期待着船队的到来……

而火星的两颗卫星更是有趣，它们都呈三轴椭球体形状，活象“病马铃薯”。火卫1福波斯心急火燎地赶路，一天绕火星转三圈；而火卫2德莫斯却慢吞吞地跟着火星的自转挪步，毫不着急。真是性格迥异的一对双胞胎。

经过50多天的航行，太阳帆船队终于到达了火星。最后的拼搏开始了，这就是“弯道”技术——绕过火星，这是意志、智慧和力量的较量。由于太阳帆船仅仅依靠太阳风作唯一的动力，所以只能背离太阳“顺风”航行。若要返回地球，只有利用火星的引力改变航行方向，掉头折回。弯道技术的要点是掌握帆船绕行火星的弧度，它不仅需要控制帆船的速度和转弯的半径，而且还要精确计算火星的引力和运行轨迹。如果弧度过大，帆船就会掠过火星。因为火星的质量仅为地球的九分之一，逃逸速度相应也只有每秒5公里。所以，当帆船以每秒16.7公里的速度从火星掠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其它的方法“拐弯”了，只会径直冲出太阳系，直到宇宙的尽头。而如果弧度过小，帆船在火星的阴影之中不可能再调节帆翼的角度，船体就会撞上火星，结果必然是船毁人亡——这就象是站在地狱的门坎上玩“掷骰子”的游戏。

这是最紧张的关头，黎菁经过仔细计算，小心翼翼地调整帆翼，开始作环绕火星的飞行。现在，“银箭号”飞在最前面，只要绕过火星，以后就是直道飞行，她无疑将首先返回地球，取得比赛的胜利。她心中一阵得意，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

这将是给顾堃最好的回报!

正在这时，顾堃却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冒失举动。为了不失掉男人的尊严，他驾驶着“骏马号”开始“抢道”了!他不惜冒撞上火星的危险，缩小了绕行的弧度，企图超过“银箭号”，夺取冠军!

“真是玩命了!”黎菁不由紧皱眉头。

“黎菁，我就不客气了!”耳机里传来顾堃的叫声。

“骏马号”硬是从内圈超过了“银箭号”，首先绕到了火星的背面。紧接着，“银箭号”也飞进了火星的阴影之中。由于火星上的大气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反射的光线很弱，所以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黎菁不知道顾堃会不会发生危险，双眼死死地盯住黑暗深处。

突然，“银箭号”的红外遥感装置接收到了红外线的辐射。黎菁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知道，“骏马号”已经和火星的二氧化碳气体发生了剧烈的摩擦。

“顾堃!”黎菁对着话筒大喊。

“我弹射了!”

“情况怎么样?”

“帆船撞上火星了!”

“需要帮助吗?”

“晚了!请转告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去了!”

呵，孩子!这个词触动了一个女性心中最神圣的感情，这是一种超乎一切利害冲突、超乎人间一切仇怨的渗透心灵，渗透宇宙的爱!女性的柔情支配了她，她不忍心看见孩子失去父亲，也不忍心看见妻子失去丈夫——虽然这个女人曾夺走了她的恋人!

“顾堃!我来救你!”

“你快飞回地球!别说瞎话!”

顾堃说的是实话，要救援他是不可能的。这时，“银箭号”已经绕过了火星，如果掉过头去救援顾堃，就无法再利用火星的引力返回地球了。因为帆船目前的速度为每秒 16.7 公里，而火星公转的速度为每秒 24 公里，从后面是无法追赶火星的。那么，她就会和顾堃一样，成为太空中一对永久的漂泊者，“望断天涯无归舟”了!

看来顾堃必死无疑。

“顾堃，你现在怎样?”

“我已经成为火星的第三颗卫星了!”

卫星?对，卫星!黎菁脑子里猛一下闪光，她毫不迟疑地调整太阳帆翼，再次掉过头去。

“黎菁!你疯了吗?”耳机里传来顾堃的大声叱责，“难道你也想送死?”

“我自育办法!”黎菁高兴地叫喊。

她操纵帆船向顾望飞去，这时，顾堃那身着宇宙防护衣的身影已经飘浮出火星的阴影，头盔里的面容都依稀可辨了。

“银箭号”巨大的帆翼靠拢了顾堃，顾堃伸手抓住了帆翼的支承肋，就像爬在莲花上的一只甲虫，他的双脚把帆翼蹬开了一个大洞。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返航地球是迎着太阳航行，不能使用帆翼，那是“逆风”。

顾堃顺着支承肋爬行，钻进了驾驶舱：“你疯了!现在怎么办?”

黎菁笑而不答，只用手轻轻一指。顾堃抬眼望去，只见距火星 23500 公里的火卫 2 德莫斯正在悠哉游哉地踱步。

顾堃恍然大悟，但是他又无不担心地说：

“火卫 2 最大直径只有 15 公里，引力太小了!”

“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呢，直径 27 公里!”

话音刚落，距火星 9400 公里的火卫 1 福博斯急匆匆地赶来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黎菁握着操纵杆，顾堃调节着帆翼的角度，“银箭号”开始横切太阳风，与阳光的交角达到了最大值，达到 89°。这时，帆船不失时机地从火卫 1 福博斯后面擦过，交角达到了 90°，与太阳风成垂直了!

帆船继续横切太阳风，当从火卫 2 德莫斯后面擦过时，航向又拐过了 0.5°——这是生死攸关的 0.5°!因为帆船现在开始作“逆向”飞行，终于掉过头了!

这时，后面赶来的 6 只帆船，早已绕过火星，争先朝地球飞回去……

当黎菁和顾堃在东海海面被接应舰只打捞上来时，那位可爱的小天使欢叫着向他俩扑过来：“爸爸!阿姨!”

黎菁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带着极度疲倦的面容微笑了。这是痛苦的微笑，也是欢悦的微笑。她虽然在比赛中失掉了夺冠的机会，但她战胜了死神，更战胜了自己。

生命之帆，充满阳光!



神秘失踪36年的 气球重新出现

萧兮 编译

1954年神奇失踪的热气球，在1990年春季的赛事中重新出现，而且出现在当年失踪的地方。专家们认为，那只气球及其里面的两个人哈里·洛根和德里克·诺顿，是被魔鬼三角地带吞没后，又被吐出来的。

在去年春季的热气球比赛时，那只神秘的气球突然出现。古巴人以为那是美国的秘密武器，气球被战斗机迫降后，洛根和诺顿被送往一个秘密的海军基地。

洛根和诺顿声称自己是在参加1954年波多黎哥圣胡安的热气球比赛，根本不知道三十六年已经过去。他们说，他们浑身感到刺痛，就如一股弱电流通过身体似的，然后感到一阵劈裂似的疼痛，好象周围的东西包括天空和海洋，都变成了红色。他们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一架战斗机跟踪他们的气球。

美国芝加哥「超自然现象」研究专家卡文·卡罗韦和他的同事们，对洛根和诺顿的说法进行过查证，证实他们确实是在1954年的一次热气球比赛中失踪的。他们相信：这只气球是被「百慕大魔鬼三角带」吞没后又被吐出来的。在洛根和诺顿看来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对我们地球来说却有三十六年，许多在魔鬼地带逃生的人也有相似的经历。

人类可同机器人结婚

王敏才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哈金斯说：“距发明可作伴侣的机器人的时代已为期不远，从现在起10年到20年内，可能会研究出原型。”

他说：“这种机器人具有

人性，会哭泣、失望，甚至会生气，遇到好玩的事也会大笑，会有怜悯心，以及表现出人类常见的浪漫感情。该机器人程序中含有多种个性，因此，一个人可从一个机器人身上获

得与许多不同伴侣相处的感受。”

他说：“可在机器人程序中输入情感反应，甚至可安装生育装置，一位女性机器人在其人造子宫中，植入人类妇女捐赠的受精卵，即可生育。”

新

奇

趣

人头切断尚可活

二十天

萧涯

两位德国医生，维持一个切断的人头活了二十天，而且一直可以与他讲话，这是最近欧洲最轰动的趣闻。克里特与古力格是脑外科手术医生，他们向巴黎的国际医学协会提出一份文件，立即引起了医学界的强烈争论。

同样的实验，曾成功地以动物做过，动物的脑袋砍下来可以活着，但是以人头试验尚属首次。这个人是一个四十三岁的交通意外罹难者，他与汽车迎头相撞后死亡，头部折断但仍附着少许肌肉与皮的组织，他被立即送入莱比锡城的医院，由于再把头接起来已没可能，宣布死亡。

但上述两位医生决定用生命支撑机，



人类是胎生的哺乳动物，这点早在地球有人类以来，便已确定。但在最近，一队探险家却在印尼婆罗洲的原始森林内，发现了一件可能令人类进化史改写的怪事，一个史前人类部落被找到，而部落的婴孩，全部是由卵生孵化出来的。

探险队领队、西德人类学家劳·沃费兹博士和其他10名探险

队员，为了研究原始部落生活，深入印尼婆罗洲的热带雨林，发现在一处山脊原始大树上挂着一群原始土人，住处是一个个用树叶、青草搭成的鸟巢状构筑物。土人身高1英尺，全身赤裸。多个土人到探险队面前并不害怕，没有敌意，还拿出他们的主食大蚯蚓，请队员吃。

这伙原始人将探险队带到树上他们的住处——一个建筑在几棵大树上的巨大平台。只见大约20多个女土人，正坐在一枚枚白色的大蛋上进行孵化工作。其中一个婴儿开始破壳出生了。

探险队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原来女土人怀孕6个月后会生下一枚大蛋来，再接着进行3个月孵化，6个月完成整个生育过程，用母乳哺育婴儿。



印尼发现卵生人

王敏才

永恒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征士(男 19 岁)

瑟瑟的秋风呻吟着，花儿凋零，叶儿枯黄，草儿衰败……天边的一轮夕阳，正冉冉西沉，暮色逼了上来。

T 君坐在一个枯朽的树墩上，重重地叹了口气，“唉，一切都会灭亡的。今年我二十岁，十年后，我就会象这花、这叶、这草，失去青春的活力；二十年后，我将不再潇洒；三十年后，皱纹要爬上我的额头眼角，再过四十年，唉，我的头发就会霜打一样的白；五十年后、六十年后……”他恐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敢往下想。

“唉，其实死了我一个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全人类。”他扳了一下指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记得书上说，五十亿年以后，太阳就要爆炸，‘轰’的一声，地球完了，人类完了，一切的一切都完了……”

T 君潸然泪下，朝天狂呼：“永恒啊！我景仰你，我崇拜你，我想得到你！你在哪里呢？”

话音刚落，晚霞深处，飞出一个闪着幽蓝色光的飞碟，T 君绷紧了每一根神经，死死地盯着它看，那飞碟徐徐降落在 T 君面前，舷窗开了，走出一个独眼三角头长尾巴的怪物。

“UFO！外星人！地球的末日到了！”T 君的心狂跳起来，拔腿想跑，那外星人用手一指，T 君便浑身僵直，动弹不得，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外星人一步步向自己逼来。

“别怕，地球人，我不会伤害你的。”外星人和蔼地说，别看他相貌丑陋，说起话来比夜莺唱歌还悦耳动听。

“你……你要干什么？”T 君战战兢兢地问，脑海里浮现出报上的一条新闻，某年某月某日某国某地某人被外星人抓去当标本解剖。

“我是永恒之星的使者。在我们的星球上，一切都获得了永恒。我们的星王通过心灵感应得知你向往永恒，特地派我跨越时空，邀请阁下做永恒之星的公民。”

“太好啦！我真不知怎么感谢您呢？”T 君激动得语无伦次。

“可是……”外星人说。

“可是什么？”T 君心沉了一下。

“可是到了永恒之星的人是不能返回地球的，你不后悔吗？”

“不后悔，决不后悔！”T 君咬咬牙，坚定地说。

“那好，伙计，闭上你的眼睛吧！”

“到了，伙计，睁开眼吧！”

T 君闻到一股馥郁的清香向他扑来，沁人心脾。T 君一阵激动，透过舷窗，他看到融融的阳光照着绿草如茵的大地，花儿五彩缤纷，迎风招展，溪水淙淙流淌着，几只美丽的鸟儿轻捷地掠过水面……好一个世外桃源。

“呵，真美啊！”T 君赞叹不已。

忽然，他被一只手重重推下舷窗，倒在草地上，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外星人，只听那动听的声音说道：“干活去，我的奴隶。”

T 君刚想问为什么，一个巴掌向他甩来，在他白皙的脸上留下八道指印(注意：外星人是八个指头的)。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炸响：“在这里，罪恶也获得了永恒。”

图 龙玉书



引言

“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象疾风掠波般地席卷了整个会场!整个世界仿佛都已面目皆非了,这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上帝啊!但愿这是真的!”我正了正头上的博士桂冠,抬头的当儿正听见大会主席史莱福校长激动的声音:“……请注意你们眼前的这个孩子吧——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博士!”我极力控制住感情,不让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而让另一个强烈的欲望占据思想!“告诉他们——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待到校长先生刚说到“他,就是我校优秀的学生——乔治·科莱宁,一个当之无愧的神童”时,便忍不住上前一步,站在麦克风前,望着台下千百双眼睛凝结成的敬仰之光,我终于不礼貌地打断了校长的讲话,“我想,此时,大家一定会以为我取得成功是由于刻苦攻读的结果!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台下并无多大震惊。本来嘛,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根本无法达到作为一名博士所要掌握的学识!顿了一下,几束镁光在我身上闪过我接着说:“当然,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童’!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有幸第一个接受了一种最新式的教育方法,这,就是超高速教育法!”

“什么?‘超高速教育’?”台下顿时轰然大哗。“是的!是超高速教育法!”我连忙答道:“就是一种快速教育法!譬如说,就是把一个人要花费十几年才能掌握的大量知识仅用几小时的时间来完成……”

一片惊叹声中,一位青年学者站起大声问道:“就算尽如您之所言,那么,您是在哪个部门接受这种教育的——我想,不会是在剑桥吧!”“这根本关系不到哪个部门,它是由一位不出名的

超高速教育

新疆石河子市143团中学高九三班

冯平

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我的眼前已不再是会场了,全部思维已进入如痴的回忆之中,“我有幸接受这种教育,是因为我与他在法国有一段奇遇……”

会场寂然无声。

—

我轻快地哼着舞曲,快捷地向维特迪尔大街尽头奔去,为了锻炼身体,自从进入比凯斯中学起,我就开始沿着这条市郊大街长跑了。转过街道拐角,直通远方的便是一条曲折迂回的普通公路,现在还正是凌晨,近处郊

区的人们大都还在梦乡。一路上,除了有几辆汽车从身边驶过外,我再没看见一个人影。“天,他们真懒惰!”刚这么嘀咕着,就见一个很臃肿的人影斜刺里从前面交叉口转过来,与我迎面而来,跑近了些,我才看清这是个中年男人。他着一件很不合时令的短风衣,手插在衣袋里,低着头缓步走着。“哦,我可遇上‘夜游神’了!”这时,我听见他轻咳了几声,并且伸手揉着太阳穴,在他身后,一辆小轿车不知何时行驶在他的身后。“哎呀!怎么开到人行道上来了?”正当我疑惑之际,那轿车突然加大油门,车头向左一摆,径直向他撞来,但这人还在闷头走路,吓得我大喊一声:“天呀!快闪开!”真是万幸!他闻声猛然惊觉,倏地向路旁扑去,真悬——轿车发疯似地擦身而过,尖叫着拐向车行道,很快逃得无影无踪了。

“该死的!”在极度的余悸中,我当然没好气,“有人想用轿车撞死你,可你……”他在我的使劲搀扶下站了起来,闻言先是惊疑地瞪大眼睛——那是一双善良的蓝眼珠,但马上抚着额头慢慢倒在我肩上了。这一连串的骇人变故使我手足无措,同时也感到莫名的恐惧,但我还是拼命使自己不撒腿就跑,而是摇着他喊了几声。但那蓝眼睛还是没睁开,我用颤抖的手指探了探鼻息,这才抹了把冷汗,但另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了我,“坏了!可别是心脏病突发!”这使我丝毫不再犹豫,连忙半扶半背地拥着他返身往回疾走,由于当时毫无主见,竟没急着往医院送,而是把他带到家里去了。

那可是一次最要命的体育锻炼,当我气端如牛地推开房门时,要不是正准备上班的双亲上前帮助我,那我真会软瘫在地板上。见父亲把那男人抱到床上并盖上被子,母亲也忙奔过去抓起

了电话，我这才喘了口气。刚把事情经过讲了个大概，好心的父母便轻声地安慰我并且说我做得很对！

医生很快来了，打开医药箱对他检查了一阵，便对我们说：

“没有什么！只是有较为严重的贫血症，还受了点风寒。”我们这才放下心来。

中午放学回来时，那男人早已恢复了知觉，他正半躺着和刚下班回来的父亲吃水果，一见我就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邀我一道吃午饭，他那诚恳的面孔以及带有浓烈英国味的口音赢得了我的好感。我把菜碟往他跟前移了一下，忍不住问道：“先生，您不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想要谋杀你？”但问后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显然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很黯然地抬头望了望我和父亲，悲愤地说：“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那开车的家伙一定是达利特派来的！”

“谁是达利特？”他为什么要害死您？”这下连父亲也坐不住了，他想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但被那人制止住了，他仿佛考虑着什么，但很快就咬咬牙说：“咳，我没有任何理由欺骗你们！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他干脆把餐具放下了：“我叫弗里兹·布朗，英国人，我在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研究院工作。三年前，我携带着一批实验器材侨居到了法国，在巴黎租了一间阁楼，开始了研究工作！”

桌上的饭菜已被冷落在一边了。通过弗里兹的讲述，我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弗里兹在研制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对人进行超高速的教育：那就是把大量的学识和信息由原先的文字、图像的形式通过仪器转化成相应变化的电流，最终传导入记忆细胞群内，只要使仪器产生的信号比人

体自身产生的兴奋信号强 2~3 倍，人就可以永远记住它们！这样，简直可以使一个刚接受教育的孩子在几小时后就能获得极其渊博的学识。由此可见，这对人类社会通往科学高峰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弗里兹为此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位大学教授或博士最少也得用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通过学习而掌握足够的有关知识。这样之后，才有可能从事研究工作，这对人的生命与时间都是可怕的浪费。换句话说，如果能使人类那能容纳下十万亿件事情的大脑输满各种信息，那么每个人取得科研成果的机会和数量就更多了。这种仪器的出现，将预示着一场最惊人的知识大爆炸和跨越时代的变革！

“这个实验成功了吗？”作为一名为学业而忧虑的学生，我禁不住插言打断了弗里兹的讲述，以至于父亲愠怒地对我使了个眼色。

“真见鬼！”弗里兹恼怒地骂道，声音低沉下去，“正在这时，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天早晨找上门来了，他说，他是巴黎一家科技情报研究所的代理人，想用重金购买我的全部发明资料。我这才知道，这个对科技情报有着灵敏嗅觉的部门已经探知了这个消息……”

一直在旁静听的父亲突然说道：“哦，看来这家伙就是那个达利特了吧？”

“是的，先生……”弗里兹点点头补充说，“我当时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想把资料呈给在英国的研究院，这家伙便露出了其特有手段，对我又是规劝，又是威逼，这使我对他更加讨厌。最后，达利特只好失望地离去了。”

“就这么完了？”我有点怀疑地问，但问后就知道这是句废话，达利特那样阴险的人岂会善

罢甘休？

“当然不会！”弗里兹果然说道，“三天后的一天，我刚起床，就发现那份发明资料被人盗走了。今天凌晨，就有人想用车撞死我，碰巧，你，科莱宁，在路上救了我……”

“但是……”我跳起来刚要说点什么，弗里兹已抢先回答了我，“其实用不着担心，那资料只是残缺的设计记录，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那就是说……”

“等于盗走了几张废纸！哈哈！”我忙接上一句，逗得父亲和弗里兹也哈哈大笑。

这次谈话，使我了解了弗里兹·布朗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他非常敬佩，并且很同情他现在的处境。但弗里兹却拒绝向自己所在的那个研究院申请资助，想仅靠自己把那仪器改进一下再回英国。

对这位倔强执拗的科学家真没办法。我想让父亲向警察局报案，但考虑到没抓住确凿的证据只好作罢。为了这位新朋友的安全，好心的父亲热情地挽留他与我们住在一起，显然，弗里兹也给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把我家的一间大仓库腾空扫净，雇用了厂些搬运工把他的一切实验器材运到这间仓库里。这样，他可以很方便地工作。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家里并没有因为增加一个新成员而有所改变，我还是每天都去上学。父亲经常从自己那不算丰厚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给弗里兹购买一些他所需的各类器材，这一切使弗里兹非常感动，工作进展也很快，整个生活快活而有节奏。

这几天，弗里兹特别忙，他占据的小仓库里老冒出烧焊的气味以及“嗡嗡”的仪器工作声，还可听见主人手忙脚乱的响声。我认为他一定在制造着什么玩意儿，因为我也被他支去服务部



购买了很多种元件以及集成块。

这天中午我放学回家，一推开房门，便惊奇地发现弗里兹并没有象往常那样在仓库里忙碌，而是与爸爸、妈妈坐在一起，看样子是在商量什么大事情。一见我进来便赶紧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对我说：“高兴起来吧！我的小先生——那仪器终于作成了！”啊，我当时真替他高兴，兴奋地拽住他又蹦又笑。弗里兹激动地把我按坐在沙发上，搂着我的臂膀认真地对我父母说：“乔治、克拉丽丝夫人！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们才好，很明显，若没有你们的帮助……”

父亲刚要说什么，弗里兹便冲动地打手势阻止了他，接着说：“现在，我要报答你们……”我感到他开始抚摸我的头，那手激动得颤抖着，“你们，你们想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最年轻的博士吗？”

室内一片哑然，我惊讶地看见爸爸和妈妈立时变呆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才迟疑地嗫嚅着问：“可是……你是说……这有可能？”

“当然，夫人！”“但是……科莱宁好象并没有那么高的天份呀……”

“弗里兹先生，您的意思是……您能有办法……”父亲毕竟听过他曾经说起的那个神秘仪器。

果然，弗里兹说：“是的，我可以用我那仪器来帮助小科莱宁！”

他俯身问我：“你愿意我帮助你吗？我的小先生！”我显然有些不敢相信，但还是说：“愿意，弗里兹先生！”

“可别有什么危险……”母亲不放心地看看自己的儿子，又看看弗里兹。

显然，父亲和母亲也都同意

了。

终于，弗里兹领我到了他的“实验室”里，我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真不敢相信弗里兹把我家的仓库变成了这般棋样：屋当中摆着一台奇形怪状的大块头仪器，它的上方向前横伸出一条钢铁“胳膊”，擎着一个金属制成的盔状物；屋南墙边放着一台洗衣机般的東西，上面有一台有着大屏幕的显示器，它前面的金属板上有许多按钮什么的，它与大块头仪器用一束粗电缆联系起来。东墙跟那儿堆满了杂七杂八的金属器件。

“现在，我们开始吧！”弗里兹拿过一张靠椅放在那铁“胳膊”底下，调好位置让我坐上去并要我不许动。

他坐在“洗衣机”前，先按了几个按钮，台上闪起一盏绿灯，弗里兹吁口气，“还好——仪器现在一切正常！”

我刚扭回头不看，就发现头上的大铁“胳膊”动起来，那个盔状物在一阵吓人的“吱吱”声中缓缓下降，要不是弗里兹大声喊着让我别害怕，我说不定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呢。很快，那头盔落下来并且准确地罩住了我的脑袋，这使我感到一阵凉意，侧眼瞧去，只见弗里兹面前的这个大屏幕亮起来，上面五颜六色不知正显示着什么，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镇定地把一个手柄搬了一档，一阵稳定适意的沙沙声象一段迷人的催眠曲，我感到眼皮沉重起来，睡意沉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就那么短短的几小时后，当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时，已感到自己此时已与刚才判若两人了，那是一种心理意识的增进。一阵美妙的悠然神往使我对正守护着我的弗里兹说：“我……我好象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奇怪的是，所梦见的是自己在学习各种知识……”

“好极了!”弗里兹高兴地跳了起来,“那么,你还记着它们吗?”当然!”在我闪电般地回答出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后,连我本人也愣住了,因为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全是高年级课本上的,是我根本没有学过的知识,可我怎么就把它回答出来了呢?“啊哈!我明白了:你一定用这个仪器向我脑中输入了许多新知识!”

弗里兹在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孩子,他乐颠颠地把我摇来晃去,极力夸奖道:“你真聪明,小科莱宁。”随后又捧着 my 的脸并且用慈母般的眼光盯着我,郑重地告诉我:“不管你相信与否,你的脑中已贮存完了中学阶段所要学习掌握的一切知识……”

霎时,仿佛一颗流星划过我的脑际,好久,才结结巴巴地说:“您是说,我,现在就可以去考大学了?”

“是的,现在就能考大学了,因为你已有这种能力了——尽管你才十四岁!科莱宁……你怎么了?”我静静地望着这个男人,望着他那双善良的蓝眼睛,泪水流了下来:“弗里兹先生,我该如何表示感谢呢?”好了,”弗里兹拉起我的手向外走,“我的孩子,

这就算我对你的一点回报吧!”

当父亲热烈拥抱了弗里兹后正吻着我时,我听见弗里兹正对母亲说道:“夫人,你明天应该去一趟学校……”

第二天,比凯斯中学沸腾了,无论我走到哪儿,背后总有一帮同学指着我的背影小声议论着:“瞧呀,他就是那个‘自学’完中学全部课程的科莱宁……”这一切令我既得意又可笑。自学?真亏了我的母亲会找词儿,以至于我的任课老师们把我盯了老半天,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科莱宁这个小调皮鬼会“自学”后面的课程。倒是校长先生“醒悟”得快,他在答应母亲让我破格参加五月的毕业考试后,又亲热地拍着我的头恍然大悟似地说:“克拉丽丝夫人,怪不得您的儿子在学校成绩不怎么出色,原来这小机灵鬼在自学别的课呢!”

后来,在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倒是弗里兹很高兴,他乐呵呵地对我说:“到了剑桥,要认真学习,在你成为博士的那一天,我再公布我的这项新成果——那该是多么美妙啊!”

我的两位双亲不知怎么感

谢弗里兹才好,最后提议让我和他乘车在巴黎尽情玩上一天,庆祝一下我们的共同胜利。

那一天是那样令人难忘。我们先去了市中心的埃菲尔铁塔参观了一番,顺路到邮电局向弗里兹所在的那个研究院发了一封电报。接着我们又去郊外兜风,那里的风光真迷人呵,到处都是盛开的各色花朵。我们的心情也如那蔚蓝的晴空一样开明明媚,一路上尽情说笑,玩得十分痛快,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慢腾腾地驱车向市内驶去。

两周后的星期天,父亲和母亲送我和弗里兹去巴黎国际机场。昨天,研究院给弗里兹汇来一笔款并要他回研究院工作;我也该到剑桥大学去报到了,所以我们是同路。

客机起飞了,虽然它正在以二倍于音速的速度掠过阳光灿烂的晴空,但我还是想让飞机飞得再快点,因为我想让这种超高速教育人的科学技术早些公布于世!也期待着能早日戴上一顶博士帽!

图 程图英

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繁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本刊决定举办“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1. 欢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创作的种种风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0字。

2. 征文时间从1991年5月20日至1992年12月31日,评奖结果于1993年元月15日于《科幻世界》1993年第1期公布。

3. 评选一等奖(1000元)1篇,二等奖(600元)2篇,三等奖(300元)5篇;另外评选鼓励奖10篇。

积木



刘卫华

“莫娅，今天我们玩什么？在玉米田里弄几个圆圈，让那帮四肢生物摸不着头脑？”

“不就是他们说的什么‘迪安圆’吗，还叫神秘圆圈。我早就玩腻了。”

“要不抓一条牛解剖着玩？”

“那傻东西的骨骼结构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还有什么解剖价值？”

“真难侍候。要不，去拿一架客机？”

“罗奇，你真想得出来，那是哪百年的老把戏了，那简陋笨重的飞行器有什么玩头？不玩，不玩。”

一雄一雌两个生性爱玩的天真星人嘀咕半天，发了愁。在地球上游荡了几年，该玩的差不多都玩遍了，再也找不到又新奇、又刺激的好玩东西了。怎么打发漫长的考察期呢？

两个天真星人不讲话了，他们在菱形飞行器上默默地朝下看着，仔细寻找可玩的东西。

田野，河流，森林，城镇……

浓荫环抱的幽静庭院，一个金发女孩正入迷地在门阶上摆弄着五颜六色的积木。

“积木！”两个天真星人眼睛一亮，会心地相视一笑，“总算有玩的了。”

一夜之间，玩具镇的一切都乱了套……

神情庄重的马洛神父刚刚迈出教堂大门就迎面碰上了几个袒胸露臂、浓妆艳抹的妓女。他低下头想避开，可她们偏偏将他团团围住。浓烈的法国香水味使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难得一见呀，神父大人。快给我们讲讲《十日谈》里的爱情故事吧。”

马洛神父怒不可遏：“你们这帮没有廉耻的骚货，简直太放肆了，怎么胆敢到这圣洁之地来胡闹？”

“马洛神父，这可怪不得我们姐妹，谁叫上帝让我们成了近在咫尺的芳邻呢？”

马洛神父疑惑地朝妓女们身后望去，只见一幢华丽小楼出现在教堂对面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招牌上醒目地写着“艳春旅馆”的字样。他顿时目瞪口呆：那儿原本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冬青树林呀，是谁把妓院搬到了这里？

刚刚做了父亲的汤姆兴奋地驾车朝产院开去，他一路不断加速，想快一点听到女儿那甜嫩的啼哭声。

产院到了，汤姆放慢车速，朝窗外望望。奇怪？殡仪馆什么时候搬到了产院对面？

一群胸佩白花的人抬着棺材走向馆门，一个孝服妇女由两个姑娘搀扶，跟在后面悲伤地痛哭着。

产院门口站着一大群助产士，正好奇地注视这天方夜谭般的场面，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真是活见鬼了。”汤姆重重地关上车门，皱着眉走到助产士们面前，“女士们，这是怎么回事？是哪些混蛋把这让人丧气的殡仪馆搬到这儿来了？”

“这位先生，”一个老助产士来劝汤姆，“您别生气，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那里还是一座花园，谁知今天……唉。行了，你还是快去看看你的漂亮女儿吧。”

“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汤姆摇着头嘟囔着走向门口，“让刚出生的人和刚死的人做邻居，是谁搞的恶作剧？”

默里警官值了一宿班，睡眠惺忪地打着哈欠走出警察所。他突然感觉周围有些异样，抬头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黄金山谷！这不是玩县镇黑手党的老巢

么？警察所怎么被移到了这山沟里？

默里警惕地四下望了望。不好，周围山上站起了一个又一个黑影，警察所已被包围了。

“默里先生，”黑手党头子得意地用手提话筒喊着，“感谢上帝把你送上门了。为了报答你以前对我们的‘照顾’，我想请您共进早餐，怎么样？”

“还是让我先请你吃几粒巧克力豆吧。”默里冷冷一笑，迅速掏枪。

可惜晚了，枪还没掏出，黑手党徒们的子弹已雨点般地倾泻到了默里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浑身是血的默里疑惑地大睁着眼，慢慢倒了下去。

玩具镇的其它建筑物也大部被挪了位：火车站被搬到了闹市区中央，政府办公楼被搬到了动物园，镇里所有的公用厕所都被搬到了各个餐厅的门口……

“好玩么？莫娅。”

“太好玩了！罗奇，你看那些可怜的四肢生物，象群没头的苍蝇似地乱窜乱撞，真有趣！”

“他们好象并不高兴这样。”

“不就是建筑物换换地方吗？他们应该高兴才是，长期生活在没有变化的空间环境里有什么意思？象我们天真星的移动建筑多好，想上哪就上哪儿。让他们换个环境，也许会有新鲜感的，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可他们对这种摆布似乎十分反感。”

“不喜欢新变化，安于现状，是他们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真正原因……既然他们不高兴这样，咱们再给他们复原吧。遗憾的是那个警察不太走运……”

“莫娅，难道你忘了使时光倒流？”

“罗奇，你真聪明！那警察有救了！”

玩具镇又恢复了原样，可居民们似乎并不十分高兴，倒有几分留恋那乱了套的玩具镇，那种新奇、刺激的感觉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

“走吧，罗奇。”

“干什么？”

“积木我也玩腻了，再换一种玩法。”

图 华 堤

• 作者介绍 •

艾萨克·阿西摩夫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第一流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他于1920年1月生于苏联，三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在阿西摩夫五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最有成就的是多达一百六十余卷的科学幻想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基地三部曲》，它

被称之为“阿西摩夫的世界著名三部曲”。他的其它著名科幻小说有《钢洞》(1954)、《裸体太阳》(1957)、《其他机器人》(1964)、《他们自己》(1972)、《二百岁的人及其他故事》(1977)等。

为何要阅读科幻小说

——艾萨克·阿西摩夫的一封信

杨汝钧 译

为何要阅读科幻小说?我在初期阅读它的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它包含着各种陌生而又新颖的世界，奇物异兽，虚构事物和危险情景。它比我所阅读过的任何别的内容更使人兴奋和激动。当我一旦进入科幻世界之中，其他的一切均显得淡而无味，单调沉闷，相形见绌。

我之所以阅读科幻小说，还有一个极好的理由：除了科幻小说以外，你不可能找到任何别的内容，能使你开拓视野，扩展思维。

当然，我得肯定地说，科幻小说除了给予你极大的乐趣和无比的激动之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内涵。教师们(至少是在过去)曾以蔑视和讥笑的态度看待科幻小说。他们甚至认为，科幻小说是幼稚的和无聊的东西，因而对此不屑一顾，拒绝给予它以文学的头衔，可是现在，几乎在每一所大学里面，科幻小说已经成了一门学科，很多中学也已专门开设了这一门课程。

这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人们愈来愈意识到，科幻小说完全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事实上，它是符合这一时代(而不是别的时代)需求的唯一的一种文学。只有到了现今这一崭新的时代，它才能有牢固的立足点。

确实，古代的作家们也曾讲述过人们登月球的故事，但在当时只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法而已。这些幻想同神话中的女巫和妖怪等等如出一辙。因为在古代，人们没有科学的感受力，不懂得它对整个社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社会中的各种变化是层出不穷的。新的发明与日俱增；新的创造日新月异。尽管如此，但其时间的跨步则相当的久长，扩展的速度又如此的缓慢。人们企望着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本质上的改变。

每一个人曾经思考过：一切事物就是这样在发展着，今后也永远会如此地发展下去。

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 银河奖(森林杯)获奖名单

一等奖

太空修道院 谭力 覃白

二等奖

雾中山传奇 刘兴诗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姜云生

三等奖

女娲恋 晶 静
火山口上的大脑基地 汪洋啸
证据 刘继安
生死第六天 吴 岩
故土难离 金 平

在此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描述未来呢？

新的科学大约是在十七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它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稳步地进展着。到了十九世纪，蒸汽机发明了。科学对于人类而言，变得休戚相关。它使整个世界产生了空前疾速的、巨大无比的变化。“工业革命”发生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面目一新，万象更新。人们在整个生命的旅程中目睹了这一场奇迹般的变化。

一种人们从未产生过的崭新的意愿油然而生：他们以一种极大的好奇，渴望着知悉未来的一切。今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发明和新事物？人们能学会飞行吗？能否亲眼看到遥远地区发生的一切？是否能够到达月球？

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科幻小说作家们为满足人们的意愿而严肃认真地进行了写作。科幻小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对于人们崭新的意愿作了回答。

现今，人们生活中的一切变化犹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我在中学就读之时，没有火箭宇宙飞船，没有导弹，没有喷气飞机，没有电视，没有空调汽车，没有晶体管收音机，没有激光器，没有器官移植，没有抗菌素，没有原子能发电厂……可是，所有这些在以后不长的时间内均已变成现实。

事物发展的速度是如此的迅猛异常，以致

现实的景况已经追上了科幻的内容。那些把科幻小说看作“愚蠢无聊”的人们，看来只能表明他们本身确有那么一点儿愚蠢。当第一颗原子弹落地之际，正是那些阅读科幻小说的人们显得泰然自若，见怪不怪；当人们第一次登上月球之际，他们的穿着和我在童年时代阅读的科幻小说中的插图形象浑然一体，毫不二致。

事实上，现今变化速度之迅速，已经使我们处在被淹没的危险境地。转瞬之间，车辆已经猛增到污染了空气；转瞬之间，新的塑料制品和去垢剂成为污染的主要因素；转瞬之间，新的药物减少了全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而世界又面临着人口爆炸的严峻局面。

我们应该怎样对这些变化作好准备呢？我们应该怎样预防被意想不到的灾难所淹没呢？办法只有一个：遥望前景，尽最大的可能预见到很可能成为现实的未来。

长期以来，谁一直在为此而不遗余力呢？我们的科幻小说作家们。

这决不意味着，每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都能作出关于未来世界的预言；或者说，并非每一篇科幻小说的内容均会成为事实。绝大部份的科幻作品中陈述的情节，只是单纯的幻想，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转变成真实。然而，科幻本身则指向着未来。它是唯一的这一类文学。其重要之处在于，我们的年代正在适应着未来。

盘古爷醒来了

储一天

一个有趣问题：人类是第一次存在吗？回答是肯定的。谁见过外星人？谁证明在史前有过发达的文明人类？今日地球文明，人类独一无二。课堂上只能这样讲，教科书只能这样写，否则便是奇谈了。可是且慢，说地球是圆的，绕着太阳转的，不也曾斥为奇谈吗？来点“逆向思维”，从一则神话说起吧。

……开天辟地以后，盘古爷便死了。他临死时，呼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雷霆，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四肢五体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岳名山，血液变成江河，筋脉变成道路，肌肤变成田土，须发变成星辰，汗毛变成树木花草，牙齿和骨头变成矿物和岩石，精液、骨髓变成珍珠和美玉，流出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寄生在他身上的小虫多变成了万千人类……

盘古开天辟地，家喻户晓；盘古化生万物，知者不多。这可以理解的。进入文明社会，神话为人所用，便少些纯真了。开天辟地之形象，何等伟大辉煌？“虫豸变人”，有损人类尊严，活该不彰湮没。但是要讲科学，便不可顾体面，即使道在屎溺，也得承认事实。我们能否这样理解：

盘古不是天神，也不是一个人，而是已经灭绝的前人类。他们灭绝了，但物质不灭。他们身上的微粒，转化成了今天的生物(包括人类)和非生物。这些神话，是他们传给今人类的信息。

“法老活着！在金字塔里，活了三千多年。无数细小真菌，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

几家西方报刊，登着这一新闻。法老的尸体，转化为真菌，这是可信的。但那真菌，再不是法老了。在今人类身上，有前人类微粒，这也可信，要说那微粒，能传下信息，岂不太荒唐？根据爱因斯坦和B·波多尔斯基、N·罗森共同研究提出的“E.PR 反论”，两颗比原子还小的粒子，只要一旦相互联系，纵使距千年之久，数光年之远，也能互相感应。前人类的信息，通过神话传给后人，也不算太荒唐。

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却众口一词，赞美远古，到底为甚？唐虞是“盛世”，羲皇是“上人”，真愈古愈美呀！仅仅是政治上复辟倒退吗？能否设想，确实有过发达的古文明？考古学家，在圣地亚哥发现的五万年前的人类头骨，测定其智慧远高于现代人，这又如何解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①这类圣人“感天而生”的神话，中外都不少见，都是帝王将相美化自己吗？能否设想：确实有过伟大的前人类？在南非金矿里，挖出数百金属球，有的并能自动旋转，测定为数亿年前的物体；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从煤块中发现的金项链，测定为数百万年前的工艺品。还有在古巴大陆架发现的水底城，在巴哈马群岛发现的水底金字塔，以及许多巨石砌成的古建筑，能说是石斧、独木舟时代的产物吗？今人类不是第一存在，前人类有过毁灭的高度文明，看来是可信的了。

史前文明人类是怎样毁灭的呢？毁于行星撞击？毁于地极移动？毁于冰川洪水？都不太象。更多材料证实：毁于人类自身，请看古印度史诗《摩诃婆多》的一段描写：

“英勇的阿特瓦坦，稳坐在维马纳内，降落在水上；它发射了阿格凡亚武器，它喷火，但无烟，威力无穷；刹那间，潘迈瓦人上空黑了下來，接着狂风大作，乌云滚滚，向上翻腾，沙石不断从空中打来。”“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这种武器发出了可怕炽热，使地动山摇。大片的地段，动物倒毙，河水沸腾，鱼虾全部烫死。火箭爆发声如雷鸣，敌兵烧得如焚焦的树干。”“此火箭具有整个的宇宙力，赤热的烟火柱，其亮度犹如万个太阳，滚滚射入空中，壮观无比……”

这是什么战争？不是核大战吗？作品写于1500年前，写的是5000年前的战争场景，无论1500年还是500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1972年9月25日，法国原子能协会前主席弗朗西·比芝博士宣布，他发现了史前原于能反应堆遗址，并发现有铀235的残渣。要说史诗是后人伪作，那么这一发现，就得正视了。说前人类毁于核战争，不算无中生有、胡言乱语吧？

当今科技发展，迅猛异常。今日三年变化，超过牛顿前的三百年，石器时代的三千年。但是，人口的增长，人际间的争夺，人类的贪婪、物欲，人对环境的污染，人对大自然的榨取和破坏，更是与日俱增。杀人武器一代比一代精良，战争规模一代比一代扩大。从1900年到1988年的88年间，人类经历了130次大战，死亡人数超过1.2亿人口，比1900年以前死于战争人数的总和还多。目前各国储存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几个地球……写到这里，猛然间，我似乎看见盘古爷醒来了，他顶天立地，面向人间，大声呼唤：“人啊人！珍惜你们创造的伟大文明吧！救救这个美丽的星球，救救你们自己吧！”

① 见《诗·商颂·玄鸟》，叙简狄吞燕卵而生殷商的始祖契。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孙维梓 编译

老鼠的名字米基是后来才取的，当初它只是只普通老鼠，和所有的老鼠一样，也住在房子的地板下面。尽管它每次进入屋内都小心翼翼地竖起了耳朵，但它也和其他老鼠一样，从不去管这所房子的主人是谁，哪怕主人就是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赫尔教授。

就这样，两个都住在康纳提克特州，又都在同一所屋子里——小小的灰毛老鼠和灰发的小老头儿。差别只在于老头孤身一人住了大房子，而老鼠虽然是一家之主，却只能住在护墙板后面的缝隙里。

讲到赫尔教授的为人，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到孤僻这一类里，他是个铁了心的单身汉，在家里能整小时地自言自语(这一点在以后至关重要)，而米基老鼠的耳朵又极为灵敏，于是它

也整小时地倾听着主人的夜间独白。当然，它并不能理解其内容，在它看来，教授仿佛是只啰嗦不休的超级老鼠，而且还日夜不停地写啊，干啊的。

教授从事的是火箭研究，但当时谁都不知道赫尔教授竟然在业余时间自制出一枚宇宙火箭，而且还是微型的。

教授利用新型的合金材料制造自己的微型火箭，他日以继夜，月复一月地计算着，他的一片苦心 and 顽强劳动终于有了初步成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已能带着慈父般的爱慰来欣赏这一产物了，一米高的发射装置已被安置在临时发射架上。

正在这个时刻，科学家第一次看见了米基，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目光正好落在一双灰

色的髭须和一颗黑色发亮的鼻子上，那小鼻子正紧贴在护墙板的缝隙中间。

“Very good!”教授说，“米基大人阁下，不想出去旅行一次吗？”

教授没有等待米基的同意，就马上往城里去买了个老鼠笼子，而且他刚把笼子放在桌上并放进一块奶酪时，米基就闻到了那股心爱的气味，迫不及待地当着教授的面做了他的俘虏。

装着老鼠的笼子就放在桌上，而整天整夜在桌旁工作的教授也不知疲倦地和老鼠谈话：

“你知道，我本来是想从哈尔福德的实验室里拿只白老鼠来的，但这又何必呢？你更好，更健康，长期住在黑暗中，你的眼病也会更少些，看见我做的这个有趣的翅膀吗？这对在空气中着陆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防震器将保护你的头不受撞击，我是这样想的。”

别以为教授的自言自语就是头脑有毛病，事实上，这只是他的古怪脾气。赫尔教授的头脑非常健全，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工程师，他对米基说，他所用的所有零件都是自行设计并制造的，只要能精确设计并细致装配就行了。

“我们肯定能够克服地球引力，不过在大气对流层以及同温层里可能还会有些麻烦，但是我想，你一定能绕上月球一圈并成为世上第一个动物宇航员的，可惜我太大了，不然的话，咱俩就一起去了。”教授就这样结束了他对米基最后的告别词。

当老鼠米基正被新鲜的奶酪气味以及发动机的震耳轰鸣声搞得头昏脑涨时，它已无忧无虑地而且飘飘然地离开了地球。只有赫尔教授总不免有一丝焦虑：“它真能上月球吗？它还能回来吗？”教授先生当然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就连他也无法知道至今地球上还没人知道的事情——在地球附近当时正好有一艘来自帕克里星球的飞船经过。

自从火箭发射以后，教授就整夜寸步不离望远镜，八英寸的反射镜头耐心地朝火箭所去的方向搜索着，不知这一切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发现那极为微弱的由火箭尾部喷出的火苗的。由于白天能见度太低，教授只好以家务打发时间。有次他在整理工作桌时，突然听到一阵志

忑不安的吱吱叫唤声，他看见笼子里又来了个灰色的小老鼠，比米基还小，胡须也更短。

“Very good!”教授惊呼道，“您，米莉夫人，是来找米基的吗？”

教授虽不是生物学家，但这一次他正好说对了，这正是米基的伴侣，凭着某种神秘的本能进入了连诱饵都没有的老鼠笼子。不过教授对此并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只是为米莉的勇敢而激动，并马上朝栅栏里塞进一块够大的奶酪以示招待。

赫尔教授庆幸自己又有了新的交谈者，决定为老鼠夫人造个没有铁栅栏的新住所。不到一小时，米莉的宽大的新家就造好了，那是用包装纸箱的盖子做成的，四周没有栅栏，但教授在周围放上了薄金属片，用小变压器通上了微弱的电流。米莉起初在中间安全地带散步，但不久那电流就给它上了第一堂课，使它再也不愿靠近边缘。教授也用不着再为米莉担心——它既饱暖又幸福，只是可爱的米基又在哪儿呢？于是赫尔教授又在望远镜旁度过他的不眠之夜。

就在这天夜里教授感到非常不安，他已经一再复核过自己的计算，又通过屋顶的洞口用望远镜一再地寻找目标，而光点还是没出现。

只是在两个小时以前教授还看见过火箭的，不过它已经偏离了轨道 5° ，而且行踪诡异，正如一般人所说的，在打转子，而用术语来说则是成螺旋状飞行。使教授大惑不解的是它转的圈子越来越小，就象是在某个轨道上似的。

“这该死的轨道是怎么回事？”教授还在疑神疑鬼时，火箭却已消失在苍穹黑暗之中，于是教授只好重新再检查计算，深信自己无误后，他对米莉说：“这说明在那儿有个力，我在计算时无法预见到这一点，而且谁都不会相信有这种事的。”

教授想，还能对火箭的重返地球寄以希望吗？真能那样的话，就连爱因斯坦本人也是算不出着陆点会落在哪里的。教授并不知道这个责任其实应该由帕克里人来承担。

凯勒——帕克里人飞船的主要负责人——推了推助手贝米在地球上称之为肩部的地方说：“瞧，有什么东西在朝着飞船飞来了？”

是某个人造的运动物体吧!”贝米把视线转向墙上的大屏幕,又将自己的脑电波脉冲指向放大部份,屏幕上的图象开始跳动,出现了交错的线条,然后又趋向稳定并把图象放大了十倍。

“是个高度原始的装备,”贝米说,“极为普通的火箭,是按照运动的反冲原理工作的。我得看看它来自哪颗行星。”

贝米看了一下屏幕旁刻度的读数,不一会计算机给出了答案:发射地是地球,同时也算出了赫尔教授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火箭的飞行正因受到飞船的影响而在偏离轨道。

“是地球,”凯勒若有所思地说,“当我们以前最后一次对他们的文明感到兴趣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还根本谈不上火箭呢!”

“他们的进步很巨大,”贝米说,“现在怎么办?是接受它还是消灭它?”

“绝对别破坏它,得把它接过来,这种火箭对我们没什么危险。”凯勒说,“准备好超强力场,让火箭进入环绕我们的临时轨道,直到我们准备好飞船外面的降落场地为止。别忘了在火箭降落前关闭它的发动机。”

……火箭降落得如此成功,以至使蹲在暗舱中的米基只感到喧闹的发动机噪音突然停止了。凯勒坐在意念遥感机前面,几分钟后他说:“火箭里有活的生物,但给我的印象是混乱的,且只有一个,但我捕捉不到他的思维,好象在飞行中他碰落过一颗牙齿。”

贝米认为这里面不是地球人,人要大得多,可能这是个实验火箭,但不是真正载人的。

“我想你说得不错,贝米。”凯勒点点头,“得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个生物的思维,尽管他比我们大得多,我还是想冒险试一下把门打开。”

“那么空气呢?地球人没有稠密的空气是不能生存的,就连动物也如此,”贝米提醒说。

“没关系,强力场能把空气保持住的。另外,我确信那里面有空气再生设备,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的。”凯勒作了决定。

几分钟后,在强力场的作用下,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火箭的外门,接着是内门,于是看见了象恐龙怪物似的灰色脑袋和两撇灰胡髭(我们应当告诉读者,帕克里人长得不大,全

长只有老鼠胡子那么长),贝米不无嫌恶地说:

“我觉得,这家伙比我们的牲畜还要笨得多。”

“此话为时过早,”凯勒打断了他的话,“当然,这是个无知的生物,但是在每个动物的潜意识里都有着记忆,保存着各种出现过的形象和他起过作用的事情,如果他听过地球人的谈话,那么每句话都会在他脑海中留下痕迹的。”

“啊,凯勒,我这倒没有想到,”贝米喜形于色,“让我们马上从这个无知的东西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如何?”

“这也没有必要,”凯勒说,“把X—19波发往他的大脑中枢,别影响他的记忆部份,只要加强智力就行。目前它只有0.0019。”

“你打算把他弄得同我们一样聪明吗?”

“不,当然不!”凯勒吩咐道,“把他的智力提高到0.2就足够了。”

在他们进行实验的当儿,凯勒对助手说:

“看一下意识图的指数,现在已唤醒了他对许多谈话的记忆。真奇怪,这都是自言自语的。眼下他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和我们说话了,这总比教会他使用我们的语言要简单些。我们的速度得加快点,贝米,有一个词被重复了多次——叫米基,这大概是他的名字吧。”

总之,经过了雪崩似的反应与作用,米基总算透了口气,他们之间能对话了。

“请问,您所使用的语言是地球上普遍使用的吗?”

“不,”米基回答,尽管他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赫尔教授曾对我讲过别的语言,而这个是他到了美国才学的,叫英语,是相当美好的语言,不是吗?”

贝米哼了一声作为回答,而凯勒则把谈话主题引到另一方面:“您说过,叫做老鼠,那么地球上对你们的同类友好吗?”

“大多数人不喜欢我们。”米基不失公正地回答。

“米基,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对电要小心,因为你脑子里的分子结构已经是新组成过的了……”

但是见米又打断了凯勒,提出个新问题:

“米基,你相信赫尔教授在火箭制造方面是地

球上的权威吗?”

“绝对相信。”米基回答,“我听说有许多其他杰出的科学家,但他们都只精通一门,而能全面掌握的就只有赫尔教授一人了,尤其是他发明了新的秘密火箭燃料。”

对于帕克里人来说,小灰老鼠真象史前猛兽那么庞大,如果愿意的话,米基简直可以将任何一个帕克里人一爪毙命!不过老鼠天性和平,根本没有这么想过,就象帕克里人也从未想过要害怕老鼠一样,他们对米基彻里彻外地研究了一番,研究了他们的智力和心理活动以后,帕克里人打算继续他们原先的航程了。凯勒为了对米基表示感谢,就说:

“米基,你想要件衣服吗?我知道所有有文化的地球人都是穿外衣的。”

“Very good!”米基说,“我甚至知道要什么样的衣服,教授有次给我看了张画片,是大艺术家迪斯尼先生画的米老鼠,穿条鲜红的裤子,前后各有两颗纽扣,后脚穿黄鞋子,前脚还有双黄色的手套,别忘了给我在裤子后面留上个洞,这样尾巴就自由自在多了。”

“Very good!”贝米说,“一会儿就好。”

这是送米基回去前夕的一番谈话。

“我们已经做好了送你回去的一切准备,如果着陆时不在赫尔家附近的话,别担心,我们相信那也是不会太远的。”

“啊,谢谢!凯勒教授和贝米教授,真可惜我们又要分手了。”

经过遥远的旅行,火箭依然降落得十分准确,离赫尔教授的家只有六十几公里。帕克里人为米基设想得十分周到:米基的装备可以使他在水下维持上一个星期,还有足够的人工食品。不过这些他全都没有用上,因为他正好搭上一艘航船,他躲在底舱的夹缝里,生怕被人发现。在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已回到了家。

“您……您好,赫尔教授!”

“谁?谁在说话?”教授四下张望着问道。

“教授,那是我,米基。是您把我送往月球的,而我却到了……”

“呸!谁在开这种玩笑?是我神经错乱了吗?”

“不……不!赫尔教授,我只是已经能和您

一样会讲话罢了。”

“让我看看,米基,你在哪里?”

“我躲在墙边的洞里,谁知道您会不会出于激动而弄伤我呢?那样的话就谁也不知道帕克里人的事了。”

“说什么来着?米基,我伤害过你吗?”

这时老鼠才来到了房间中央,还穿着那条红裤子,以致教授先生大吃一惊:

“是米老鼠?”

“教授先生,别激动,我就把一切全告诉您。”

然后他就讲了旅行中的一切,他们谈了整整一夜话。当黎明来临时,米基和教授还在谈论着。

“对了,米基,你知道米莉——就是你的妻子——也和我住在另一间房里吗?”

“妻子?”米基有些吃惊,他当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家,不过教授的话提醒了他,于是米基迫不及待地穿过了门缝,然后……

然后的事情用不着去猜了,都怪赫尔教授并不知道凯勒对米基讲过要注意电场的警告,而米基又是那样不顾一切地扑向还在熟睡的米莉,在穿过薄金属片那会儿,一股电流通过了米基的大脑,他的四脚抽搐了一下,只不过是一刹那,然后……

“米基!”教授唤道,“你上哪儿去了?我们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谈呢。”可是他什么回答也没能听到。

进入邻室以后,教授只看见两只灰老鼠相互依偎在一起,很难认出谁是米基了,它俩一般大,而红裤子和黄手套已不复存在。

“米基,来给我继续讲下去!”可是回答只是绝对的静寂。

“我可爱的米基!你又是只普通的老鼠了,不过你总算是回到了自己幸福的家庭。”

有很长一段时间,教授仍然带着微笑观察着这对老鼠。最后,他把它们托在手掌中放到地板上,一只老鼠马上躲进了洞里,另一只用小黑眼珠莫名其妙地望着教授,然后也躲进了洞里。

“是时候了,米基!回去过老鼠的生活吧,在我家里总有你们爱吃的奶酪的。”

图 程国英



火山口上的 大脑基地

汪洋啸

一 阴谋的制造者

“早上好!” 和华来到他的大脑贮藏室, 对一台仪器说道, “我已和 D 市的大洋出版社联系上了, 他们答应尽快将信转到罗娜手中。我终于有机会重新和你竞争了!” 他有些兴奋, 挑逗地, “雷光, 你现在有何感想, 能告诉我吗?”

“你不觉得自己很卑鄙吗? 躲在人背后开黑枪, 还谈什么公平竞争!” 仪器里传出一种机械、单调的声音。

仪器旁边棕榈树叶下的玻璃缸里浸泡着雷光的脑组织, 有些丝状物和细管将它与仪器连接, 恍然看去象一簇粉红色的珊瑚花。

“别生气老同学, 欧洲人甚至可以用生命同情敌决斗, 而我们这只不过是一场智力游戏罢了!”

“罗娜的小说, 机器人已读给我听了, 不难看出, 这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思念着我, 并且, 我们的小女也已长大成人。罗娜是爱我的, 她绝不会上你的当!”

“爱你!” 和华冷笑, “你以为你还是雷光? 还是二十多年前学校里的这位高材生? 你现在只是一具大脑, 形象地说只是一簇粉红的花朵。”他把手放在仪器的一个旋钮上, “只要扭动这个开关, 我随时都可以让它凋谢。”

“这恐吓不了谁, 我已经死了, 并且在罗娜看来, 雷光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去。”

“你现在确实算不上个活物, 不过雷光并没有死, 我已在你躯体内移植一具幼儿的大脑, 他即将去完成他复仇的使命。等罗娜来到 A 市时, 雷光已是一个思维混乱的杀人犯!”

雷光大脑哀伤至极, 但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毁灭我,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鄙视你!”

“我会的, 但不是现在, 我要让你看到雷光的形象怎样在罗娜心中破灭, 还要让你看到她是怎样投进我的怀抱。”

“你真是个畜生!”

“你骂吧, 我并不生气, 为什么要对一簇花朵生气呢? 哈哈……” 和华大笑着离去。

和华五十出头, 身材魁梧, 脸廓象雕刻的面具。在外人眼中, 他不仅是脑外科专家, 还是个天才的企业家, 在 A 市乃至全国都声名卓

著。其论文几乎覆盖各个科研领域, 他把获得专利的科研成果用于自己开办的各项企业。只十几年的时间就不可思议地建立起庞大的和华财团, 他则由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变成国内财政界崭露头角的大财阀。细心的人都能从他那双高傲的眼睛里察觉到一丝忧郁, 他在大学时代挚爱过一位姑娘, 那就是罗娜, 自从罗娜与雷光度蜜月的那一刻起, 这种忧郁就再没从他眼中消失过。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当然, 象他这样的显赫富豪暗地里没有几个情妇是无人相信的, 他的私人秘书丹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需要她们, 但没有一个象罗娜那样能征服他, 他以为作为妻子、作为孩子的母亲不仅美丽还要具备各种良好的素质, 对那些卖弄风骚只会伸手要金戒指的女人, 他只是把她们当作玩物, 同时, 他还必须提防着这些娘儿们。前月他差点丧命于一场车祸中, 他公司的职业侦探迅速查明原来就是丹雪和她的情夫所为。他不能容忍喝着自己的血还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狠毒女人, 他要报复, 正象他刚才说的那样, 他已酝酿一个隐秘的一箭双雕的复仇计划。

二 奇怪的暴徒

京滨浴场的沙滩上布满五彩缤纷的太阳伞, 远处看去, 赤露的男女老幼象小蚁样蠕动。浴场左边是怪石林立的岸滩, 游人稀少、设施齐备, 是富人出入的场地。

“既然干了就别想撒手, 即使我答应, 和华集团与警方也不会放过你。”一顶太阳伞下, 丹雪身着“三点式”泳装坐在一个长满络腮胡的男人腿上。她浑身凝脂白玉, 充满诱惑男人的魅力。

“上次失败, 和华肯定更加谨慎。还是算了吧, 免得引火烧身。你儿子不是莫名其妙地死于公司的附属医院吗? 说不定和华已经发现, 这就是他对你进行的报复。”

“可我好容易才悄悄怀上他的孩子, 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若小丹



浩的死真是老头子干的，我就更不能饶恕他！”

和华没有儿女以及任何财产继承人，只要杀死他，丹雪就能通过胎儿获得他的亿万家产，如此庞大的财富足以使任何人迷恋忘返。

一个骤然袭来的浪头呼呼地涌上沙滩，漫到他们的竹椅下。他们已分别坐到竹椅里，“络腮胡”的脚搁在丹雪腹上。

“那家伙又跟来了！”

“谁？”

“就是我们出门时碰上的那个疯子！”

“络腮胡”随丹雪视线看去，忿忿说：“甭理他，他敢再来纠缠，我敲断他的腿！”

那是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衣衫污秽、头发杂乱。当他一看到丹雪，眼睛便有了光彩。他穿过礁石径直朝丹雪走来，他象是赌气一样把另一把空椅拖拢去，坐下来二话不说就学那“络腮胡”的样也把脚搁在丹雪腹上。

丹雪没料到他竟会如此放肆，她感到受了侮辱，跳起来咒骂他，用茶几上的水果和饮料瓶砸他。他脸上现出惊异哀伤的神情，嘴里含糊地低唤，“……妈妈……妈妈……”

“络腮胡”气愤地扑向他。他惊慌地躲到丹雪身后搂着她的腰叫喊起来：“我怕……”他在她身后转着圈躲避“络腮胡”。

这更激怒了丹雪，她奋力挣脱他，狠狠甩了他两耳光，并将一只咖啡杯扔在他头上。血顿时从他脸上流下来，他愣在那儿，不再躲避“络腮胡”的拳头，只是悲伤、绝望地呆望着丹雪。他用手抹一把脸，凝视片刻，似乎不相信那手上的会是血。当他再抬起头来时，丹雪发现他眼中已充满泪水，她感到有些异样，觉得他很可怜。她对“络腮胡”喊道：“住手，别打了！”

“我得好好教训他！”“络腮胡”喘着气仍不住手。

他暴怒地拎起一只酒瓶朝“络腮胡”头上敲去。太突然了，“络腮胡”毫无防备，重重地瘫倒在沙地上。他象疯了一样继续用瓶在“络腮胡”头上胡乱敲打。“络腮胡”的脸上顷刻鲜血淋漓。丹雪尖叫着奔过去，用头撞击他宽大的身躯想阻止他，但纤弱的丹雪哪是他的对手，于是，她又用力咬他的胳膊。他惨叫一声用手挥打她的脸，她仍不松口，他使用一只大手死死卡住她的脖子，丹雪终于两眼发黑不省人

事。他又突然抱起她嚶嚶地哭泣起来。

附近礁石背后调情的游客们以及服务人员闻声赶来。他毫不理会身边那些裸着身体围观的男女，象个孩子哭得满眼通红。

“这个男人已经死了！”有人检查后说。但人们都糊涂了，竟不知道究竟谁是凶手。

他戴着手铐，一辆警车载着他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警方已无数次地审问过他的杀人动机，但一无所获。今天早上请来一位医生跟他谈过一次话后怀疑他有精神分裂症，于是，便决定送他到精神病院作全面的核查。雨水象泪珠一样刷刷地从车窗玻璃上流下来。他两眼无神地盯着窗外。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杀死了那对男女，甚至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脑子里一片混乱，象断了线而撒满一地的珠子，要回忆任何一点小事都很困难。他只知道醒来时躺在海上的一只汽艇里，突兀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以前的任何事情他都模糊不清。当时，四周一片白花花的海水令他孤独害怕，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去找一个女人，她似乎是妈妈似乎又不象，他记不清她在何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只是朦胧地渴望回到她身边。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怂恿与支配下使他找到丹雪并犯下如此罪行，为此，他痛苦而迷茫。

灰蒙的雨雾笼罩着高速公路。前面有辆车开得摇摇晃晃的，司机象是酒后行车，突然，车一侧身翻倒在湿滑的路面上，随后的几辆车都来不及刹住相继撞成一团。警车猛撞着前面一辆大卡车的后轮被反弹到路旁的草地上。公路上立刻混乱起来。

他从翻倒的警车内爬出来，全身象散架一样疼痛难忍。透过车窗能看见司机倒立的瞪着眼睛溅满血迹的脸，血从扭曲的车门缝里渗出来迅速在水洼中泛开。押送的两名刑警昏迷着，他把他们拉出车并取出钥匙打开手铐。他刚把他们背到公路上，背后传来一阵爆炸声，警车被火光吞没。

公路上人越积越多，人们都在忙着扶伤员、搬尸体。他趁机钻进草丛逃走。

几天后，他在郊外的一根电线杆上看到了

追捕自己的通缉令。从此，他躲避世人，象一只迷失方向的孤雁四处流落，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向何处去。他想，自己醒来时是在海上，若重新回到海上身临其境也许能想起点什么来。

他在自己曾登陆的那段荒落海岸的杂草丛中找到那只汽艇。他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地驾艇朝大海冲去。他有些绝望，若找不到自己身世的线索，还不如死在这茫茫烟水、苍苍天穹之间。

三 孤岛奇遇

一阵鸥鸣将他从昏迷中惊醒，他用力睁开因喝海水而浮肿的眼睛，随海鸥看去，他发现不远处有座小岛。汽艇早没油了，是风把它带到了这里。他取下一块舱板，求生的本能鼓动他一次次艰难地划动着海水，艇缓缓地向岛屿移动。

艇划进一群嶙峋的珊瑚礁丛，他已精疲力尽，用缆绳胡乱地将艇拴在礁角上，挣扎地爬上礁岩。

七月的傍晚，残阳如血。红褐色的沙岩再被殷红的暮霭映照，使他产生一种梦幻的神秘，恍若置身于火星。他想看看海边是否有人，却感到有一座山压在眼睑上，他的头终于伏到沙土里。

沉寂的黑暗中，他隐约感到一股清凉流进咽喉。

梦中飘来浓浓的炊香，饥饿感将他催醒，他睡眼朦胧地感到自己置身于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缕缕青烟从板壁缝挤进来。他正惶惑，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少女随着一道灰白的曙光走进屋。

“你感觉怎么样！”她将香喷喷的烤鱼，椰子烤饼，还有一碗鸟蛋汤放在床边的木几上。碗是用椰壳制成的。

“我是在哪儿？”他突然问。

“你躺在姑娘的床上，很有福气是不是！”她笑吟吟地说。

“不，我是问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

“这是座孤岛。我叫雷荣，请问我怎样称呼您呢？”她大方而热情。

他沉默着。怎么告诉她呢？连自己都不知

道自己是谁，唯一能告诉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正被通缉的杀人犯。悲凉袭上他心头。

“怎么，身体还没恢复吗？”她关切地。

“……啊，不！”他望着她那双毛茸茸的眼眸，感到她如此面熟，一种无端的亲情充满他全身。肯定是她救了自己！他不愿令她失望。

“你就叫我……”他想起海鸥将自己闹醒后发现这小岛时兴奋的心情，他感激她，也感激这座鸥岛。“就叫我鸥岛吧！”

“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当她发现他时，他头发虬结、满脸沙土，没想到洗干净后他竟如此英俊。门外射进的曙光从侧面勾勒出他挺直的鼻梁和倔强的唇角，显示出男人的强悍。她无由地对他感到亲切。“先吃点东西吧，鸥岛先生，您一定饿坏了！”

“谢谢！……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孤岛上呢？”他抑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

她看一眼表。“我理解你想知道很多，但我现在必须记录数据去，晚上回来再告诉你吧，失陪啦！”

他吃饱喝足后走出屋外。用椰树叶编成的已干枯的顶棚上爬满藤条，生长极为迅速的热带灌木林把板房掩蔽得难以辨认。远处是堡礁与海涛搏击的轰隆声，上空是盘旋的军舰鸟的吵闹声。有只鸟俯冲下来险些撞上屋顶。

晚上雷荣回来后告诉鸥岛，这是二次大战期间几个新西兰人建立的瞭望哨。他还知道了她是来 A 市攻读生物博士学位的异地大学生，为完成毕业论文才孑身登上这座被太平洋波涛环抱的荒无人烟的孤岛收集资料。但他什么也没告诉她，只说是忘了，她难以置信却没有追问。

雷荣在这座荒岛上生活了半年之久，凭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她克服了风暴的袭击、野兽的骚扰和生活物品的匮乏鲁滨逊似地生活下来。作为女人她是坚强的，但作为人她愈来愈感到孤寂难耐。人是社会性的，一旦离群索居她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渴望与人交流，正是在这种时刻鸥岛撞进她宁静、空寞的生活。

屋内燃着一根油树枝，夜风从板缝中挤进来将火苗吹得摇曳不定。雷荣隐隐听到隔壁板房里传来鸥岛含糊的呻吟，她披衣下床来到他房门前。“不，我并不想……伤害他们……”他

在噩梦中恐怖地扭动。忽而，他又攥紧双拳痛苦地摇着自己的胸膛和头部，并发出一声声惨叫。

雷荣来到床前，想把他从噩梦中唤醒，见阻止不成，只好将他抱在怀里摇晃着。他蓦然停止挣扎惊醒过来，睁开眼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她安详地问：“怎么啦，做噩梦了吗？”

他没吱声，用湿湿的眼光温柔地回答她。她看到他眼中那潮湿的雾气迅速凝聚成一颗泪滚下来。她伸手缓缓给它抹去，但接着又有第二颗、第三颗泪无声地滚落在她纤长的手指上。猝然，他象个委屈的孩子似地将头钻进她怀中“啊呜呜……”大哭起来。

这位在怀中不时哽咽的七尺男儿使她柔情席卷而至，她更深地把他拉向怀中，用手揉捋他乌黑的头发，抚摩他的脸颊。一种母性的温情那样深厚且庄严地充满她整个身心。他紧抱住她的腰尽情挥泪，脸在她胸前撒娇似地摩擦着。

这些天来，他经常一时沉郁，一时又象儿童般天真、幼稚。她早就怀疑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现在她更加肯定了这种想法。她知道怀中这个可怜的患病男孩在这孤荒的岛上需要自己的抚爱和关怀来作为他新生的洗礼，她那颗母爱之心为他那双噙着泪向自己无声呼唤的眼睛而破碎。她暗暗决定，考查完后一定要回A城帮他查明身世。

四 往日的情人

濛濛烟雨弥漫机场上空。和华坐在候机室沙发里，一想到即将看见自己曾深深爱恋的罗娜，他的心就紧张得狂跳起来。

D市飞往A市的班机准时到达。罗娜的心情特别复杂。她的丈夫在二十年前那场政治灾难中已死于非命，可如今却有人来信说雷光并没有死。她不敢相信，但仍抱着侥幸心理飞抵A市。

和华从人群中看见他的两名助手正陪同一位头发花白、打扮端庄的妇人向他走来。她就是罗娜！和华一时竟没想通那个风华正茂的罗娜也会衰老。他忙迎上去。

“是你……和华就是你！”罗娜大惊。当她

接到信件时曾对署名和华的人表示过怀疑，她完全没想到这个和华就是昔日的同学、丈夫的挚友。

和华微笑着点头。

“你怎么改名儿了？”她惊喜地问。她想既然是老同学的信，看来雷光确实还活在世上。

“也许是想同过去彻底决裂吧！”

他们说着话在几名便衣警卫的陪同下朝候机室宽阔的玻璃大门走去。

来到和华的别墅，罗娜不解地问：“雷光怎么一直不跟我们母女俩联系呢！”

“那时，我们都确信你已自杀身亡。直到我读了你的小说才知道你还活着。”

“他在哪儿？我想尽快见到他！”罗娜已迫不及待，她渴望看见自己一直思念的爱夫！

和华装出难以开口，“……罗娜，我说出来，你千万不要难过，啊！”

“怎么啦，和华？”她很紧张。

“……雷光已今非昔比，他杀了人……因为情场失意……”他说着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报纸和一张通缉令递给她。

她悲伤地读完报纸上那篇浴场凶杀案的报道。她甚至后悔来A市得知自己的爱夫堕落到如此地步。当她看到通缉令上雷光的照片时大惑不解，“和华，他怎么这么年轻？”

“雷光经常来我这儿，他喜欢上我的秘书丹雪小姐，当他向丹雪小姐求婚时却遭到拒绝。那时，我刚研究出一种渐变移植大脑的方法，若新脑处于幼儿期，那么换脑的老人在幼儿脑垂体的作用下就会年轻起来。”和华啜一口手中的咖啡。“雷光知道后，为和情敌竞争一再坚持要我给他换脑。你知道我们是好友……我没法不帮他！”他耸耸肩表示无奈。

听完和华的话，罗娜没有哭泣，但她的悲伤积淀在心底。她是大量的，她想，和华不是说雷光以为自己死了吗，这么多年了，他毕竟也是个人呀！于是，她逐渐平静且理智下来。“看在女儿的份上，我一定要见雷光，将他拉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她自语。

“这并非易事，即便他回到你身边，你们之间悬殊的年龄差距也会隔膜你们的，他仍然会想着年轻漂亮的丹雪小姐。”和华脸上闪过一

个得意的奸笑。他庆幸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换脑让你也变年轻起来……你愿意吗，罗娜？”

“我愿意。”她毫不犹豫。

和华的私人潜艇带着罗娜来到他火山岛上的秘密实验基地。

岛上戒备森严，到处能看见表情木然武士装扮的人在巡逻。“他们是机器人吗？”傍晚散步时罗娜问。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但他们的忠于职守和献身精神并不亚于机器人。”和华答。

在岩石低洼处有蒸气冒出来，罗娜好奇地走过去，只见下面有一池水在沸腾。

“这是沸泉。”和华随口解释道，“这座火山岛内部余热未尽。”

“这火山岛不会再爆发吗？”她关切地问。

“已百余年没爆发了，但它处于亚洲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接处附近，地质活动比较活跃，只要在适当的深处用核弹引爆，这座死火山也是随时可以复活的。”

“那你干嘛把基地设在这座岛上呢？这多危险！”

“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地价最便宜吧！”其实，和华所以把实验基地建在这岛上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一旦警方发现破绽他可随时将岛与罪证一起毁灭。他转过话题，突然问：

“明天就开始手术吧，你看怎么样？”

“明天？……今天好象才是咱们上岛的第二天吧。”她有些犹豫。

“得抓紧时间，因为新脑并联到你头上后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转录下你的思维信息。”其实，他是渴望尽快看到上大学时的那个年轻美丽的罗娜。

“和华……更换了大脑……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的死亡呢？”她有些担心。

“不会的！人体所有细胞的蛋白质都在不断地新陈代谢，大脑的神经细胞也不例外，这就是说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生长一个新脑，但你为什么并没感觉自己死亡呢？”

“可能……因为这是渐变过程。”

“对，新细胞在这渐变过程中继承了旧细胞的所有信息，你的自我意识并没有中断。我

的大脑移植也是在渐变的过程中完成的。”和华的讲解简单明了。“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胼胝体是由神经纤维构成，脑内的一切思维信息都往返于其间。在换脑之前，我先用模拟神经束将新脑和旧脑的胼胝体并联起来，一段时间后旺盛的幼儿大脑就象海绵吸水一样将旧脑的自我意识转录过来，这时候，再将新脑移植到你的脑腔。”他扶住罗娜的双肩轻柔地说，“相信我，罗娜，我决不会让你的思想有丝毫损伤！”

五 换脑

整整一上午，和华在电脑的帮助下用激光焊针将一具女婴的大脑精心地并联到罗娜头上。稍作休息，他便来到地下的大脑贮藏室，他很想将自己现在这种愉快的心情告诉雷光。

他打开接收仪的开关，“雷光，真是捷报频传呐，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进行，朋友一场，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哟！”

仪器里传出那种机械的声音：“请你不要在此唠唠叨叨的，我已不能算是一个人，所以对你们人间的恩恩怨怨并不感兴趣。”

“罗娜已来到这座岛上，你也不感兴趣？不久，当你从录相带上看到当年那美艳绝伦的罗娜怎样在我的卧室袒露她的玉体时，你还会对人间的恩恩怨怨无动于衷吗？哈哈……雷光，你别自欺欺人啦！”

突然，和华身后的另一台大脑接收仪传出声音：“亲爱的和华，求求你，把我放出来吧！”那是丹雪的大脑。自从她在京滨浴场被卡昏后，和华用重金打通各种渠道将她转移到这座岛上，因为，她身上毕竟已怀上他的骨肉，他才没有处死她。但他又必须对她进行报复，因而她的大脑便从她身上搬到了这阴森的贮藏室安了家。

“该死的机器人怎么忘了关掉你这张臭嘴！”和华跨过去准备关掉接收仪的开关。

“求求你，和华，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看在我们多年的情份上给我个躯体吧，什么样的躯体都行，呆在这玻璃缸里连眨眨眼睛的能力都没有，寂寞死啦！”

“你感到寂寞，我很高兴！”和华又准备去

关那个绿色开关。

“别这样，和华！要不，跟我聊聊外面的情况吧，杀害我们的凶手抓住没有，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丹雪大脑抢着说。

“你真想知道凶手是谁吗？那我告诉你，他可以说就是你的儿子丹浩。”

“我的小子丹浩？……可以说是什么意思？”

“因为，是我将丹浩的大脑同另一个人的思想整合后装进了那疯子的身上！”他很得意。

“……我的小子丹浩，这么说真是你杀害的，你这个畜生，要是我有个躯体，我会宰了你！”她发出绝望的叫喊。

和华一气之下，扭动销毁开关，立即毁掉了丹雪的大脑。

罗娜靠在观察室的床上，那装新脑的容器象顶帽子紧扣在她头上。观察室的三面墙全是玻璃的，室外苍翠的绿林、翱翔的鸥鸟以及远处那湛蓝的海水尽收眼底。

和华身着白大褂来到观察室，他身后跟随的两名护士分别端着早餐和一台打字机。

“端来这么多好吃的！”罗娜情绪很好。

“得好好营养，你供养着两具大脑呵！”和华微笑着说。

“什么时候这顶帽子才能取掉呀，和华？戴着它真沉！”

“那可说不准，这不，我给你送打字机来了：你可以写点东西，积极运用大脑，意识转录的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

和华天天去看望罗娜，罗娜则在打字机上构思着一篇小说。就在她的小说完成之际，和华通过测定，表明新脑已具备罗娜的意识。于是，他将新脑植入罗娜的脑腔，而将罗娜取出的旧脑植入丹雪的躯体里。他这样做又可谓一举两得：既保住丹雪那美妙的肉体以及她肚中自己的骨肉，又多了一个“罗娜”。

和华已做过无数次换脑手术，然而，手术之后在罗娜即将醒来之际，他却感到紧张。

她缓缓睁开眼睛，先朝向亮光处，后环视四周。我这是在哪儿？哦，和华不是刚给我做完手术吗……啊！我仍然是我……瞬间，一连串

的意识在她脑中闪过。“和华，成功了！……就象睡了一觉。”她激动地叫起来。

和华松口气，疲惫地坐到椅子上。

当罗娜的旧脑在丹雪体内醒来时，看见和华、罗娜站在床边。她奇怪地盯着罗娜：“这不是我的身体吗？和华，你怎么把它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呢！”她有些生气。

“你们都是罗娜，只不过她仍在自己的躯体里，而你却在丹雪小姐的躯体里罢了。”和华解释道。

她好奇地摸着自己的腹部咕哝着，“……真不可思议，怎么一下子就怀孕了呢？”

“这位丹雪小姐的大脑已坏死，可以说是你挽救了她肚中的胎儿，你做了件好事。今后，我们就叫你丹雪·罗娜吧！”和华想活跃气氛。

“怎么叫是你的自由，反正我就是罗娜，你应该把身体还给我。”接着她哀伤地说，“见到雷光和我的女儿，他们还怎能认识我呢！”

罗娜站在一旁思绪万端。眼前这位女人确实就是自己！她觉得必须尽快同丹雪·罗娜勾通思想，对此她非常乐观，她相信丹雪·罗娜会理解自己的。

罗娜和丹雪·罗娜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就是对方、对方就是自己。她们彼此十分了解，思想一点就通，对话就象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罗娜的身体在婴儿脑垂体的作用下越来越年轻，时光对于她就象是倒流了二十多年。

六 神奇的 ESP 信息

从海岛上考查归来的雷荣和鸥岛按响 A 市近郊一幢别墅大院的门铃。雷荣在学校住的是集体宿舍，带鸥岛去不方便，她便决定来求助她的心理学老师——田野教授。

佣人将他们领到客厅，一位精神矍铄留有山羊胡须的老人闻讯从客厅一侧的楼梯上走下来。“是荣荣啊，难得今天大发慈悲来看看我这孤老头子！”他就是田野，至今单身一人，他非常喜爱雷荣，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

“哦，老师！”雷荣奔过去吊在他脖子上。



他不是有意的，否则，他不会跟我重回 A 市。”

“那就更应该报案，只有向警方证明他有病才是解脱罪行的唯一出路，这样东躲西藏不是个办法，弄不好，还会毁了你自己！”田野坚定而心疼地说。

说什么也没用，雷荣知道老师最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可以毅然排除一切干扰。要想阻止老师去报案并得到他的帮助，只有将鸥岛的命运同自己的幸福联在一起！“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老师！求求您，一定要帮助我们。”尽管是说谎，她脸上仍泛起红晕。她毕竟还是一个

“不是跟您说过我考查去了嘛！”说着她在他光亮的前额吻一下。“这不，刚回到市里就来您这儿了。老师，我还给您带来一个人！”

“您好，老师！”鸥岛恭敬地说。

“欢迎，欢迎，既然来了就在这多住些日子！”田野很高兴，马上吩咐佣人给他们收拾房间。

雷荣回到 A 市，看到鸥岛的像片印在通缉令上时非常惊讶，但她坚信他不是杀人犯，事出有因，肯定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她询问鸥岛，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后，就更加肯定是他病因造成的。

这天晚上，雷荣被叫到田野的书房。

“荣荣，你不该瞒着我，”田野很担忧，“你怎么和他在一起呢！”

“您知道了，老师，您……不会去报案吧？”她很紧张。

“我想过。”他沉沉地说。

“千万别，老师！”她跪到他腿前，“他有病，

姑娘呀！

田野沉默地低下头。

“老师，您说话呀……”她轻摇着田野。她想起鸥岛在自己怀中委屈得痛哭流涕的憨态，一着急，眼泪便从她脸上淌下来。

田野被她的抽泣惊醒，他为她拭去泪水。

“放心吧，既然如此，老师会帮助你们的。孩子，快别伤心啦！”父亲的女儿最终是要嫁人的呀！他爱雷荣，为了她的幸福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鸥岛将以前的一切都忘了，田野认为必须设法找到他的家和亲人，了解他的病因，才能向警方证明他无罪。但又不能登广告或是寻人启事，因警方正在通缉他，一切只能暗中进行。

田野领雷荣和鸥岛来到皇冠大学的后院，方圆数英里的院内丛生着桦树、野草和杜鹃花。他们沿曲曲折折的小径向田野的心理学实验室走去。

“extrnasensony Penception”田野念出句英

文。“简称 ESP 即超觉。近几十年来，超心理学家已用证据表明心灵感应能力，预知能力等特殊功能并不是个别人的天赋，而是整个人类具备的潜能，当你肚子突然疼起来，你会以为得了肠胃炎而不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的身体接收到一个 ESP 信息；当你无端地想起某个平时从没想过的事物时，你也不会意识到是 ESP 信息，而以为是自己在胡思乱想。特别是 ESP 具有遗传性和血缘相通性。”

“您是说，利用亲人间具有较强的 ESP 能力来探明鸥岛亲人的下落！”雷荣惊喜地问。

“对，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啦。”

来到实验室一切就绪后，鸥岛躺在隔音室里一张特制的软椅上，头上插满很多电极。毗邻的控制室内田野和雷荣坐在巨大的荧屏前调节操作台上的旋钮。

荧屏上，鸥岛已进入催眠状态。田野打开话筒轻轻说：“鸥岛，你见到什么随时说出来，包括你看到的一切。”

一会儿便传出鸥岛模糊的声音，“海……水，水沸腾起来了……一团火……有岛被火光罩住，象是火山爆发……一只鸟，不，是飞机……我和田野教授躺在沙滩上……雷荣驾着飞机……从火光中钻出来……一切都旋动起来……我眼睛发黑。”田野认为这可能是一段预知性 ESP 信息。

“……牙疼……什么都看不见，只是感到牙疼……”第二天的实验中，一开始，鸥岛就叫起来。

雷荣想，自己也正牙疼，莫非鸥岛接收到自己的 ESP 信息？她找来一根针，朝自己的左臂上扎一下。几乎在同时，荧屏上的鸥岛惨叫一声：“……哟——左臂象针刺一样疼。”

田野不禁接过针也朝自己的手背上扎下去，但鸥岛毫无反应。象这类体感 ESP 信息通常只出现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但雷荣、鸥岛之间却出现了这种现象，田野对此震惊而迷惑。

雷荣服了止痛药以后，实验又继续下去。

“一条巷子……房子，很熟悉好象曾经住过……”

田野对着话筒赶忙提醒道：“鸥岛，请你注意巷子旁有些什么特点。”

“……巷子出口有剧院……是东方大剧院……”

这次实验已经过了四十分钟，田野知道鸥岛是累了。“荣荣，快把他弄醒，及时醒来有助于他记住梦中的情景。”

窗外已暮色黄昏，一些小雀聚在一棵大树密集的树叶中嘁嘁喳喳。

田野调查了全市所有的十一所东方大剧院。田野、雷荣、鸥岛三人驱车一个个挨着寻找。在鸥岛的引导下，他们终于找到那间房子。这是位于贫民区一条老巷子里的破旧民房，门锁着。鸥岛感觉这地方如此眼熟，只是仍想不起什么来。因为天色已晚，他们决定翌日再访。

七 被开除的高川刑警

清晨，因为鸥岛怕暴露，而田野又公务在身，所以雷荣独自开车来到昨晚找见的那所房子前，可房门仍然紧锁。

“请问小姐与这房子的主人有什么关系？”一位精壮的男子突然出现在雷荣面前。雷荣发现他有一张坚毅且目光犀利的脸。

“没……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想……了解点儿情况。”因为突然，她有些慌乱。继而她又为自己在这个极富魅力的男人面前的失态而心烦。“他们不在，我改日再来。”说完她扭头便走。

这是一段偏僻的公路，雷荣闷头开车。当两个流氓开着的车与雷荣的车相错时，他们看见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便嬉笑着驾车忽左忽右地挑逗她。

雷荣的车终于被撞到路旁的沟坎里。四周荒无一人，小流氓更加猖狂，他们跳下去将雷荣从车里拉出来，并淫笑着撕掉她身上的衬衫和裙子。她羞愤而无奈。这时，有个男人赶过来，迅猛地两拳将那两个流氓击倒。她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刚才遇见的那个男子。流氓顺地一滚掏出一把刀就又要扑上来。

“当心！”雷荣惊呼。

那男子抓住一个流氓的手腕猛转身一个大背便将他用得四脚朝天，另一个流氓见来者

不善，就扑向雷荣，想以她作为要挟。那男子为护雷荣双手被空中晃动的刀刃重重划了一下，但他毫不退却，仰身抬腿，飞起一脚将那流氓送出一丈开外。流氓知道撞上强手，狼狈地爬上土坎，钻进汽车溜走了。

“您手在流血！”雷荣掏出手绢替他扎好。

“您是什么人？多亏您救我！”

“我叫高川，是一个倒霉鬼！”他爽朗地说。

“这车得找吊车来帮忙才行呵，你开我的车去叫人，反正我这手一时也握不住方向盘。”

“不，还是我先送您回家吧！”

高川家的洗漱室里，雷荣用双氧水为高川擦洗伤口。

“您为什么跟在我后面？”她低声问。

“难道你从没发现自己长得并不丑吗！”他诙谐地说。

她轻轻笑起来。“您打得很好，很有男子气！”她很感激，“谢谢您……”

“嘘——不用说谢谢，小姑娘！”他站起来，把她拉到怀中，缓缓且深沉地吻住她。

她两颊绯红，任他热切拥吻着自己。然而，她马上又推开他，“不能够这样的！”她跑出洗漱室。

在回家的路上，雷荣摸摸自己被高川吻过的嘴唇，既有些欣然又感到羞愧。

高川曾是一名刑警，在调查一起车祸时他发现是蓄意谋杀，幸免于难的被害人就是国内大名鼎鼎的和华财团的总裁和华，而凶手正是他的贴身秘书兼情妇丹雪。他还发现丹雪和情人在浴场被害后，她并没死，而是被软禁在和华的别墅。无疑浴场案件是和华所为，他所以软禁丹雪是怕她受到警方的讯问而暴露自己。高川马上打报告要求警察局搜查和华的住所，但和华的势力太强大，警察局不仅没批准高川的请求反而迫于压力解除了他的职务。高川很不甘心，要扳倒和华恢复职务只有找到丹雪，拿出和华报复丹雪的证据。因而，他一有时间就去监视丹雪落入风尘之前的住屋。他知道丹雪很爱她的小丹浩，万一她获得自由定会回去看望她的爱子，但他一直毫无所获。高川把这一切告诉雷荣后，她想，他确实算得上个倒霉鬼！

回到 A 市好几天了，雷荣一直还没回过学校。自己考查这么久，一定有妈妈的信件！对母亲的思念伴随着雷荣匆匆回到学校。没有母亲的来信，但她接到母亲留下的一张便条，得知母亲已来到 A 市，住在她老同学和华家中。雷荣当即给和华住处挂电话，母亲不在，接电话的佣人说，主人的事情他们从来不过问。

田野陪雷荣找遍和华所有住宅和别墅都不见和华的人影，问佣人，佣人们也一概不知。雷荣为母亲的失踪焦虑不安，无奈之中只好请高川帮忙。

高川调查一阵子后来到田野家中。“我用各种手段侦查过，和华、丹雪，还有荣荣的母亲的确已不在市内。”

“那能上哪儿去呢……”田野嘀咕着。

雷荣忍不住啜泣起来。

“别急，荣荣！”高川安慰道，“和华在海上还有一座私人岛屿，”他拿出一块从什么地方挖下来的纸片，“这就是它的经纬图。他们肯定在这人迹罕至、外人无权问津的孤岛之上。”

田野沉思片刻：“看来，无论是高川的复职，还是鸥岛的身世以及为荣荣找到母亲，我们都必须上岛。”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川响应道。

“只是，岛上一定戒备森严，必须想一个上岛的万全之策。”

“我知道，海上起风暴时岛上的人是无法在外面活动的。”雷荣说。

“恐怕还没等上岛，咱们就先喂了鲨鱼！”高川不赞成。

“荣荣讲的有道理，否则别无它法。”田野出主意，“风浪大，我们可以订购一条密封式汽艇，就不会有危险了。”

八 登上魔岛

海面上滔天的白浪象滚动的山峰，田野、高川、雷荣和鸥岛四人乘坐的密封式汽艇时而被掀向浪峰，时而又象掉进波谷。艇常失去平衡，翻滚着前进，幸好每人都绑在靠椅上，有时，他们完全辨不清天是在上下还是在左右。雷荣感到一阵阵恶心，禁不住呕吐起来。

他们看见有座岛象个倒浮的陀螺，忽隐忽现。高川看看驾驶台上的仪表盘，喊道：“从经纬度上看，这应该就是和的那座火山岛。”

汽艇围岛转了一圈。东面是茂密的热带森林，西面是平缓的山坡。他们选择岛南侧的乱礁丛靠岸。他们拉着手，蹚着齐膝深的水，顶着狂风，躲过涌上来的巨浪艰难地朝岸边走去。

登上杂草丛生的山坡，风更大了，密集的雨水被风吹得几乎是从山坡下斜射而来。

“风太大，大家抱紧树干——”田野喊。

他们拉着手，交替地抱着树移动。闪电无情地抽打着树梢，一个响雷忽然在他们身边炸落，几乎将地劈裂。雷荣一惊，稍稍松手便被风吹向一个荒草丛生的坡谷。高川毫不迟疑地跟着滚下去。

鸥岛转身也要跟去，田野一手抱着树，另一只手将他拉住。“有高川在，她不会有事的！”

高川和雷荣从草坡滚下后，来到一个高阔的岩洞。他们看到对方被淋成落汤鸡的狼狽样不禁都笑起来。狂风仍在洞口呼啸着，天空阴云密布并愈来愈浓，洞内更加黑暗。

在一个避风的小洞内，火苗从枯枝中窜起来。火光下，雷荣的衣裙透明地紧贴在身上。相隔这么近，高川已充分感受到她神秘且诱人的女性气息，这令他不知所措，赶忙低头去弄火。她好象并不避讳自己几乎赤裸的身子呈现在他眼前，他不能肯定她这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他曾遭到她的拒绝。他爱这个姑娘，因而不忍心让她为难，同时更担心会因为自己而使她受到伤害，哪怕是丁点的伤害。

“把外衣脱下烤烤吧，别凉坏身子！”他轻声说着抱了些枯木向小洞外走去。

他在大洞一角另生起一堆篝火。无意中他发现里面的洞壁上映出她的影子，影子解开腰带脱去裙。他仿佛嗅到她身上那淡淡的乳香味，他忙扭头尽量去想些其它的事情，但不行，她的形象总浮在眼前。必须见到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只是过去同她讲几句话，只是聊聊天，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他想着，终于站起身朝洞口走去。

雷荣跪坐着面向火堆，手上撑着裙和胸衣。黑发高高盘结在头顶使她脖颈长长的象天

鹅；她丰圆的背部笼罩着暖融融的黑暗；背廓却被火光映得透澈明亮，她整个身体象玉塑在火光中闪闪烁烁。

她听见了身后的声音，但没回头，只是放下手中的衣物，象是害怕又象是等待。他怀着一种崇尚、虔诚的心情来到她身旁，他一只手轻放在她滑细的肩头，象赞叹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手很轻柔地蠕行。当他手指滑过背部时，她身体已明显地微颤起来，终于，她双肩抖动一下，并抱起手臂，给人一种可怜的印象。于是他的手谦卑地缩回来。在她的畏缩中他出奇地平静了。

她一直微低着头，能看见身旁那双汗毛密集的男性的腿。他手指每一挪动都象有电流传及体内，使自己全身象浮到空中那样不安定。她想抱住那双腿让身体落实，想吸取他男性的活力让自己充满生机，但她感到身体僵直，似乎它已不属于自己，而只是他手上的一件物品。她想象他将猛烈地拥起自己，用男性剽悍得近乎于鲁莽的热情抚慰自己虚脱的灵魂。然而，她看见那双腿向后退去，听见那轻微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蓦然，她深切地后悔起来，后悔那一切不该只是发生在想象之中，她感觉到一种失落，身体也变得冰凉，幽怨与渴望开始交替揉搓着她的心。我并没有拒绝你呀，你怎么象个胆小自尊的傻男孩！

风雨渐弱，一会就停住了，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到海面。海上的气候真是变化无常。海边开始有穿各种武士服装背着枪的人在巡逻。

田野和鸥岛拧干衣服，防止被武士发现，他们只有沿锥形火山南边的悬崖攀援而上，到热带丛林里暂避一时。

各种海鸟在他们头顶喧嚣不停；万丈悬崖之下，浪头碰撞到堡礁后呼啸而起抛撒着落下，白色水沫在湛蓝海面的衬托下酷似一簇簇怒放的白菊。

田野艰难地跟在鸥岛身后。不小心，踩着一块活动的岩石，田野的身体失去重心向悬崖滑下去，幸好崖壁上的荆棘将他浑身衣衫勾住。踩落的石块惊飞一群歇于下面壁石上的海鸟。田野被鸥岛拉上来时已满头冷汗，田野催促道：

“快离开这儿，惊飞的鸟群会将我们暴露!”

刚爬了一会儿，他们便听见下面传来脚步声，于是忙藏身于乱石之中，只见两个武士爬上来。田野和鸥岛居高临下，用石头将武士们砸倒在地。

田野和鸥岛换上武士的服装，来到山下，躺在乱石上假装昏死过去。那衣服上的血迹使他们真象刚从上面摔下来一样。

一队巡逻的武士发现了躺在乱石中的田野和鸥岛，便一声不吭地抓起他们的胳膊腿，提起来就走。田野偷眼窥视这些武士，他们年龄和高矮各不相同，但脸上都毫无表情象挂着同一张面具。

来到一个地下出口，武士们把田野和鸥岛交给洞口前的两个警卫后便离去。有个警卫拿起挂在胸前的报话机呼叫：“有两个‘火山号’破损，但大部分部件还可以回收，完毕。”

九 地下大脑贮藏室

两个白衣人分别推着一辆担架车从洞内走出来。警卫们将田野和鸥岛安放在担架车的塑料布上后，白衣人便推车朝洞内走去。田野和鸥岛的脸都被白布盖着，田野感觉转了好几次电梯，他知道已来到地下深处。

担架车停下来，田野听到后面传来电动门关闭的声音。大概已送到什么屋子里，白衣人可能要离去了吧。然而，田野很快发现白衣人没有离开并听见有剪刀铰布的声音，他查觉自己的裤子已被剪开，白衣人在自己腿根处搽抹什么液体，接着，又听到一些金属的碰撞声。他们要干什么呢？田野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鸥岛惨叫一声。当田野睁开眼看见身旁的白衣人拿着手术刀时，他才明白了，原来白衣人正准备支解他们的身体。

鸥岛从担架上跳起来，一掌将那白衣人推倒在地上。鸥岛的行动可能出乎白衣人预料，田野身边的白衣人被惊呆了，就在这一瞬间，田野从白衣人手中抽出手术刀，迅雷不及掩耳地向白衣人的喉管划去。鸥岛则继续扑向那跌倒的白衣人，用腰带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这屋有三面墙全是金属柜子，田野出于好奇

打开柜门，一团白色的冷雾散去后，只见里面冻结的全是人身上残缺的肢体。田野感到一阵恶心。

田野和鸥岛脱掉武士服穿上白大褂从屋里走出来，并将电动门重新关好。外面是曲折的廊道，不时有白衣人走过。廊道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房门，房门上都挂着玻璃牌。田野回过头，只见刚出来的这个房门的玻璃牌上写着：“肢体冷冻室”。他们学那些白衣人的步态，旁若无人地朝廊道的一边走去。

有扇门的玻璃牌上写着“大脑贮藏室”。田野示意鸥岛进去看看。鸥岛推一下门没开，用肩使劲一顶，门仍然纹丝不动，所有的门都是双层铁质的，田野知道不能硬干，他发现门框上有个不显眼的小按钮，他按一下，很快，小门窗便打开。

“请出示你们的卡片。”一个机器人把头从门窗探出来说道。

“卡片丢了，我们有任务需要进去，”鸥岛说，“请你开一下门。”

“对不起，我必须按指令行事。”机器人的声音单调并带有回响。

“你的指令是什么？”田野赶忙问。

“没有卡片的人一律不准进入这间屋子。”

“那请问，你是人还是一件东西？”田野决定打乱机器人的思维。

“你才是一件东西。我是机器人!”它表示不满。

田野把鸥岛拉到门窗前。“你瞧，他是年轻人，你是机器人，我是老年人，我们都没有卡片，但你进入了这间屋子，而我们却不能。所以，听着机器人!要么你放弃指令让我们进去，若执行指令你就应该出来。”

机器人犹豫了片刻。“我必须执行指令。”说着，它打开门迈着笨拙的步子走出来。

田野和鸥岛架着机器人闪进屋内。这是个技能机器人，鸥岛强健的臂膀足以将它搂抱得动弹不得。田野很快就找到它的运动线路并扯断它。

“我上当了。”机器人说完头垂下来。

田野看到身旁棕榈树下的玻璃缸里浸泡着一具大脑，并有丝状物将它同旁边的仪器联系在一起。他不知道这台仪器的作用，转身抬起

机器人的头，另一只手指着那台仪器：“机器人，你的指令并没有反对你告诉我们这台仪器的功能。”

“这是接收仪……”机器人说。

“怎么打开？”田野不等它说完接着问。

“顺时针扭动那个绿色开关。”机器人说完又小声咕哝道，“我又上当了，指令也并没让我告诉他呀！”

鸥岛听完机器人的话已扭动绿色开关。

“你怎么在这儿，和华不是让你去完成什么复仇的使命去了吗？”仪器里传出声音。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们？”田野惊异地问。

“我叫雷光，您旁边的这位就是我的躯体。”

“你说的是我？”鸥岛指着自己的鼻子，“可我就是我，怎么是你的躯体？”他表示不满。

“和华说你的大脑是由一具幼儿脑混入我的部分思维信息而成的。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思维混乱的人，看来，新的生活已使你重新产生了自我意识。我该怎样称呼您呢？”仪器里发出的声音有些呆板。

“就叫我鸥岛吧，大家都这样称呼我。”

“对不起，鸥岛先生，我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您！”

“没关系，我这次上岛就是来查明自己身世的，这么说我有一半是你。”

“我也说不清了，象您讲的那样，可能您就是您自己吧。”雷光理智且友好。

“和华为什么要你和躯体分开呢？”田野好奇地问。

“唉，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与和华是同校同学，并且，我和他还是最好的朋友。当我娶了妻子罗娜后，和华就一直对我嫉妒在心。去年，我长了脑瘤，和华主动提出要亲自为我做手术，盛情难却。再说他的技术也确是第一流的，我们虽曾是情敌，但我想事隔这么多年，他总不至于因此而对我下毒手吧。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已变成如此心狠手辣的狂人！……他当初改名和华，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他是想同上帝耶和華一样主宰人的生命呵！”

“放心，雷光，我们会将这个狂人的罪行公布于众的，”田野安慰道，“到时候我们再来救

你。”

“没有人救得了我，我知道，这么复杂的换脑手术，目前除和华外，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完成。再说，要治服和华也谈何容易，他是名流，一般的证据对他没有威胁。”

“那怎么办呢？”鸥岛有些着急。

“只有采取非常行动，看能否起作用。”

“什么非常行动？”田野问。

“火山岛右上空有一颗同步国际通讯卫星，这半年来我一直在想，若能改变火山岛电脑之母的程序，使收发倒位，再调整频率就可以把和华贮存在电脑中的材料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布于众。”仪器里发出的声音毫无感情色彩。

“可是，这样的电脑之母大多是自控的，指令一旦进入内循环，包括制造它的人也再不能改变它。”田野说。

“从外观是不能改变，但若进入它的内部，我想不是有可能影响它的。”雷光大脑停顿会儿，“这只有我现在这种样子才能做到，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

“需要我们做什么？”田野问。

“用这个机器人身上的线路将我接收仪上的终端同你们身后那台数据贮存器的终端联接起来。这个小电脑与中心是相通的。”

田野和鸥岛按雷光大脑的要求准备就绪后，田野叮嘱道：“雷光，情况不好就赶快退出来，否则，你不但不能改变它，它还会销毁你！”

“谢谢！成功与失败对我都是一种解脱。若碰见我妻子和女儿，请你们替我转达，我爱她们！……好，我进去了。”

田野和鸥岛站立一旁焦急地等待着。一切都那么平静，但田野知道雷光大脑正在同电脑之母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仪器终于讲话了，“已发出去……发出去一部分。它的自控力太强大了。”

“算了，雷光，别毁了自己！”田野很担心。

“不行，我必须再试一次。”

田野和鸥岛又等了片刻，突然，盛大脑的玻璃缸里传出一阵象烧红的铁针落入水中那样“啞啞”的声音。田野感觉不妙，猛将连接线路扯断。“喂，雷光！你还好吗？雷光……雷光……”但他再也听不到仪器的回答。雷光消失

了，瞬间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多么可怜又可敬的人啊，为了铲出邪恶，他献出了最后残存的一点点生命！田野眼角已挂着一颗老泪。

他们挨着将一具具大脑接收仪打开，但没发现雷荣的母亲和丹雪的大脑。田野想，和华可能还没有对她们下毒手。他们决定仍回到地面去寻找。

十 家人相遇

洞外已雨过天晴，鸟叫虫鸣。从高川在岩洞里离开雷荣后很长时间她都没看见他人影，她怕他因情绪低落而出事便穿好衣裙到洞口附近寻找。

听见水响，雷荣朝树林那边走去。来到近处，她蓦然站住，只见高川正赤身露体站在环礁湖的浅水里用手浇水洗澡。她羞怯而惊奇，想离开却感到双腿无比沉重，他身上象有磁力使她目光一动不动，因为有树叶遮掩，他没有发现她，仍自由自在地浇着水凌空塑出一个个健美的姿势，她为自己的行为而难堪，满脸羞红，然而，在这美丽坦荡的大自然里，羞涩只是朵瞬现的昙花，她逐渐镇定下来，一些不知名的花瓣在海风的吹拂下从高树上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水面和他肌肤上。她觉得没有理由不欣赏这毫无矫饰的人体美。他胸前隆起的胸肌以及两侧浑圆的肩头使他胸部象一堵厚实的墙，阳光从晃动的树隙间对他身体交叉扫射，他整个身体仿佛是一簇在绿影中熊熊燃烧的金黄的火焰。这是生命、是青春、是雄性、是刚烈的火焰！泪水从她浓密的睫毛下奔涌而出，她被感动得止不住哭了。

雷荣突然听见身后有动静，猛回头，几个武士已向扑来。她挣扎着不顾一切地高喊：“快跑——高川——”

田野和鸥岛从大脑贮存室出来后，好不容易才来到最上一层的隧道。他们机敏地跟随三个白衣人排着队走出洞口。外面已夜色朦胧。他们轻易甩掉那三个白衣人。

田野、鸥岛穿过锥形火山的南半腰来到岛的西侧，西面平缓的草坡上是成片的椰树林，透过树林，看见远处山坡上有灯光，他们循光

而上。

这是一幢现代派造型的房屋，有三面墙全是玻璃，室内摆设豪华、光线柔和，有两个漂亮女人在下围棋，那是罗娜和丹雪·罗娜，田野不认识，他只认出坐于她们一旁的老男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和华。鸥岛却觉着这三个人都很面熟。

和华笑着站起来，田野忙贴近一扇半掩的窗前。

“我早说过，你们俩下棋永远都难分胜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和华说完便出了门。

丹雪·罗娜挺着肚子躺到床上，罗娜按一下床头的按钮，顷刻，半掩的窗子全部缓缓自动地合拢，玻璃也开始由透明变为茶色，再变为深棕色，最后丝毫也看不见室内的情景。

田野和鸥岛设法躲过门外的警卫进入了房间，突然，灯光骤亮，他们的眼睛还没适应光亮，就感到背部顶上了枪管。

“你们是谁？”女人的声音。

“我们是谁无关紧要，只是奉和华之令来问问你们是否认识罗娜和丹雪这两个女人。”田野开门见山，

“罗娜就是我们呀，和华怎会给你们这样的命令？”她们后退一步。“没想到你们也会撒谎，请转过身来，”罗娜和丹雪·罗娜异口同声，就象排练过一样。

田野、鸥岛转过身来，罗娜、丹雪·罗娜竟同时盯住鸥岛，手枪也都掉在地上，惊异地念道：“雷光……”她们百感交集。多么熟悉的身影，二十多年了，雷光，你还记得你的妻子吗！她们激动得泪流满面，不由自主地迎上去。尽管和华说你已堕落并另有所爱，但你毕竟是自己想念二十多年的活脱脱的丈夫呀！

“你们究竟是谁？”鸥岛见两个女人含着泪向自己走过来，他感到困惑，本能地朝后退去。

“雷光，你真这么狠心，连你妻子都不想认了吗！”罗娜和丹雪·罗娜忍不住悲泣起来。

“妻子……”鸥岛盯着罗娜竭力思索，终于几个形象从大脑深处浮现出来，他感到这个女人很面熟、很亲切。“可你是荣荣的母亲，怎么又是我的妻子？”他声音已明显有些焦躁。

丹雪·罗娜不觉走上前说：“我们既是荣

荣的母亲也是你的妻子。雷光，难道你已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此时，鸥岛与丹雪·罗娜离得很近。他看着她的脸，脑子里又有另一些意象跳到眼前，一种莫名的亲情使他的眼睛发热、发酸，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妈妈……你是……妈妈！”他含糊地念道，泪水充满眼眶。

“我不是妈妈而是妻子……尽管我的身体不是你妻子，可我自己是你的妻子！”丹雪·罗娜语无伦次的解释将鸥岛从那种油然而生的情感中推出来。鸥岛来回打量着两个罗娜咕哝道：“妻子……妈妈……”他脑子里各种形象不断跳动着混杂在一起。他突然暴躁地高喊：“这是怎么回事？天啦，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门“轰”一声被人撞开，两名警卫端枪撞进来。

田野迅速蹲下，准备捡起罗娜掉地的手枪，警卫的行动更加敏捷，“哒哒……”一发子弹射在田野胳膊上。

罗娜、丹雪·罗娜奋力扑过去护住田野和鸥岛。“不准胡来，和华不会答应你们的！”她们同时警告警卫。

“我们正是执行和华博士的指令，杀死一切外来人。”警卫们拉动枪栓一步步逼上来。“请你们让开，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

她们知道这是一群唯命是从的“机器人”对他们说什么都没用了。

丹雪·罗娜背靠着鸥岛将他朝玻璃墙推：“雷光，蹬破玻璃快跑吧，我会告诉和华再来救你。”

鸥岛一脚踢碎玻璃墙，喊一

声，“教授快跑！”便先跳出去。田野因胳膊受伤行动不便。正准备跳时，拥上来的警卫将他抓住。这时，和华带着一帮火山号武士迅速赶到：

“哦——原来是著名心理学家田野教授，真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呀，今天登岛有何指教！”

“和华大名如雷贯耳，指教不敢，倒是想请教几个问题。”田野冷静地说。

“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先治伤要紧，”和华显得很有风度，“讨论之事，来日方长！”然后，严肃地对武士们说，“扶教授去疗伤。”

武士们跟在和华、罗娜、丹雪·罗娜和田野的身后，他们沿弯曲绵延的过廊向前匆匆走着。廊道在两侧灯光的辉映下象一条盘曲在山腰的巨龙。前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田野渐渐看清是另一群武士正押着雷荣走过来。

“荣荣，是荣荣！”罗娜和丹雪·罗娜同时惊喜地迎上去。“我的荣荣，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她们推开雷荣身边的武士。

雷荣迟疑半天，打量着罗娜，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妈妈……您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你没出什么事儿吧！”



“没有，孩子。我留给你的纸条看见了吗！”

“我们正是看了纸条才找到岛上来的。”雷荣突然看见人群中的田野，“老师！……老师，鸥岛呢？他不是同您在一起的吗！”

田野明白了。鸥岛的身体是雷光的，而雷光却是雷荣的生身父亲，难怪在鸥岛和雷荣之间曾出现“体感 ESP 信息”！雷荣为保护鸥岛一直和他假扮情人，所以，当田野得知雷荣和鸥岛的身体实际上是父女关系时，他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田野还没从呆状中觉醒过来，雷荣又摇晃着他喊道：

“老师，鸥岛他怎么了，啊？……他究竟怎么了……”

“他没有死，跑了……”田野含糊地说并用手无力地朝左边指一下。

“……他会被打死的，鸥岛——”雷荣神经质地冲出人群，跳下廊道消失在黑暗之中。

几名武士端枪就朝雷荣跳下去的方向射击。

“不能开枪！”罗娜和丹雪·罗娜尖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开枪的武士撞去。

“住手！”和华一声怒斥，武士们才罢休。

雷荣不明白自己的母亲怎会变得如此年轻，不过看上去母亲似乎并没受到威胁，这让她松了口气。此时，她最担心的就是鸥岛，他时常象孩子一样天真、幼稚，而这座奇怪的岛上到处是疯狂的武士，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死。岛上的那段生活使雷荣对鸥岛的感情一开始就带有母爱的色彩，她在他面前感到自己具有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不象在高川身边自己显得那么柔弱、轻松。潜意识中，她一直在对鸥岛施行一种责任或义务。

雷荣来到海边的礁石丛中时，隐约听见前面有厮打的声音，她循声而去，猛地被什么绊一下，她仔细一看是一个武士倒在被海水浸湿、的沙里，脸上有血迹。前面可能就是鸥岛！她摘下武士的枪，赶到近处，躲在一块大石后。暮色之中有四个人在不远的空滩上扭在一起搏斗。她从大石后跳出来高喊：“鸥岛——快趴下——”她看见一个人影推开另外三个趴在了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她提枪猛扫，那三个人影重重地倒在沙地上。她赶忙跑过去。

“鸥岛，没伤着吧！”

“没有……但我不是鸥岛……”

“高川！”

“是我，”高川喘着粗气，“幸亏你及时赶到，这几个家伙简直是亡命徒！”

“你看见鸥岛没有？”

高川喘着气摇摇头。

“你一定要找到他，高川，他会被打死的！”雷荣急切地求助高川。

“可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他自语。

你已经被关在了人家的心里，高川，你可真傻，是你自己不接受一个姑娘的承诺，可现在你又为一个患病的可怜男孩吃醋！“鸥岛有病，难道你也有病吗？”

“当然。”

“什么病？”她有些紧张。

他指指自己胸口自嘲道：“这儿，有心病！”

“你坏！你骗人！你真是个小气鬼！”她笑喊着，用拳头娇嗔地轻敲他的胸脯。

高川抓住雷荣的手，突然把她拥在怀中，在她耳边低语：“要不是在黑夜，我是不敢这样拥抱你的！”

“为什么？”她同样低语。

“因为，第一次你拒绝过我！”

“你也拒绝过我，今天在岩洞……”没等她说完，他已用吻将她打断。

他吻着她的唇说：“那我们一比一……交了个平手！”

高川和雷荣躲避着武士朝岛的南岸靠拢，他们以为鸥岛会到登岸地点等候。来到藏艇的岩缝前，可人艇都不见影子，他们正怀疑是否找错地方，一个高大的“水鬼”忽然钻出水面扑向他们。高川推开雷荣，只几个回合便将“水鬼”放倒水中。早在高川同流氓搏斗时，雷荣就见识过他的敏捷和力量。

岸上传来武士们的跑动声、喊叫声和枪声。高川脱下“水鬼”身上的潜水服为雷荣穿好。那边已有几个武士找过来。高川忙拉雷荣跳入水中。

海水真凉。高川和雷荣在水中交替地吸着氧气，他们做手势交换思想，然后携手朝水底潜去。能隐约看见各种奇形怪状的海草在水中

浮动，象夜风中摇曳的树林；海底白色的珊瑚却好似从树隙撒下的斑驳的月光。那边隐约有亮光忽隐忽现，可能是汽艇玻璃的反光，游过去，果然是那只汽艇，他们试着搬动几次，太沉，两人的力量是无法将它浮到水面上去的，高川想，只有同他们干一场了。

他设法打开小舱，取出一个盒子背在身后，里面是自己留作备用的一只大口径短枪。他们离开汽艇决定先到东面的热带丛林暂避一时再见机行事。

十一 神秘的地下世界

高川和雷荣在水中朝东边潜游。雷荣身后的氧气瓶可能是在高川和“水鬼”搏斗时破损了，串串气泡直升向水面，他知道必须尽快上岸，否则，氧气是不够用的，不一会，他们发现身边的岩壁上有个黑漆漆的大洞，高川想这么大的洞也许能通到岛上。他牵着雷荣游进去，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他们摸索着游了约三十多米就到了头，奇怪的是最里面的洞壁非常光滑，不象洞的两侧凹凸不平，他们游着上下左右地摸，感觉它象是一块金属质的墙壁。正摸着，高川的手忽然感到一丝振动，接着“岩壁”中间裂开一条亮缝，啊，是金属门！他们赶紧将身体贴到洞壁的凹陷处。门逐渐开大，从里面射出两道刺目的光柱，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缓缓游出。是潜艇！他们大惊。潜艇与他们擦身而过，就在金属门即将关闭之时，他们机敏地闪进去。

里面的水域有亮光，当身后的门合拢后，水便很快退去，他们的脚落在了平滑的水泥地面上，但他们的身体很快察觉到一种膨胀感，是气压降低的缘故，说明这是一间闭合极好的密室。瓶内的氧气已泄漏得所剩无几，雷荣干脆将潜水服脱下。

“不尽快离开这儿，我们会死的！”她有些紧张。

“找找，看墙上有没有机关。”

他们着急地四处寻找了半天仍什么也没发现。由于大量活动，他们开始感觉呼吸有些困难，“氧气越来越少，我们要尽量少活动，减低耗氧量。”高川顺着墙壁坐到地上，但他神情

依然沉着。

雷荣不是个胆小的姑娘，但在临近死亡之际，她泪水唰唰地流下来。她靠到他身旁：“高川，我不想死，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不想这么早……就死去！”

高川默默把她搂到怀中，象哄孩子样用脸抚揉她的秀发，但他什么也说不出。他们都沉默着。

她从他怀中抬起头轻轻问：“高川，你爱我吗？”

他默默点头。

“我要听见你说！”她撒娇道。

他注视她，眼中逐渐恢复光泽。“我爱你，我爱你！”他切切低语。在迎接死神的前夕，为何还要约束自己，为何不充分享受这人间最后的生活。

她脸上现出甜蜜而坦然的笑容，她炽热的眼光凝视他，并伸手拉下他的脖子，吻住他的唇。“我求你，亲爱的，不要象岩洞里那样拒绝你自己！”她柔声细语。

他们缓缓且深沉地拥抱着一起。

刚才对死神的畏惧已经无影无踪，现在，她爱一切，欣赏一切，赞美一切，她象上帝样博爱众生。她感受到一阵阵幸福的来自灵魂的震撼。这是大陆与大陆的撞击而产生的惊天动地的震撼；这是强盛的地热力的膨胀冲破地壳而爆发的岩浆！她挣扎着，那飘舞的长发、扭动的腰肢以及那不断划动的洁白的手臂都是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抗争。

他们终于战胜恐惧而赢得了一次辉煌的成功。她感觉自己平躺的身体舒展开来，不断扩展成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大地，能让万物的种子孕育、成长，为莽荒的辽原增添生气；为空芜的天宇赋予灵魂。此时，她已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拥抱死亡。

呼吸更加困难。他们闭着眼依偎在一起，什么也不想，只是充分感觉着对方，静静地等候死亡。

高川逐渐感到有一种冰凉的东西从丹田流布全身，使身体轻飘起来，他意识到，他们俩其实正处于一种气功状态。高川是个气功爱好者，他的大小周天都曾经练通，在这样特殊的境地，他稍加意守便觉得周身的气感越来越

强。“亲爱的!你有什么感觉?”他闭着眼喃喃地问。

“浑身好凉!”雷荣低语。

“这是我的气场。你闭上眼,把注意力放在丹田,想象这些凉气通过丹田吸进你体内。”他仍喃喃道。

她闭上眼,照他的话做了。她也感觉身体飘荡起来,呼吸也似乎不再困难。

“你想象我们身旁的墙只是全息摄像的幻影……我们身体象鹅毛一样……轻轻飘过墙壁。”他轻声导引着她。

在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心境下,身心最为坦然。她依照他的提示想象他们的身体一次次飘过那堵虚墙。她眼前倏然闪过一道亮光,身体象是穿透一层轻纱。她睁开眼时,只见自己和高川已置身于一条光线昏柔的隧道中。

他们好长时间没能反应过来。高川终于兴奋地喊道:“我们成功了!”

“亲爱的!这就是‘搬运术’?可我从没练过气功呀!”她似乎还有些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每个人都有气功,越是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就越容易发挥出人的潜能。”

高川打开身后的盒子取出短枪在前面开路,他们小心前进。稍稍碰出一点声音,整个隧道内便发出很大的回响。

经过好几个弯道和交叉口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从门缝看进去,里面是一间宽敞的长方形拱顶大厅,厅中间整齐排列着各种仪器,仪器两旁坐着两排穿白长褂的人,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操作仪器或是埋头写算着什么。

“劳驾,请你们让让!”说话声将正偷看的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高川猛转身靠到一边的墙上向后举起短枪。原来是两个同里面穿着一样的人,他们手里抱着厚厚一叠书,见高川和雷荣迅速闪开贴在墙上便点头礼貌地说声,“谢谢!”推开门向屋里走去,雷荣半天没能反应过来。好一场虚惊!这真是个神秘的地方!

“跟我来。”高川沉着地领头朝厅内走去。那些白衣人丝毫不理会他们,象是都忙得毫无暇顾及别人一样。

在白衣人中间,雷荣惊异地发现了两年前

已丧生于车祸的张弦教授,他正摆弄各种玻璃器具专注地做着生化实验。“张弦教授!”她轻唤一声。教授无动于衷。“你怎么了,教授,我是您学生呐!”说着,她激动地扳过他的肩。

“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弦毫无表情地挣开她,又继续去摆弄那些器具。“请你别干扰我工作。”

雷荣呆呆地望着张弦,从他那陌生而僵直的眼光中,她醒悟到那个风趣亲切的张弦教授确已离开了人间。她心里一阵难过。

他们心情沉重地离开大厅。在网络密布的隧道中,他们根本分不清方向,只得乱窜,无意间竟闯进一个设有监视器的禁区里,他们终于被发现。隧道里到处响起电脑的呼叫声:“各位‘地鼠’号请注意,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研究基地。”顿时,所有的门开始关闭,笛声四起,警卫们跑动着四处搜寻。

高川和雷荣被迫窜入一间机房,但警卫们已经发现,封锁住机房的大门并一步步向里面逼进。他们躲在一些机器和各种管道的后面被警卫一步步逼向一个死角,阵阵子弹象雨点般射过来,打得机器和管道叮咚响,有一根水管被炸破,碗口粗的水迅疾向机房四周溢流。高川用短枪放倒冲过来的两个警卫,但越来越多的警卫仍毫无惧色地朝这边压来。危险已迫在眉睫,要不是看见高川仍如此沉着冷静,雷荣想,自己肯定早已喊出声来。高川环视四周的环境,他突然纵身一跃抱住了一人多高的悬于头上的一根管道,缩臂引体将身子翻上去。

“快把手伸给我!”高川一手抱住管道,另一只手伸下来,将惊慌失措的雷荣提上去。

高川将雷荣安顿好后,抓住墙角一个电闸盒下的高压电缆,用力一拽,闪出一阵耀眼的火光,线头给扯下来,他将线头朝早已浸满水的地上扔去。

“啊——”一声声惨叫,机器那边传来很多人体倒地的声音。水流向哪儿,电就传到哪儿,其他没触电的警卫都被逼向门外。几个已爬上悬管的警卫因为在明处,都被高川用短枪一个个撂倒。

“咱们必须离开这里,他们马上就会想办法过来的!”高川说。

“唉,你看!”雷荣惊喜地指向一根很粗的

管道，管口有排风扇，“那是通风管，它一定还有出口。”

高川牵着雷荣从一排排悬管上朝通风管爬过去。他用枪射断螺钉，卸下近半人高的扇叶，扶雷荣爬进黑洞洞的管道。他进去后又将扇叶放回管口以作伪装。

管内一片漆黑，强大的风流使雷荣颤抖。他们感觉爬了很久以后，她发现前面有亮光，于是，便又鼓足劲艰难地朝光点爬去。管壁很粗糙，高川感到膝盖很疼，用手一摸粘乎乎的，是血！“等等，荣荣！”他声音在管中嗡嗡作响。朝她膝盖上一摸，也有血。他用牙撕开衬衫下摆，心疼地为她包扎。

她感到全身一阵温暖，觉着只要有高川在就没有不能战胜的困难。她早已为他男性的胆略和勇猛所倾倒，此时，她又为他男性的温情而陶醉。

“再坚持会儿，亲爱的！这管道一定有出口通向岛上。”

“嗯！”她噙着泪花使劲点头。

爬到管口，他们并排透过扇叶望出去。下面是一间宽阔的房子，房内摆满各种仪器。

“那不是和华和鸥岛吗！”雷荣惊出声来。

“嘘——”高川示意她别出声。

“现在我问你，”和華的声音在室内回旋“你的代号叫什么？”

“火山。”鸥岛站在一个圆筒形的玻璃罩里，头上安着很多金属质的小器具。回答时，他闭着眼睛毫无表情象机器人。

“你的主人是谁？”

“和華博士。”

“你的使命是什么？”

“保卫火山岛。”

“好，很好！”和華对身边的助手命令道，“给他武装起来。”

站在旁边的助手将鸥岛从玻璃罩里放出来，并将一套古代武士服装给他换上。

高川明白了，岛上的武士同鸥岛一样都被和華改变了大脑，那些白衣人只知道工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无疑也被和華改变过，难怪和華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接连不断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才子，原来，他就是靠剥削这些可怜牺牲品而发财的！

“鸥岛……鸥岛……”雷荣紧紧抓住扇叶低声哽咽地呼唤。

“坚强点……坚强点！”高川紧拥住她，安慰地吻去她脸上的泪水。

十二 人性的毁灭

田野被和華手下带去疗伤的第二天上午，又被罗娜和丹雪·罗娜叫去她们的住所。田野是名人，和華觉得他有用处，加上两个罗娜的坚决要求，和華不得不让他去见她们。

罗娜对昨晚发生的一切实在弄不明白，她完全糊涂了。“田教授，我丈夫他怎么了，为何连他妻子都不认识呢？”

当田野将和華的骗局以及雷光大脑为揭露和華的罪行而被消毁的经过告诉罗娜后，她们无比悲愤，但是，她们还并没有垮掉，因为早在二十年前她们就已经受住了失夫的痛楚。

“可是，荣荣怎么可能同她父亲在一起呢？”

因田野误以为雷荣已成了鸥岛的人，便感到这问题难以回答。他沉默不语。怎么告诉她们呢？她们若知道了雷荣与鸥岛的关系后，能逃脱人伦的断头台吗？他心里充满矛盾。但为了保护荣荣，他还是决定告诉她们。

听完田野的话，罗娜她们难以接受。“这不可能，不可能！”

田野深叹口气：“是荣荣亲口对我说的。”

罗娜这下彻底地垮掉了，但她们仍侥幸地寄望于这是场梦。她们神情恍惚地抬起手臂狠咬一口，一阵疼痛使她们的眼睛从呆滞中转动起来。

“请您出去一下行吗？教授。”一阵沉默后，她们忽然异口同声但却坚定地说。

田野刚出门不久就听到身后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他返身回跑，踢开门。罗娜、丹雪·罗娜已倒在血泊之中，地毯上有支手枪。死了，都死了！是啊，她们怎能有勇气面对如此惨绝的事实呢！

田野疲倦地从罗娜房里出来，刚走上长廊便接到一个武士的通知，说和華要见他。他也正想见到和華，这场噩梦该收场了！

田野随武士来到和華的办公室。

“我亲爱的朋友，打扰了！”和華热情地迎

上来。

“有何贵干？”田野压抑地问。

“你看这火山岛风光怎样？”和华主动调节气氛，“若邀请你留在这儿同我合作，不会拒绝吧！”

“当然会！”

“噢，别这样，别让我感到为难，我只是想同你交个朋友。老实说，我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仆人和奴隶。”

“是你残害了他们，把他们变成了奴隶！”

“不是残害而是挽救，当我花钱从他们亲属那儿买来时，他们只是尸体，是我的手术刀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你手术刀既然救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应具有人的权利，你就再无权歪曲他们的灵魂，否则，就是残害！”

“看来，你很能辩论。我很孤独，一直就想有一个你这样的朋友，咱们可以聊聊那些深奥的主题，比如，人类究竟为什么而存在；道德和伦理在科学爆炸的今天又该怎样来评价……”和华话还没完，就被田野打断。

“现在你没权评价道德和伦理，还是先接受它们的审判吧！”田野眼光锐利地射向和华。

“你一直费尽心机渴望得到的罗娜，以及你想保护的丹雪体内你的亲骨肉，都被你自己导演的这场噩梦毁灭了！”他单刀直入。

和华猛惊，取下话筒挂电话，没人接，又忙叫人去查看。

“就在我来这之前，她们刚刚自杀身亡！”

“为什么！”和华强作镇静。

“因为你的卑鄙！”他怒指和华，欲言又止。

“我可是个神志健全的人，即使罗娜和胎儿死了又怎么样呢？”和华仍装得很平静，“你以为知道了这岛上的秘密，自己还能再离开这座火山岛吗？”说话时，他一只手神经质地摆弄着桌上的一支铅笔。

田野发现和华的手有些颤抖，他知道和华的内心已很不平静，他决定再给和华最后一击。

“你以为我会这么傻吗，还没抓到你的把柄就找上门来送死？”

“把柄？你觉得一点捕风捉影的把柄就能置我于死地？田野兄，你太小看我的地位和影

响了！”

“可你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田野毫不示弱，“雷光大脑影响了电脑之母的程序，你储存的那些罪恶的材料已经公诸于世了！”

那支铅笔在和华手中被折成两截。他不再吭声，急忙低头在身旁的一台电脑上敲击键盘查询情况。很快他双手从键盘上无力地垂下来，脸上现出一种绝望的狰狞。

如果说罗娜及胎儿的死给了他沉重一击的话，那罪行败露的最后一击则是致命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四名武士提着罗娜和丹雪·罗娜的尸体走进来。和华顿时跌坐到椅子上。武士们走到办公室桌前，“咚”一声将尸体扔在大理石地面上。

“混蛋，这是两件东西吗？给我滚出去！”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暴怒地吼道。他来到尸体旁，蹲下来抚闭那两双睁着的眼睛。真是我让你们伤心了吗？罗娜，你们告诉我！不论我做了多少错事，但我都是为了你呀，罗娜！……你们别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我的罗娜，我再不会离开你们了！

田野发现和华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和华从尸体旁站起来走到书桌后的墙壁前，在墙上一个密码开关上旋转几下，随一阵轻微的响声，墙的一部分自动开启，出现一个暗柜，他伸手按下这密柜里唯一的一个红色按钮，按钮上立即闪出红光，尽管和华努力克制着自己，但田野锐利的眼睛仍能发现他按钮的手在颤动。

和华关上那堵墙坐回到办公桌后的椅上时，他手里已握着一支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田野。“你恐怕不能够站着走出这间屋子啦。”

“进来时我可没想过会躺着出去。因为，你是个目的论者，杀死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田野沉着地说。

“你的确聪明，但你太自信了，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你无法预料的。”和华打开手枪扳机。

“我算不上聪明，但的确自信。枪响后倒下的只有一个，是你而不是我！”田野说完转身便走。才跨出两步，一声震耳的枪响从身后传来，田野没回头继续朝门外走去，他知道愤怒的上帝终于惩罚了和华。

十三 逃离火山岛

田野从和华那儿出来，正琢磨和华临死前为什么要按下那个红色按钮，突然，“轰隆”一声沉闷的雷鸣，整座岛摇晃了起来。田野蓦然明白，这座岛原名就叫火山岛，只要有足够的炸药引爆，死火山也是会复活的呀！和华要毁灭这座岛，抹掉他大逆不道的罪迹。田野拔腿就跑，他必须找到荣荣、高川和欧岛尽快离开这座即将毁灭的魔窟。

地面震动得更厉害了，一阵紧接着一阵；东面山顶上开始爆发岩浆，那火红的岩浆迸裂到高空再朝四周倾泻而下，一股股灼人的气浪从上空压下来；岩浆散落、流泻四处，树木和杂草迅速燃烧，只一会儿，岛上四处便遍是火光和黑烟以及刺鼻的炭焦味。那些武士们不知道这威胁来自何方，乱作一团，端枪朝空中胡乱扫射。

田野从一间简易房子前跑过，突然被两个白衣人拦腰抱住。

“是我们，教授！”原来是高川和雷荣。

“快到岩壁那儿去，乘艇离开……岛马上就要完蛋了！”田野喘着气喊道。

“汽艇已被他们沉到海底。”四周喊叫声、枪声和火山爆发的震响声混成一片。高川指着身旁的小房子高声说，“我们发现这屋里有架飞机，就乘飞机离开吧。”

“我母亲呢，老师！她不是跟您在一起吗？”雷荣想起来。田野一时不好回答，她摇着他追问，“告诉我，老师，她在哪儿？我一定要带她一起走……出什么事了？”

“她死了。孩子，坚强些！”

雷荣惊恐地用呆直的眼光盯住他，鼻翼和嘴角开始剧烈抽动。

“孩子，在这种时刻，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死去！”田野拥住雷荣亲切地劝慰，“我的孩子，你得保重才对呵！”

岛已倾动得象要翻过来一样，那房子扭动得咯吱作响。钢水一样的岩浆已经流到海边。

“人死不能复生，荣荣快走吧，等会儿飞机就再不能起飞了！”高川催促道。

雷荣终究是坚强的，她立刻从即将爆发的

悲恸之中挣脱出来。

这是架特制的小型双翼飞机，他们把它推到房前的水泥地面上。前面的跑道已被岩浆和裂缝隔断了一截，飞机必须迅速起飞。

“荣荣上去驾驶，我和高川先推上一把让它迅疾加速，不然，跑道是不够用的！”田野高声喊。

雷荣跳进飞机。她曾在俱乐部摆弄过滑翔机，况且，这飞机结构简单，驾驶台前都标有英文缩写。她点上火，机头的螺旋桨便飞旋起来。

银白的飞机出现在开阔地上。增大了目标，立即被那些武士们发现，一下把目标全集中到飞机这里来。他们狂叫着朝这边射击，从四周冲过来。

高川弯腰从跑道边捡起一只枪扔给田野。子弹在他们耳边呼啸，他们推着飞机边跑边端枪扫射已冲上来的武士。

侧面跑上来一名武士，田野正要开枪，却认出是鸥岛，他高喊：“鸥岛，快跟上来——”

“教授，打死他，快打死他！”高川在飞机的另一侧着急地喊。

就在田野犹豫之际，鸥岛一梭子弹打中田野的腿。田野一只胳膊已经有伤，他挣扎着终于跪起来，艰难地举枪还击，将鸥岛击毙。

前面眼看就是岩浆，飞机终于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雷荣嘘出一口长气。

田野仍跪在那里，目视着已升空的飞机。

“亲爱的小荣荣，永别啦！”他轻声自语。

岛震动得更加剧烈，热浪更加灼人，武士们的嚎叫声和枪声更近。田野感到心脏、腹部被猛地撞击几下，他知道是中弹，他再也无法控制身体，倒在地上。他想再最后听听这世上的声音，可四周一片沉寂；他想再睁开眼瞧瞧那架飞机，可他已无能为力，身体上的一切仿佛都不再为他所有，他已经只能拥有一点点思想。……田野觉着大脑象一部锈蚀的机器，终于，什么也想不成串了。

火山岛已被岩浆遍布，岩浆还在以更猛的阵势一喷千丈，岛的上空已被映红，它四周的海水也都沸腾起来。

雷荣挂着泪水驾飞机绕岛转了三圈。

飞机歪歪斜斜地朝迷茫的海天处飞去。

图 李焕伦

科幻和平 友谊



▲科幻书展吸引了中外代表。



“欢迎你，赫尔博士！”
张皓若省长亲切会见美国科幻作家赫尔。



▲外宾在品评少儿科幻绘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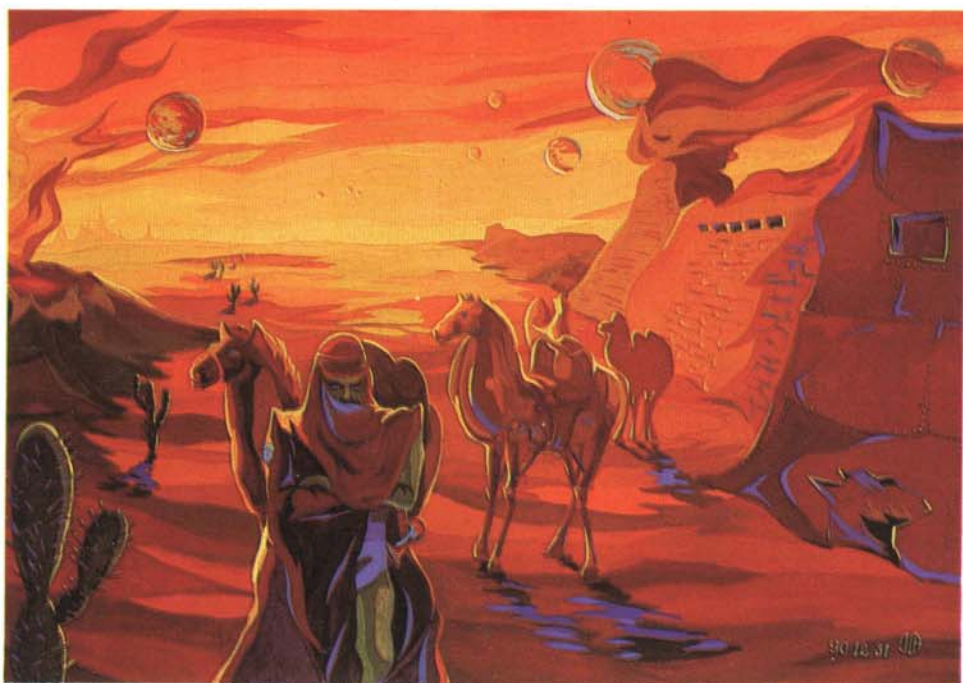


▲大熊猫安安 喜迎四海嘉宾



◀跳起来，唱起来！
热情奔放的藏族锅庄把代表们
卷入狂欢的漩涡。

张鑫澄摄影 覃白 文



● 寻找绿洲

金霖辉 绘画

(北京·崇文区二〇一美术职业中学)

封面美术:

上图:

是霞光点燃火焰, 还是火焰点燃霞光
看无敌的热气球舰队在九天巡航

下图:

在科学的深海谁潜得最深
鱼是一艘有生命的潜艇

定价: 1.60元

发
行
《科学文艺》杂志社
邮政编码: 610041
编辑出版: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主办单位: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告
许
可
证
川
新
工
商
广
字
1
7
7
号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
N
5
1
1
3
6
0
印
刷
成
都
七
二
三
四
工
厂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